永樂大典

第20冊

永乐大典·20

明·解缙

一万一百十六卷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一百十六　　二纸

原藏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

旨

【马明叟实宾录】：伍代，江南林仁肇，建阳人，兄仁翰为福州王延义内儿，谓之南廊承旨。

临济宗旨

【宝僧传】：洪觉范曰：汾阳昭禅师示众曰，先圣云，一句语须具三玄，一玄中须具三要，阿那个是三玄三要底句，快会取，好各自思量，还得稳当也未？古德已前，行脚闻一个因缘未明，中间直下，饮食无味，睡卧不安，火急决择，岂将为小事，所以大觉老人为一大事。因缘出现于世，想计他从上来。行脚不为游山玩水，看州府奢华，片衣口食，皆为圣心未通。所以驱驰行脚，决择深奥，传唱敷扬，博问先知，亲近高德。盖为续佛心灯，绍隆祖代，兴崇圣种，接引后机，自利利他，不忘先迹。如今还有商量者麽？有即出来，大家商量。僧问：如何是接初机底句？答曰：汝是行脚僧。又问：如何是辨衲僧底句？答曰：西方日出卯。又问：如何是正令行底句？答曰：千里持来呈旧面。又问：如何是立乾坤底句？答曰：北俱卢州长粳米，食者无嗔亦无喜。师曰：只将此四转语验天下衲僧，才见汝出来，验得了也。僧问：如何是学人著力处？答曰：嘉州打大像。问：如何是学人转身处？答曰：陕府灌铁牛。问：如何是学人亲切处？答曰：西河弄师子。师曰：若人会此三句，已辨三玄，更有三要语，在切须荐取，不是等闲与大众颂。出曰：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。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还会麽？恁麽会得。不是性躁，衲僧作麽生会好。又举三玄语曰：汝还会三玄底时节麽，直须会取古人意旨，然后自心明去，便得通变自在，受用无穷，唤作自受用身，佛不从他教，便识得自家活计。所以南泉曰：王老师，十八上解作活计。僧便问：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计，未审作个什麽活计？答曰：两只水牯牛，双角无栏。复云，若要于此明得去，直须得三玄旨趣。始得受用无碍，自家庆快，

以畅平生。大丈夫汉，莫教自孤，触事不通，彼无利济，与汝一切颂。出曰：第一玄，法界广无边，森罗及万象，总在镜中圆。第二玄，释尊问阿难多闻，随事答应，器量方圆。第三玄，直出古皇前，四句百非外，闾氏问丰干。师乃曰：者个是三玄底颂，作麽生是三玄底旨趣。直教决释分明，莫只与麽望空裹妄解，道我曾亲近和尚来，与我说了脱空漫语，诳吓他人。吃铁棒有曰：莫言不道。又因采菊谓众曰：金华布地，玉蕊承天，杲日当空，乾坤朗耀。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。不伤物义，道将一句来。还有道德底麽，若道不得，眼中有屑，直须出却始得。所以风穴云，若立一尘，家国盛，野

原藏英国伦敦大学

老频蹙；不立一尘，家国衰亡，野老安贴？于此明得　黎无分，全是老僧于此不明。老僧即是　黎，　黎与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，亦能瞎却天下人。要知老僧与　黎，麽拊其膝曰：者裹是　黎，者裹是老僧，且问诸上座，老僧与　黎是同是别？若道是同去，上座自上座，老僧自老僧；若道是别去，又道老僧即是　黎。若能于此明得去。一句中有三玄三要，宾主历然平生事，办参寻事毕，所以永嘉曰：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亿。又曰：临济两堂首座，一日相见斋下喝，僧临济还有宾主也无？答曰：宾主历然。师作偈曰：两堂首座总作家，其中道理有分手奴。宾主历然明似镜，宗师为点眼中花。无尽居士谓余曰：汾阳临济，五世之嫡孙，天下学者宗仰。观其提纲渠渠，唯论三玄三要。今其法派，皆以谓三玄三要。一期建立之语，无益于道。但于诸法不生异见，一切平常，即是祖意，其说是否？余曰：居士闻其说，晓然了解，宁复疑汾阳提纲乎？曰：吾固疑而未决也。余曰：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说也。所言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，有玄有要者，一切众生，热恼海中，清凉寂灭法幢也。此幢之建，譬如荼毒之鼓，挝之则闻者皆死，唯远闻者后死。若不横死者，虽闻不死，临济无恙时，兴化三圣，保寿定上座辈，闻而死者，今百馀年，犹有悟其旨者，即后死者也。而诸法派谓无益于道者，即不横死者也。祖宗门风，壁立万仞，而子孙畏之，喜行平易坦途，此所谓法道陵夷也。譬如衣冠称孔孟弟子，而毁易系辞，三尺童子笑之。临济但曰：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，有玄有要而已。初未尝目为句中玄，意中玄，体中玄也。古塔主者误忍玄沙三句为三玄，故但分三玄而遗落三要，丛林安之不以为非，为可太息。玄沙曰：真常流注为平等法，但是以言遣言，以理逐理，谓之明前不明后，盖分证法身之量，未有出格之句，死在句下，若知出格之量，则不被心魔所使。入到手中，便转换落落地，言通大道，不坐平常之见，此第一句也，古谓之句中玄。回机转位，生杀自在，纵夺随宜，出生入死，广利一切，迥脱色欲爱见之境，此第二句也，古谓之意中玄。明阴洞阳，廓周沙界，一真体性大用，现前应化无方，全用全不用，全生全不生，方便唤作慈定之门，此第三句也，古谓之体中玄。浮山远，公亦曰：意中玄，非意识之意。古不足道，远亦迷倒，余不可以不辨。无尽颔之。又曰：吾顷见谢师，直称吴僧简程者，有大知见，亲见慈明，盖是真点胸杨岐道。吾之流亚，接人多举汾阳十智同真愿，遂闻其说。余曰：十智同真与三玄三要，同一关捩。汾阳曰：大说法者须具十智同真，若不具十智同真邪，正不辨缁，素不分不能，与人天为眼目，决断是非如鸟飞空而折翼，如箭射的而断弦。弦断故射的不中，翼折故空不可飞，弦壮翼牢空的俱彻，作麽生是十智同真，与诸上座点出，一同一质，二同大事，三总同参，四同真智，五同遍普，六同具足，七同得失，八同手杀，九同音吼，十同得入。又云：与什麽人同得入，与谁同音吼，作麽生是同生杀，什麽物同得失，阿那个同具足，是什麽同遍普，何人同真智，孰

一万一百十六卷

能总同参，那个同大事，何物同一质，有点得出底麽，点得出者不吝慈悲，点不出者未有参学。眼在切须辨取，要识是非面目。见在今，此法门丛林怕怖，不欲闻其名，何以言之？诸方但爱平实见解，执之不移，唯欲传授不信有悟。借使汾阳复生，亲为剖析亦以为非。昔阿难夜经行，闻童子诵佛偈曰：若人生百岁不善，水潦鹤，未若生一日而得决了之。阿难就教之曰：不善诸佛机，非水潦鹤也。童子归白其师，师笑曰：阿难老昏矣，当以我语为是。于今学者之前，语三玄十智旨趣，何以异此。于是无尽嗟咨曰：然。其旨趣岂无方便？余作偈曰：十智同真面目全，于中一智足根源。若人欲见汾阳老，擘破三玄作两边。又问：四种宾主，亦临济建立法门乎？余曰：三世如来，诸代世祖师锻出，凡圣情见之炉锤，非止临济用之。如龙山本见马祖，洞山价禅师初游方，与密师伯者偕行。经长沙龙山之下，见溪流菜叶，价回瞻峰峦深秀，谓密曰：个中必有隐者。乃并溪而进十许里，有老僧癯甚，以手加额，呼曰：此间无路，汝辈何自而至？价曰：无路且置，庵主自何而入？曰：我不曾云水。价曰：庵主住山几许时？曰：春秋不涉。价曰：庵主先住耶，此山先住耶？耶曰：不知。价曰：为什麽不知？曰：我不曾人天来。价曰：得何道理，便尔住山？曰：我见泥牛斗入海，直至而今无消息。价即班密之，下而拜之，问：如何是主中宾？曰：青山覆白云。又问：如何是主中主？曰：长年不出户。又问：主宾相去几何？曰：长江水上波。又问：宾主相见有何言说？曰：青风拂白月。价再拜求衣止，老僧笑曰：三间茆屋从来往，一道神光万境闲。莫作是非来辨我，浮生穿凿不相关。于是自焚其庵，深入层峰，其后价住山，问僧何者是汝主人公？对曰：现祗对者。价仰而咨嗟曰：此所谓为马后驴前事，奈何忍以为自己乎？佛法平沉，此其兆也。客中主尚未明，况主中主哉？僧曰：如何是主中主？价曰：汝自道看。曰：道得，即是客中主。如何是主中主？价良久曰：不辞向汝道，相续也人难。余观龙山老僧之意如萧何之识韩信，岂有法哉？而价公之论，如霍光之立朝，进止亦有律度。呜呼，后生之不见古人之大仝也必矣，价亦置主中主于胸中可疑也。余尝至临川，与来世英游相好，俄上蓝长老者至。上蓝谓世英曰：觉范闻工诗耳，禅则其师犹错，矧弟子耶？世英笑曰：师能勘验之乎？上蓝曰：诺居一日，同游疏山，饭于逆旅。上蓝以手画按谓余曰：经轴之上，必师　字是何义？余亦画圆相，横一画曰：是此义也。上蓝愕然。余为作偈曰：以字不成八不是，法身睡著无遮闭。衲僧对面不知名，百众人前呼不起。上蓝归，举似世英，世英拊手曰：孰谓诗僧亦能识字义乎？因同看汾阳作犊牛偈曰：有头无角实堪嗟，百劫难逃者作家。凡圣不能明得尽，现前相儿有些些。余谓世英曰：此偈又余字义之训诂也。世英问余《华严经》曰：毗目仙人执善财手，即时善财自见其身，住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中，到十佛刹微尘数，诸佛所见被佛刹。及其众，会诸佛相好，种种庄严，乃至或经百千亿，不可说。佛刹微尘数劫乃至，时彼仙人放善财童子手，即时自见其身，还在本处，此一段义，何以明之？余曰：皆象也。方执其手，即入观法之时，见自他不隔于毫端，始终不移于当念。及其放手，即是出定之时。永明曰：是知不动本位远近之刹，历然一念靡移，延促之时宛尔。世尊喜以莲为譬，而世莫有知者，余特知之。夫莲方开华时，中已有子，子中已有蜜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三世一时也。其子分布，又曾属焉，相继不断，十方不隔也。又问《法华经》曰：世尊于一切众前现大神力，出广长舌相上，上至梵世，极难和会，而解者曰：佛音深妙，触处皆闻，超越圣凡，则其舌广长，高出梵世，此说如何？余曰：此殆所谓随语生解，非如

原藏英国伦敦大学

来世尊之意。沩山曰：凡圣情尽，体露其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，而学者不能深味此语，苟认意度而已。壁如众盲摸象，随其所得，为是故，象偏为尾为蹄，为要为牙，而全象隐矣。《般若经》曰：无二无二分无别，无断故者真常也。非凝然一物，卓然不变坏之，真常也。舌相之至梵世，其可以情求哉！唐僧玄奘至西竺，见戒贤论师贤，时已一百六岁，众所宗向，号正法藏。奘修敬讫，贤使坐，问从何来？对曰：从支那国来，欲学瑜伽等论，于是贤流涕，呼弟子觉贤，指以谓曰：我前所梦何如？弟子谓奘曰：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，如人以刀划其腹，欲不食而死，夜梦男子身金色，曰：汝勿自厌其身，汝昔作贵近，多害物命，当自悔责，自尽何益？有支那国僧来此学法，已在途矣。三年当至。以法惠彼，彼复流通，汝罪自灭。我曼殊室利也，故来晓汝身。和尚疾损已，三年而　黎果至，前梦有征也。余涉世多艰，盖其夙障。闻曼殊室利之言，以法惠人，则罪自灭，故有撰述佛祖旨诀之意，欲以惠人而自灭夙障耳，非有他求也。

黄梅意旨

【宗门统要】：六祖能大师，因僧问黄梅意旨什麽人？得师云：会佛法人。得僧云：和尚还得不？师云：我不得。僧云：和尚为什么不得？师云：我不会佛法。

汾阳昭代云：方知密旨难传。翠岩芝云：会得即云头，不会得即三首，作麽生便有出身之路。径山杲云：还见祖师麽，若也不见，径山与你指出蕉芭，蕉芭有叶无丫，忽然一阵狂风起，恰似东京大相国寺里，三十六年院东廊下壁角头，王和尚破袈裟，华竟如何，归堂吃茶。

罔测其旨

【颂古联珠】：东京惟白佛国禅师，熙宁初至南师法席，殆二年师归圆寂。然入师室，问师道，而师以平生三转语示天下学徒，得叨于左右。近数见印行语录者，其间或拈或颂，罔测其旨。噫！去世未三十年，谬妄者传习若此，良可伤哉！因而成颂，知师者可同味焉。

海印信曰：主宾相见展家风，问答分明箭挂锋。伸手问君如佛手，铁关金锁万千重。偏参知识扣玄微，偶尔相逢话道奇。我脚伸为驴脚问，平生见处又生疑。莫怪相逢不相识，宗师须是辨来端。乡关风月俱论尽，却问生缘道却难。湛堂准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天上人间希有。直饶总不恁麽，也似枷上著。我脚何似驴脚，奉为衲僧拈却。昔年有病未痊，如今又遭毒药。若问生缘真俗气，生缘断处堕无为。三途不涉如何也，八十婆婆学画眉。普融平曰：我手佛手，十八十九，云散月圆，痴人夜走。我脚驴脚，放过一着，庞老瓜蔼，青平木杓。人人生缘，北律南禅，道吾舞笏，华亭撑船玄关将多意气，手不执寸铁兵不用一骑。八蛮与四夷，太平皆坐致。困卧桑阴，春日

一万一百十六卷

斜腾腾，不识今何世。

上方益曰：我手何以佛手，从来有衫无袖。有时闲向人前，不觉露出双肘。我脚何以驴脚，寒来须要衤蔑著。莫教踏著泥水，和鞋一时失却。人人有个生缘，何须尽要梁原。若问老僧生处，荔枝香满南园。南堂兴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炉革• 钳锤铁帚。曾烹紫磨金躯，光射七星牛斗。我脚何似驴脚，白刃红旗闪烁。坐断百战场中，妙斗六韬三略。人人有个生缘，视听俯仰折旋，顶戴寰中之敕，遵从阃外威权。圆悟勤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随问拈花折柳。忽然摸着蛇头，未免遭他一口。我脚何似驴脚，赵州石桥略彳勺。忽若筑起皮，崩倒三山五岳。人人有个生缘，蹲身无地钻研。若也眼皮迸绽，虑他桶底别穿。龙门远曰：佛手驴脚生缘，黄龙元无此语，直饶恁麽知之，我侬未敢轻许。奉报四海禅人，第一不得错举。佛心才曰：佛手驴脚生缘，洛处便是乾坤。重重无限楼阁，弹指入者无门。驴脚生缘佛手，打透上头关木戾。脱却泥水布棍，直下心空及第。生缘佛手驴脚，为君一体拈却。坦然坐致太平，猛将谩夸谋略。道场如曰：扣关岂是丈夫儿？驴脚生缘问阿谁？佛手展开无处用，太平基业各丰滋。白杨顺曰：我手何以佛手，天上南辰北斗。我脚何似驴脚，往事都来忘却。人人尽有生缘，个个足方顶圆。大愚滩头立处，孤月影射深湾。会不得，是还难，一曲渔歌下远滩。正堂辨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黄龙鼻下无口。当时所见颟顸，至今百拙千丑。我脚何似驴脚，文殊亲见无着。好个玻璃茶盏，不要当面讳却。人人有个生缘，从来罪过弥天。不是牵梨拽杷，便是鼎镬油煎。张无垢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天下衲僧无口。纵饶撩起便行，也是鬼窟裹走，讳不得。我脚何似驴脚，又被米离胶粘着。反身直上夔率天，已自连他老鼠药，吐不得。人人有个生缘，铁围山下几千年。三灾烧到四禅天，者汉犹自在傍边，杀得工夫。

原藏英国伦敦大学

石庵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堪笑紫湖养狗。撞着焦尾大虫，性命输他一口。
我脚何似驴脚，拟议知君大错。进前欲饮醍醐，已是遭他毒药。
人人尽有生缘，且非夷狄中原。镇府出大萝匐，赵州亲见南泉。佛手驴脚生缘，生缘驴脚佛手。李公醉倒街头，元是张公吃酒。黄龙山里老婆禅，恰似河阳新妇丑。伊庵权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二八恰恰十九。年尾算到年头，家内一钱无有。我脚何似驴脚，踏着赵州略彳勹。惊得迦叶皱眉，文殊却打无着。人人有个生缘，男子气宇冲天。若是争田竞地，我即唤死如眠。佛手驴脚生缘，浩浩丛林盛传。直饶一穿穿却，来免十万八千。雪庵瑾曰：我手何似佛手，合掌面南看北斗。免推明月上千峰，引得寒山笑开口。我脚何似驴脚，急走归家口落。自古长安如镜平，无端醉倒黄番绰。人人有个生缘，且非东土与西天。击珊瑚树枝枝好，撒水银珠颗颗圆。佛手驴脚生缘，南海波斯泛铁船。精金美玉团堆卖，毕竟何曾直一钱。横川珙曰：佛手驴脚容易见，最难道处是生缘。黄梅不是周家子，七岁传衣便会禅。

永明妙旨

【颂古联珠】：杭州慧日永明延寿知觉禅师嗣国师僧问如何是永明妙旨？师曰：更添香。著曰：谢师指示。师曰：且喜没交涉。僧礼拜，师示偈曰：欲识永明旨，门前一湖水。日照光明生，风来波浪起。象潭泳曰：门前湖水镜容开，对面和盘托出来。可是永明多剩语，酒浓初不在多杯。

顿明厥旨

【颂古联珠】：云居齐和尚法灯会中为知藏，一日归，谓师曰：有人问我西来意？答他曰：不东不西。藏主作麽生会？师对曰：不东不西。灯曰：与麽会又争得。曰：道齐只恁麽，未审和尚尊意如何？灯曰：他家自有儿孙在。师顿明厥旨。有颂曰：接物利生绝妙，外生终是不肖。他家自有儿孙，将来用得恰好。大洪恩曰：他家自有儿孙在，父祖田园都不爱。平生活计刹那中，东头买得西头卖。本觉一曰：人问西来祖师意，灯公对道不东西。他家自有儿孙在，多是随言却自迷。

归根得旨

【颂古联珠】：灵云因僧问如何是归根得旨？师曰：早是忘却，不忆尘世。投子青曰：家破人亡何所依，无心无绪话求归。十年忘却来时路，暂忆此时总不知。

【古尊宿语录】：僧问赵州，如何是归根得旨？州云：答你即乖。

一万一百十六卷

一异齐旨

【永嘉集】：一异齐旨，解惑同源，人法俱空，故号菩萨。详本集。

觉即迷旨

【五灯会元】：玄沙备禅师曰：动便失宗，觉即迷旨。详禅师。

顿悟法旨

【心赋】：顿悟法空之旨。详门字。

渐顿经旨

【大悲心咒行法】：实此之十法，虽是智者，像代宣扬，而并是渐顿诸经之旨，以离此十更无修证之法。

审得本旨

【梁高僧传】：支娄迦谶所出诸经，皆审得本旨，了不加饰，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。详本传。

飚驰圣旨

【唐顾诚传】：飚驰圣旨，云降紫衣。详本传。

悟境观旨

【佛祖统纪】：介然法师鄞人，受业福泉之延寿，明智居南湖从其学，遂悟境观之旨。

执鬃知宗旨

【法苑珠林】：说听篇感应缘，隋京师延兴寺释昙延，于夜梦有人被白服乘于白马，鬃尾拂地而导授经旨。延手执马鬃与之请论。寤后惟曰：此必马鸣菩萨授我义端，执鬃知其宗旨，底事可观耳。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二百八十六　　二纸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

子　道家子书五

列子

【汉志】《列子》八篇。名圄寇，先庄子。庄子称之。

【隋志】《列子》，郑之隐人，《列圄寇》撰八卷，东晋光禄勋张湛注。

【郑樵通志】《列子》八卷，郑穆公时隐者列御寇，唐加《冲虚真经》，本朝加“ 至德”。《晋张湛注》八卷，《孙鹗注》八卷，《卢仲光注》八卷，《政和御注》八卷，《统略》一卷，《指归》一卷，《释文》一卷，《音义》一卷。

【玉海】《列子》，《汉志》：道家八篇，名圄寇，先庄子。《隋志》八卷，晋张湛注，《天瑞》至《说符》，旧二十篇，刘向去重复，存者八篇。向校列子书， 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柳宗元曰：《杨朱》，《力命》，疑其扬子书。天宝初号《冲虚真经》，景德四年二月丙寅加“至德”二字，唐殷敬顺撰释文。　　徽宗御制解。　　王晓列子旨归一篇。刘向《列子序》右新书定著八章，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，新校中书《列子》五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，太常书三篇，太史书四篇，臣向书六篇，臣参书二篇，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，除复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。中书多，外书少，章乱布在诸篇中，或字误以“ 尽”为“ 进” ，以“ 贤”为“ 形” ，如此者众。及在新书有残，校雠从中书以定，皆以杀青书，可缮写。列子者郑人也。与郑缪公同时，盖有道者也。其学本于黄帝、老子，号曰：道家。道家者秉要执本，清虚无为，及其治身接物，务崇不竞，合于六经。而《穆王》、《汤问》二篇，迂诞恢诡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于《力命》篇，一推分命，《扬子》之篇，唯贵放逸。二义乖背，不似一家之书，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观者。孝景皇帝时贵老

术，此书颇行于世。及后世遗落，散在民间，未有传者，且多寓言，与庄周相类。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，谨第录。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录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。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

《张湛序》曰：子列子，姓列，名御寇，郑人也，与郑缪公同时，盖有道者也。其学本于黄帝老子，号曰道家。自言师壶丘子林而友伯昏无人。道家者秉要执本，清虚无为，及其治身接物，务崇不竞。其书旧有二十篇，汉刘向除去重复，存者八篇，合而成部，名新书焉。且多寓言，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，万品以岁灭为验，神惠以凝寂常全，想念以著物自丧，生觉与化梦等情，巨细不限一域，穷达无假智力，治身贵于肆任，顺性则所之皆适。水火可蹈，志怀则无幽不照，此其旨也。列子盖先庄子，及庄子著书，多取其言，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二子之道一也。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。唐天宝初奉旨册为冲虚真人，其言改题曰《冲虚真经》。宋景德四年敕加“ 至德”二字，号曰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《株希逸序》曰：列子，郑人。列，姓也。御寇，名也。庄子多称其人，必有道者也。与郑[乡需]公同时，[乡需]公杀其相子阳，去春秋获麟之岁庚申五十年矣。其书曰：子阳馈列子粟，列子不受，俄而子阳见杀。则以时计之，列子必后于孔子而居孟子之先，故其书多推尊吾圣人以自神其说。然太史公为老庄立传，犹及老莱关尹庚桑楚诸人，而独不及列子，亦不言其有此书。班固所志艺文诸略，虽有八篇之目，而张湛处度以为奇书，云其祖得于仲宣辅嗣之家，永嘉之乱，既失而幸全，则其书亦散轶久矣。卷首校雠数语，其果出于刘向否也？其曰：与郑缪公同时，必[乡需]字传写之误。而郑溪西《群书会纪》，晁氏《读书记》，并因之，又以缪为穆，此皆未深考者。又曰：孝景帝时颇行于世，若其书果出景帝时，太史公因何未见？果见之，不应遗列子而不入传也。今观其书首尾二篇，以《天瑞》、《说符》名之，其他六篇，则掇首章二字而已。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，殊不类一手。其曰：《穆王》、《汤问》失之迂诞，《力命》《杨子》义亦乖背，必非一家之言。纵其语未必出于刘向，实当此书之病。洪景卢谓列子胜庄子，则失之矣。然其间又有绝到之语，决非秦汉而下作者所可及。愚意此书必为晚出，或者因其散轶不完，故杂出巳意，且模仿庄子以附益之。然其真伪之分，如玉石，亦所不可乱也。

【马窗意林】：列子八卷。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长；圣有所否，物有所通。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鬼者归也，归其真宅，真宅，大虚也。贫者士之常，死者民之终。醉者坠车，虽疾不死。死生惊惧，不入其胸中。禽兽之智亦有与人同者，牝牡相偶，母子相亲，避平依险，违寒就温，居则有群，行则有列，饮则有携，食则鸣侣。宋人养猿号曰狙，欲与狙予。先诳之曰：朝三而暮四，众狙皆怒。又许朝四而暮三，而众狙皆喜。圣入以智笼群愚，亦犹狙公以智笼群狙矣。觉有八徵，梦有六候。阴气壮则梦涉水而恐惧，阳气壮则梦涉火而燔[火芮]。饱梦与，饥梦取，藉带而寝则梦蛇鸟，衔发则梦飞，天将阴则梦火，身将疾则梦食，饮酒者忧，歌舞者哭，昼想夜梦，神形所遇。陈大夫云：吾国有亢仓子，能以耳观视而目听。鲁侯闻之大惊，以上卿礼致之，亢仓子曰：臣体合于神，心合于无。颜回能仁而不能反，赐能辩而不能讷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师能庄而不能同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，仲尼不许也。目将眇者先睹秋毫，鼻将窒者先觉[火焦]朽，故物不至则不反。冥灵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。荆南上古有大椿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菌芝生于朝，死于晦。蠓蚋因雨而生，见阳则死。越东有辄休国，生长子则食之，谓之宜弟。辄休国其大父死，则负其大母弃之，谓之鬼余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孔子东游，两小儿辩斗。问其故，一儿曰：我以日始出去人近，日中时去人远。一儿云：日初远，日中时近。一儿曰：日出初大如车轮，及日中才如盘盂，岂不为近则大远则小者乎？一儿曰：日初出苍苍凉凉，至日中有若探汤，岂不为近而热远而凉者乎？孔子不能决，小儿曰：谁谓汝多智乎？杨朱曰：人得百年之寿者千中无一，疾病哀苦居其半矣。慎耳目之观听，规死后之馀荣，失当年之乐，不肆意于一时，何异乎缧梏也。勤能使逸，寒能使温。晏子曰：吾一死之后岂关我耶？焚之亦可，沉之亦可，瘗之亦可，露之亦可，弃之沟壑亦可，纳诸石椁亦可，唯所遇耳。人不婚宦，情欲失半，人不衣食，君臣道息。杨朱曰：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，一为寿，二为名，三为位，四为货。有比四者，畏鬼，畏人，畏威，畏刑，此谓之遁人也。出不由门，行不从径也。以是求利，不亦难乎？晋文公欲伐卫，公子锄笑之，问其故，对曰：臣笑臣邻人也。有人送妻归家，道见桑妇。说而与之言，顾视其妻，已有人招之。公乃引师还，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。孔子曰：力能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。狐丘大夫谓孙叔敖曰：人有三怨，子知之乎？爵高者人妒之，官大者主恶之，禄厚者人怨之。孙叔敖曰：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志益小；吾禄益厚，吾施益溥。可以免乎？杨子邻人亡一羊，相率追之岐路之中，复有岐矣。曰：大道以多岐亡羊，学者以多方丧生，本一末异也。人有亡[专夫]铁者，意邻子盗之，视邻子，行步颜色皆将窃也。俄而[扌日]其谷得[专夫]，见邻子，无复窃之容。齐人有欲得金者，清旦衣冠往市，适见货金者，因攫夺而去。吏捕问之，对曰：取金之时，不见人，但见金也。

【黄氏日抄】列子：列子才颖逸而性冲澹，生乱离而思寂寞，默察造化消息之运，于是乎轻死生，轻视人间死生之常于是乎遗世事。其静退似老聃，而实不为老聃，老聃用阴术，而列子无之；其诞谩似庄周，而亦不为庄周。庄周侮前圣，而列子无之。不过爱身自利，其学全类杨朱，故其书有《杨朱篇》。凡杨朱之言论备焉。而张湛序其书乃谓往往与佛经相参。余按：列子郑人，而班、马不以预列传，其书八篇，虽与刘向校雠之数合，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，其皆列子之本真与否？殆未可知。今考辞旨所及疑于佛氏者凡二章，其一谓周穆王时西域有化人来，殆于指佛，然是时佛犹未生，而所谓腾而上中天化人之宫者，乃称神游，归于说梦，本非指佛也。其一谓商太宰问圣人于孔子，孔子历举三皇五帝非圣，而以圣者归之西方之人，殆亦指佛。然孔子决不黜三五圣人，而顾泛指西方为圣，且谓西方不化自行，荡荡无能名，盖寓言华胥国之类，绝与寂灭者不侔，亦非指佛也。使此言果出于列子，不过寓言，不宜因后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牵合。使此言不出于列子，则晋人好佛，因列子多诞，始寄影其间，冀为佛氏张本尔。何相参之有哉！且西域之名始于汉武，列子预言西域，其说尤更可疑。佛本言戒行，而后世易之以不必持戒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者，其说皆阴主列子，皆斯言实祸之，不有卓识，孰能无惑耶？中山公子牟悦楚人公孙龙诡辞，而乐正子舆非之，至斥以设令发于余窍，子亦将承之。其论甚正，而列子载焉，此诞说波流中砥柱也。又谓慎尔言，将有知之；慎尔行，将有随之。废在身，稽在人。汤武爱天下故王，桀纣恶天下故亡，此所稽也。又谓尝观神农有炎之德，稽虞夏商周之书，度诸法士贤人之言，所以存亡废兴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。凡皆异乎列子平日之言，为八篇之最粹。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而列子宗之。盖爱身者也。然谓舜禹周孔之圣为自苦，谓桀纣之纵为自得，谓子产屈于公孙朝公孙穆荒淫酒色之辩，而谓朝穆真人。且力排贵生爱身之为作，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区区之守耶？此为八篇之最舛。九渊之说出于列子。谓列子之师壶子示神巫季咸以末始出吾宗，而季咸走灭者也。此所谓以无所考相欺，而近世名儒陆象山以之自名，岂别有所本耶？

【高续古子略】《列子》：刘向论列子书《穆王》《汤问》之事，迂诞恢诡，非君子之言。又观穆王与化人游，若清都紫微钧天广乐，帝之所居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，天地之表，无极无尽。传记所书，固有是事也。人见其荒唐幻异，固以为诞，然观太史公史殊不传列子，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之事，汉去古未远也。许由务光，往往可稽，迂犹疑之；所谓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，迂于此讵得不致疑耶？周之末篇叙墨翟，禽滑厘，慎到，田骈，关尹之徒，以及于周，而御寇独不在其列，岂御寇者，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？然则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，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，特出于后人会粹而成之耳。至于西方之人，有圣者焉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此固有及于佛，而世尤疑之。大天毒之国，纪于《山海》，乾竺之师，间于柱史，此杨文公之文也。佛之为教已见于是，何待于此时乎？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。

【文献通考】《张湛注列子》八卷：晁氏曰：郑列御寇撰，刘向校定八篇，云缪公时人。学本于黄帝老子，清虚无为，务崇不竞，其寓言与庄周类。晋张湛注。唐号《冲灵真经》，景德中加“至德”之号，《力命篇》言寿夭不存于葆养，穷运不系于智力，皆天之命。《杨朱篇》言耳目之欲，而不恤生之危，纵酒色之娱，而不顾名之丑，是之谓制命于内。刘向以二义乖背，不似一家之言。予以道家之学，本谓世衰道丧，物伪滋起，或骋智力以图利，不知张毅之走高门，竟以病殒；或背天真以拘名，不知伯夷之在首阳，因以饿终。是以两皆排摈，欲使好利者不巧诈以干命，好名者不矫妄以失性矣，非不同也。虽然，儒者之道则异乎是，虽知寿夭穷达非人力也，必修身以俟焉。以为立岩墙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，知耳目之于声色有性焉。以为乐也外而不易吾内。呜呼！以此自为，则为爱已；以此教人，则为爱人。儒者之道所以万世而无弊欤。石林叶氏曰：列子《天瑞》、《黄帝》两篇，皆其至理之极，尽言之而不隐，故与佛书直相表里，所谓庄语者也。自《周穆王》以后，始渐纵弛，谈谲纵横，惟其所欲言。盖虑后人浅狭，难与直言正理，则设为诡辞以激之。刘向弗悟，遂以为不似一家之书。张湛微知之，至于逐事为注，则又多迷失。然能知其近佛，是时佛经到中国者尚未多，亦不易得矣。要之，赞老氏庄列三书，皆不可正以言求，其间

自有庄语，有荒唐之辞。如佛氏至唐禅宗自作一种语，自与诸经不类，亦此意也。《列子释文》二卷：晁氏曰：唐殷敬顺撰，敬顺尝为当涂丞。

【柳宗元集】《辩列子》列御寇所作，唐号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刘向古称博极群书，然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其录《列子》独曰郑穆公时人。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，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，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。《史记》郑　公二十四年，　音须楚悼王四年，围郑，郑杀其相驷子阳，子阳正与列子同时。是岁，周安王三年，泰惠王、韩列侯、赵武侯二年，魏文候二十七年，燕公五年，，　古文僖字。齐康公七年，宋悼公六年，鲁穆公十年，不知向言鲁穆公时，遂误为郑耶。不然，何乖错至如是？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，亦不能推知其时。然其书亦多增窜，非其实，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。放，　方往切其称夏棘，狙公，纪氵省氵省子，音省季咸等，皆出列子，不可尽纪。虽不概于孔子道，然其虚泊寥阔，居乱世，远于利，祸不得逮于身，而其心不穷，《易》之“　遁世无闷”者，其近是欤？余故取焉。其文辞类庄子，而尤质厚少为作，好文者可废耶？其《杨朱》《力命》列子篇名疑其杨子书，其言魏牟孔穿，皆出列子后，不可信。然观其辞，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。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。

【李石方舟集】《列子辩・　上》：刘向以列子《汤问》《穆王》　篇，非君子之言。《汤问》则庄子汤之问棘，以大椿鲲鹏变化。列子作《夏革》，晋张湛注，庄子以革作束。《穆王》篇论西极有化人来。又《仲尼》篇称孔子答商太宰称西方之圣，意其说佛也。然佛出汉明帝时，湛乃谓《列子》语与佛相参，盖指其幻学也。岂西方之佛幻，已肇于列子时，为穆王化人事乎？必有能辩之者。《列子辩下》：孟子拒杨墨，以杨近墨远，为序于儒，以杨为为我之学，一毫不拔于天下可也。如禽滑厘对朱之言，则以墨翟大禹为为人之学，老聃关尹为为已之学，似以朱况于黄帝关尹，此列子之有取也。刘向云：《杨子》之篇唯贵放逸，与《力命篇》乖背，岂放逸近道乎？其何以近于儒？不然，力命自力命，放逸自放逸耳。必有能辩之者。

【中峰广录】《题列子》：列御寇知荣辱之在天，而不知其本乎一念；知生死之由命，而不知其根乎自心。惟欲忘形骸，虚物我，一是非，泯视听，任天真于智虑之表，超情思于得失之源，乃鼓舞于老氏绝圣弃智致虚守静之门，与庄周相为表里，因观其著书八篇，故笔以晓之，惟同志者择焉。

【黄氏日抄】《读柳文》：《辩列子》论刘向称列子郑缪公时人，非也。实与鲁穆公同时，其文类庄子而质厚，好文者可废耶？谨取之而已。

【容斋四笔】：列子与佛经相参，张湛序列子云：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，万品以终灭为验，神惠以凝寂常全，想念以著物自丧，生觉与梦化等情，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。予

读《天瑞》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：死之与生，一往一反，故死于是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知其不相若矣。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。又云：商太宰问孔子，三皇五帝三王圣者欤？孔子皆曰：弗知。太宰曰：然则孰者为圣？孔子曰：西方之人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丘疑其为圣，弗知真为圣欤？真不圣欤？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，寄于孔子云。

【朱子经济文衡】《观列子偶书》《文集》：此段谓列子所言不过剽掠之端。向所谓未发者，即列子所谓生之所生者死矣。而生生者未尝终；形之所形者实矣，而形形者未尝有尔。岂子思中庸之旨哉！丙申月葛月，因读《列子》书此。又观其言：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者？即佛书四大各离，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也。他若此类甚众，甚众，聊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记其一二于此，可见剽掠之端云。

【朱子语略】：列子言语多与佛经相类。

【李复水集】《读列子》：唐柳宗元喜为文，韩愈盛称之。予观宗元之文，极刻意用力，非自然，乃辞胜而理不足也。至于论列子之书，则曰：其言直而不作为。兹是亦知文矣。夫直而不作为者，惟喻其理而明其事，不矜华辞而古训是式也。昔之论列子者专取其辞子阳之粟，是未可与议列子。

【考古质疑】《论列子寓言》：列子之书，大要与庄子同，不可以其寓言为实也。如《杨朱》篇云：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，夷吾问送死于平仲，大庆以《史记·秦纪》及《谷梁传》参考之，秦缪鲁僖之十二年已言管仲死。是岁癸酉。《史记·齐世家》以管仲卒于桓公四十一年， 如比则是僖公十五年丙子，《齐世家》误矣。平仲虽莫究其始，然《史记》载婴死于夹谷之岁，则是鲁定公十年也。自仲之死，至是已百五十年。使其问答，仲当垂死之岁，婴方弱冠之时，婴有百七十之寿矣。以此知其不然也。又《史记· 管婴列传》云：仲卒，齐遵其政，后百余年有晏子焉。然则二子非同时，而列子之寓言明矣。《容斋随笔》云：庄子之鲲鹏，列子之六鳌，其语大若此。《庄子》：北溟有鱼， 其名为鲲， 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 其名曰鹏， 鹏之背， 不知其几千里也。《列子·汤问》第五： 渤海之东， 不知几亿万里， 中有五山， 五山之根， 无所连着， 帝使巨鳌十五举首戴之， 迭为三番， 六万岁一交焉， 五山始峙而不动。龙伯之国有大夫， 一钓而连六鳌。庄子之蛮触， 列子之焦螟， 其语小又如此。《庄子》《则阳》第二十五云： 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， 有国于蜗之右角曰蛮氏， 时相与争地而战， 伏尸数万。《列子·汤问篇》： 此江浦之间虫日焦螟， 群飞而集于蚊睫， 弗相触也。栖宿去来， 坟弗觉也。离朱方昼拭目扬眉而望之， 弗见其形；师旷方夜耳，俛首而听之， 弗闻其声。大庆谓，凡若此类，人固知其寓言。如引古人问答，容有未易觉者，故大庆特举盗跖之讥孔子，与管晏之问答以明之。《论列子书多后人增益》刘向校列子书定著八篇，云：列子郑人，与穆公同时，盖有道者也。孝景时，贵黄老术，此书颇行于世，大庆按，缪公立于鲁僖三十二年，薨于鲁宣三年，正与鲁文公并世。列子书《杨朱篇》云：孔子伐木于宋，困于陈蔡。夫孔子生于鲁襄二十二年，缪公之薨五十五年矣。陈蔡之厄，孔子六十三岁。统而言之，已一百十八年。列子，缪公时人，必不及知陈蔡之事明矣。况其载魏文侯子夏之问答，则又后于孔子者也。不特此尔，第二篇载宋康王之事，第四篇载公孙龙之言，是皆战国时事，上距郑缪，三百年矣。晋张湛为之注，亦觉其非，独于公孙龙事乃云后人增益，无所乖错，而足有所明，亦何伤乎？如比皆存而不除，大庆切有疑焉。因观《庄子· 让王篇》云：子列子穷貌，有饥色，客有言于郑子阳曰，列御寇，有道之士也。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不

好士乎？子阳即令官遗之粟，列子再拜而辞。使者去，其妻曰：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乐，今有饥色，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岂不命耶？列子笑曰：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；至其罪我也；又且以人之言。此吾所以不受也。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。观此则列子与郑子阳同时，及考《史记· 郑世家》，子阳乃 公时，二十五年杀其相子阳，即周安王四年癸未岁也。然则列子与子阳，乃[乡需]公时人，刘向以为缪公，意者误以 为缪欤？虽然，大庆未敢遽以向为误，姑隐之于心。续见苏子由《古史· 列子传》，亦引辞粟之事，以为御寇与 公同时。又观《吕东莱大事记》云：安王四年，郑杀其相驷子阳，遂及列御寇之事。然后因此以自信。盖列与庄相去不远，庄乃齐宣梁惠同时，列先于庄，故庄子著书多取其言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也。若列子为郑 公时人，彼公孙龙乃平原之客，赧王十七年，赵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，则公孙龙之事，盖后于子阳之死一百年矣。而宋康王事，又后于公孙龙十余年，列子乌得而预书之？信乎后人所增，有如张湛之言矣。然则刘向之误，观者不可不察；而公孙龙、宋康王之事，为后人所增益，尤不可以不知。

【叶石林老人避暑录】：列子书称“ 子列子”，此是弟子记其师之言，非列子自云也。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，不可解，意是误读《列子》。

【吕原明杂说】：曹子方言，《列子》，伪书也。何以言之？其见于《庄子》者则甚善，其他则不足取。是以知之。苏浩然谓刘向不足以知列子，《杨朱》《力命》二篇，最其深者也，而谓非一家之言。

【容斋续笔】：列子书事简劲宏妙，多出《庄子》之右，其言惠盎见宋康王，王曰：“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，客将何以教寡人？盎曰：“ 臣有道于此，使人虽勇，刺之不入；虽有力，击之弗中。”王曰：“ 善，此寡人之所欲闻也。”盎曰：“ 夫刺之不入，击之不中，此犹辱也。臣道于此，使人虽有勇，弗敢刺，虽有力，弗敢击。夫弗敢，非无其志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本无其志也。夫无其志也，未有爱利之心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，此其贤于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”观此一段，语宛转四反，非数百言而畅之不能了，而洁净粹白如此。后人笔力渠复可到耶？三不欺之义正与此合：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；弗敢刺击者不敢欺也；无其志者不忍欺也。魏文帝论三者优劣，斯言足以蔽之。

【吕东莱杂说】：列子为伯昏无人射，《列子》无， 字音莫侯反；《庄子》“不” 音， 读如本字也。列御寇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瞀人，申屠嘉与郑子产同师伯昏无人。然则伯昏无人自一人也，伯昏瞀人自一人也。列子既师壶丘子林，友伯昏瞀人，乃居南郭，又言师老商氏，友伯高子。不知老商氏即壶丘子林耶？或别一人也？又不知伯高子与无人瞀人为一为二也。此虽御寇寓言，然据文指事则似不一，要皆独立绝尘高出一时之上者也。“列御寇，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。”张湛解云：尽弦穷镝。郭象云：盈贯，犹溢镝也。措杯水其肘上。张湛云：手停审，故杯水不倾。郭象云：左手如拒，右手如附枝，右手放发而左手不知，故可措之杯水也。如此之类，训释明白，文词高古，皆后人所不到。 又“ 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”郭象以为德充于内，则神满于外，远近幽审皆明，故审安危之机，而泊然自得也。如此等语，殆类有得者矣。《列子》记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，三年

不告，造父师泰豆氏，亦三年不告。列子之学三年之后，始得壶丘一眄，五年之后，始一解颜而笑。此皆足以见古人教人规摹次第，故学者得力，非后人所能仿佛也。盖用力深者其收功也远，得之艰则守之也固，未有侥幸于或成，似若有合而卒然失之也。

【国朝宋濂文粹】《列子》八卷，凡二十篇，郑人列御寇撰，刘向校定八篇，谓御寇与郑缪公同时，柳宗元云：郑穆公在孔子前几百载，御寇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，则郑　公二十四年，当鲁穆公之十年，向盖因鲁穆公而误为郑尔。其说要为有据。高氏以其书多寓言，而并其人疑之，所谓御寇者有如鸿蒙列缺之属，误矣。书本黄老言，决非御寇所自著，必后人会粹而成者，中载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圣人之事，皆出御寇后。《天瑞》《黄帝》二篇虽多设辞，而其离形去智，泊然虚无，飘然与大化游，实道家之要言。至于《杨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朱》《力命》则为我之意多，疑即古杨朱书，其未亡者剿附于此。御寇先庄周，周著书多取其说，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。间尝熟读其书，又与浮屠言合，所谓内外进矣。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无弗同也。心疑形释，骨肉都融，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非大乘圆行说乎？鲵旋之潘合作审为渊，止水之潘为渊，流水之潘为渊，滥水之潘为渊，沃水之潘为渊，沉水之潘为渊，雍水之潘为渊，氵开水之潘为渊，肥水之潘为渊，非修习教观说乎？有生之气，有形之状，尽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阴阳之所变者，谓之生谓之死。穷数达变，因形移易者，谓之化谓之幻。造物者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难穷难终；因形者其巧显，其功浅，故随起随灭。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，始可以学幻。非幻化生灭说乎？厥昭生乎湿，醯鸡生乎酒，羊奚比乎不笋，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人久入于机，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非轮回不息说乎？人胥知生之乐，未知生之苦；知死之恶，未知死之息。非寂灭为乐说乎？精神入其门，骨骸返其根，我尚何存？非圆觉四大说乎？中国之与西竺，相去一二万里，而其说若合符节，何也？岂其得于心者亦有同然欤？近世大儒谓华梵译师皆窃庄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，恐未为至论也。

【朱子语类】：孟子庄子文章皆好，列子便有迂僻处，在氏亦然，皆好高而少事实。人杰庄周列御寇亦似曾点底意思，他也不是专学老子，吾儒书他都看来，不知如何被他日卓见这个物事，便放浪去了。今禅学也是恁地。淳因言列子语，佛氏多用之，庄子全写列子，又变得峻奇。列子语温纯，柳子厚尝称之，佛家于心地上煞下工夫。贺孙列庄本杨朱之学，故其书多引其语，庄子说子之于亲也，命也。不可解于心；至臣之于君，则曰义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是他看得那君臣之义却似是逃不得，不奈何？须着臣服他，更无一个自然相胥为一体处。可怪！故孟子以为无君，此类是也。大雅。

【元豫章熊朋来集】《跋亡弟嗣功列子册》列子书时有合于释氏，至于深禅妙句，使人读之三叹，盖普通中事，不自葱岭传来，信矣。亡弟嗣功读比书，至于溃败，犹缉而读之，其苦学好古，后生中殆未之见也。绍圣中，余自缮治而藏之，少年辈窃取玩之，又毁裂几不可挟，唐坦之复为辑之，智兴上人喜异闻，故以遗之。

【宋秦观淮海集】《读列子》：咄咄两小儿，多言空尔为。徒知日无定，不觉心有期。尺捶探苍溟，俱令傍者嗤。谁谓不能决，孔丘乃真知。

【王东牟先生集】《画列子图和韵》：稻粱戒鸟啄，馈粟辞子阳。神明久不死，宇宙一鸟翔。若人据槁枯，中自含宫商。其游乍泠风，其息形坐忘。豆山瀛四等，念往即褰裳。盖

去任去来，岂谓符弛张。老商顾之笑，是事何轻扬。云风驾旬余，日月；[车舟]两傍。拊掌一戏笑，何异侏儒场。后人致引慕，竹林焚馨香。飘飘大人赋，气夺千丈强。吾闻孔仲尼，道盛涵化光。雅言书当埋，不见一日长。放乎子列子，君其乐彷徉。

【刘彭城集】《咏列子》：御寇卧郑都，子阳归之粟。固辞得无受，妻子怨窘束。君非自知我，人事故反覆，[亻免]仰未及终，类[亻马]首邦族。始知至人心，避荣乃避辱。如何当路子？扰扰事干禄。

【刘公是先生集】《读列子赠几太博胜之殿丞君章监丞》：五岳穷云霓，沧海不可游。玉台朝日，珠华媚飞虬。飘飘群仙子，来往何其稠。咫尺视千里，俯仰移九秋。潮波有时起，势若空中浮。禺强受帝命，巨鳌举其头。迩来百万祀，无复迁播忧。龙伯何为者，修干曳长钩。不知意谁憾，似与聱为仇。六鳞既潜举，二山忽漂流。众真失其常，荡析不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自谋。孰云飞升乐，奔迫良可愁。盈虚诚难必，藏壑有亡舟。至人纵大观，夷险固悠悠。如闻帝凭怒，侵减龙伯俦。且欲招群仙，复还故时丘。勉哉凌云迹，永谢北极幽。

【刘后村诗】《列子》：肉身无羽翼，那有许神通。会得泠然意，人人可御风。

【江湖续集】《竹溪十一藁》林希逸。《列子口义成》：庄列源流本一宗，微言妙趣不妨同。但知绝迹无行地，庄子《齐物论》岂羡轻身可御风。二义乖违刘绝识，刘向叙中有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书之语八篇参校湛何功。今书八篇， 张湛所参校。就中细细为分别，具眼应须许此翁。

【元吴莱渊颖集】《列子》：真梦本非梦，万事蕉下鹿。力命每相持，御风身乃足。

【耶律铸双溪醉隐集】《醉读列子》：独醉亭中独醉仙，唯知仙遁办逃禅。等闲嚼蜡横陈际，却味冲虚力命篇。

【群书足用】虚无：或谓列子曰：子奚贵虚？列子曰：静也虚也。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处矣。《列天瑞篇》。通类　　列子好游，壶丘子曰：游何所好？曰：我之游也。观其所变。《列仲尼篇》。列御寇之齐，遇伯昏瞀人曰：惊，吾尝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，内诚不解，形谍成光，使人轻乎贵老。夫浆人，其为利也薄，其为权也轻，而犹若是，而况万乘之主乎？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，吾是以惊。伯氏瞀人曰：汝处己，人将保汝矣。无几何而往，则户外之屦满矣。伯昏瞀人不言而出，《庄·列御寇篇》：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，人无识者，国君卿大夫视之，犹众庶也。《列·天瑞篇》。列子师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进二子之道，乘风而归。尹生闻之，请蕲其术。列子曰：自吾之事夫子，友若人，九年之后，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，若人之为我友，内外进矣。而后心凝形释，骨肉都融，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随风东西，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？我乘风邪？《黄帝篇》。列子御风而行，冷然善也。旬有五日而后反，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也。《庄·逍遥篇》。

【群书足用】：事对凝寂，静虚顺性忘怀，秉要执本。

艾子

【文献通考】《艾子》一卷：陈氏曰：相传为东坡作，未必然也。

【曾[illegible]类说】《艾子》：公孙龙、魏牟生于列御寇之后，其事乃见于列子之书，说者谓列子弟子以其义无垂统而有所发问，故类而附之，无嫌也。艾子事齐宣王，而书之所载亦多后世之事，岂为艾子之学者务广其道，凡论不诡于统叙者，皆存而不去耶？览之者以意逆志，则艾子之学可明，姑置其时之后先可也。

【李戴埴鼠璞】《艾子》：世传艾子为坡仙所作，皆一时戏语。亦有所本。其说“ 一蟹不如一蟹” ，出《圣宋掇遗》，陶谷奉使吴越，因食蝤蛑，询其族类，忠懿命自蝤蛑至蟹凡十余种以进。谷曰：真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。

【北窗丛录】：世传《艾子》乃坡戏作，予亦以为然。比见吴思道云：是襄阳魏道辅所作。未知孰是。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关尹子

【仙传】：姓尹，名喜，周大夫也。善内学，常服精华，隐德修行，时人莫之识。老子西游，喜先见其气，知有真人当过，物色而遮之，果得老子，老子亦知其奇，为著《道德》上下篇授之。后与老子俱之流沙，服巨胜实，莫知其终。今陕州灵宝县大初观，乃古函谷关候见老子处。终南宗圣宫，乃关尹故宅。周穆王修其草楼，改号楼观，建老子祠。道观之兴，实祖于此。老君授经后，西出大散关，复会于城都青羊肆，赐号文始先生，即庄子所谓博大真人者也。其注书九篇；一宇，详宇字二柱，详柱字。三极，详极字四符，详符字五鉴，详鉴字。六七，详七字七釜，详釜字八筹，详筹字九药。详药字

【玉海】《关尹子》：《汉志》道家，九篇。名喜，为关吏。老子过关，喜去吏而从之。刘向校《关尹子》，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上。　　《列仙传》著书九篇，名关令子。今本九卷，一宇至九药。

【胡氏致知编】《关尹子》：周关尹喜所撰，九篇：曰宇，曰柱，曰极，曰符，曰鉴，曰匕，曰釜，曰筹，曰药。

【关尹子序】：汉刘向校正上其书《序》曰：右新书著定《关尹子九篇》，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言，所校中秘书《关尹子九篇》，臣向校雠《大常七篇》，臣向本九篇，臣向辄除错不可考，增缺断续者九篇成，皆杀青可缮写。关尹子名喜，号关尹子，或曰关令子，隐德行，人易之，尝请老子著《道德经》上下二篇，列御寇庄周皆称道家书，篇皆寓名，有章，章皆首“关尹子曰”四字。篇篇叙异，章章义异，其旨同；辞与老列庄异，其归同。浑质崖戾，汪洋大肆，然有式则使人泠泠轻轻，不使人狂。盖公授曹相国参。曹相国薨，书葬。至孝武皇帝时，有方士来，以七篇上，上以仙处之。淮南王安好道聚书，有此不出。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，得之，臣向幼好焉。寂士清人，能重爱黄老清静不可阙，臣向昧死上进。　　又制奥赞曰：尹喜抱关，含德为务。挹漱日华，仰玩玄度。候气真人，介焉独悟，俱济流沙，同归妙趣。至元四年正月赠无上太初博大文始真君，制曰：朕惟无为之教，有宗有元；众妙之门，惟精惟一，虽渊乎道德之旨，亦资夫羽翼之功。其著书者阐蕴奥于一初，其执御者妙飞游于八极，既垂世而立教，盖殊途而同归。所以与造物者为徒，于以长上古而不老，琳宫琼馆，亦侑坐以媲玄元，绛节金蕤，时驭风而从紫气；神易固无方而无体，太上有立德而立言。庸锡徽称，以恢玄躅。於戏！乾坤之用成于六子，如道之传叙而得人；国家之统垂于万年，尚相其清静而成化。式降景祚。允迪繁禧。

丹阳稚川葛洪《关尹子后序》曰：洪，体存蒿艾之资，偶存乔松之寿，知道之士，虽微贱必亲也，虽夷狄必贵也。后遇郑君。郑君多玉笈琼笥之书，服饵开我以至道之良药，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。后属洪以关尹子，洪每爱之诵之，藏之拜之。宇者，道也。柱者，建天地也。极者，尊圣人也。符者，精神魂魄也。鉴者，心也。匕者，食也。金者，化也。筹者，物也。药者，杂治也。洪每味之，泠泠然若蹑飞叶而游乎天地之混冥，沉沉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乎若履横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，超若处金碧琳琅之居，森若握鬼魅神奸之印。倏若飘鸾鹤，拿亦作怒若斗虎兕。清若浴碧，惨若梦红。擒纵大道，浑沦至埋，方土不能到，先儒未尝言，可仰而不可攀，可玩而不可执，可鉴而不可思，可符而不可言，其忘物遗人者之所言乎？其绝迹去智者之所言乎？其同阴阳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？何如此之尊高？何如此之广大？又何如此之简易也。洪也幸亲受之。咸和二年五月朔。丹阳葛洪炷薰敬叙。《希征子·王夷序》曰：愚闻三教鼎立于天地间，如三光在天，相须为明，不可偏废也。三家经文，充府满藏，其间各有精微极至之书。吾儒六经皆法言，而最精微者，《易》也；释氏大藏累千万轴，最精微者，《楞伽》也；道家大藏累千万轴，最精微者，《关尹子》书也。三书之在三教，如三光之在三才。三光虽明，人无眼目，无由见其明；三书虽妙，世无慧哲，无由知其妙。故三书虽存，旨昧久矣。《传》曰：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信哉！呜呼！儒更二圣之后，《易》变而为象数卜筮之书；释传四灯之后，《楞伽》变而为象教之文；道历秦汉而来，《关尹子》书付淮南方术家矣。况乎道隐小成，言隐浮伪，至人不常生，至言不常行，宜乎《关尹子》书秘而不传于世矣。虽然，天地至虚之气发而为文，载道之言，阴有神护，终不可泯，行之有时尔。《易》自孔子之后数千年，至陈希夷始传心法；《楞伽》自瞿昙涅盘数千年，至达磨始传于中国；今《关尹子》书自老子西征出关亦数千年矣，抱一先生始发明此书玄奥。然此书句读且难，况通其义也。先生证悟道真，慈愍后学，乃探老关骨髓，述成《言外经旨》。或因言而悉旨，或转语以明经，或设喻以彰玄，或反辞而显奥，或句下隐义，或言外漏机，或指意于言前，或显微于意外，大率多《关尹子》言外之旨。故总其多者目之曰《言外经旨》。是书也，真所谓剖大化之秘藏，增日月之光明泄，大《易》未露之机，述《楞伽》秘密之蕴，即伏羲之本性，尽姬文之神思，探仲尼之精微，究诸佛之命脉，穷诸子之骨髓，显黄帝之机缄，露老蚺之肺腑也。学者得见此书，诚为不世之遇，岂可不知其幸耶？愚蒙师亲授，得悟道真，无以报称师恩，敬锓于梓，传之无穷，使天下后世志道君子，得遇此书，言下打发，了悟道真，皆吾师抱一先生无穷之德施也。是书在处，当过于佛乘之经，阴有神天护持，岂可轻慢耶？学者当藏拜庄诵，如葛稚川可也，故为之叙。

【黄氏日抄】《关尹子》九篇：其一曰宇，注云道也。其二曰柱，云建天地也。三曰极，云尊圣人也。四曰符，云精神魂魄也。五曰鉴，云心也。六曰匕，云形也。七曰釜，云化也。八曰筹，云物也。九曰药，云杂治也。《序》以为关尹喜之书，汉有方士来上，则其伪可知矣。且其文陋弱，其言道皆归之于无，果无则又安有所谓道，而为是费辞哉！如曰：为者必败，执者必失，故闻道于朝，可死于夕，此为粗可晓者。然与《老子》《论语》本旨不合，此袭之而不善用者也。如曰：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，十年百年死者如历久得道。是人生惟以速死为幸，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。何等立言哉！

【文献通考】《关尹子》九卷：陈氏曰：周关令尹喜，盖与老子同时，启老子著书言道德者，按《汉志》有《关尹子》九篇，而隋唐及国史志皆不著录，意其书亡久矣。徐藏子礼，

得之于永嘉孙定，首载刘向校定序，末有葛洪《后序》，未知孙定从何传授？殆皆依托也。《序》亦不类向文。

【国朝宋濂文粹】《关尹子》一卷：周关令尹喜所撰，喜与老聃同时，著书九篇，颇见之《汉志》。自后诸史无及之者，意其亡已久矣。今所传者，以一宇，二柱，三极，四符，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五鉴，六匕，七釜，八寿，九药为名，盖徐藏子礼得于永嘉孙定，未知定又果从何而得也。前有刘向《序》，称盖公授曹参，参薨书葬，孝武帝时有方士来上，淮南王安秘而不出，向父德治淮南王事，得之。文既与向不类，事亦无据，疑即定之所为也。间读其书，多法释氏及神仙方技家，而藉吾儒言文之。茹变识为智，一息得道，婴儿蕊女，金楼绛宫，青蛟白虎，宝鼎红炉，诵咒土偶之类，聃之时无是言也。其为假托，盖无疑者。或妄谓二家之说，实祖于此，过矣。然其文虽峻洁，亦颇流于巧刻，而朱象先之徒，乃复尊信如经，其亦妄人哉！

【江湖续集】《竹溪十一藁》林希逸《读关尹子》：青牛车后抱关翁，师已西游道却东。著论九篇今独在，命名一字古无同。九篇皆一字名。不知身老传谁氏，可爱文奇似考工。博大真人庄所敬，寥寥千载想宗风。

亢仓子

【仙传】：一名庚桑楚，一名亢仓子，陈人，为老子之遍，役得老子之道，居畏垒之山。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洁然仁者远之，拥肿之与居，鞅掌之为使，居三年，畏垒大壤。后游吴，隐毗陵盂峰，道成仙去。后有汉辅元张天师，唐张果老，相继隐修，因号张公坛福地。古建洞灵观，宋改天中万寿宫，著书九篇，号亢仓子。一曰全道，详全字。二曰用道，详用字。三曰政道，详政字。四曰君道，详君字。五曰臣道，详臣字。六曰贤道，详贤字。七曰训道，详训字。八曰农道，详农字。九曰兵道。详兵字。

【隋志】《亢桑子》二卷：天宝元年诏庄子为《南华真经》，列子为《冲虚真经》，文子为《通玄真经》。然《亢桑子》求之不获，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《庚桑子》，太史公列子作《亢仓子》，其实一也。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。

【郑樵通志】《亢仓子》三卷：老聃之徒庚桑楚撰，王士元注音略一卷。

【玉海】《亢仓子》《史记·庄子传》：畏类虚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，无事实。《唐志》

王士元《亢仓子》二卷：天宝元年二月丙申号庄子“ 南华” ，庚子号列子“ 冲虚” ，文子“ 通玄”，亢桑子“ 洞灵真经” ，然亢桑子求之不获，王士元谓庄子作《庚桑》，太史公列子作《亢仓子》，其实一也。取诸子文义类者为二卷，补其亡。今本五卷九篇， 自全道至兵道。何粲注。柳宗元曰：首篇出庄子，而益以庸言。刘向班固录书无之，今之为术者始为传注。《书目》三卷，首篇与庄子《庚桑楚篇》略同。

【亢仓子序】：晋太学博士何粲《序》曰：道原于无，藏其体用，人不得由而入，恍乎无有中，扩充其神，至于天下万物织悉之理，莫不系其用。吾谓道之适变也。占之人体合于心，心合于气，气合于神，神合于无，积是四者于内，发而为言，言而成书，以为世用者，见于《亢仓子》之谓乎？《亢仓子》，《庄》《列》之等夷，载于《南华杂篇》，本末具悉，谓遍得老聃之道，洒然真理，与夫寓言凿说，大相辽邈，可以极夫性命，至于天下国家，用为治则无有不治者。其篇有九：一曰全道，其要上为天子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闷，无以穷达自摇，使读是书者常分足以自安也。二曰用道，使人不露其用，虽福滋万物，必曰：归功于无有。读是书者，使大美不足以自擅也。三曰政道，其要主勤民则刑赏一，刑赏一则吏奉法，吏奉法则政下宣，读是书者，忍刑赏不一，而吏不奉法欤？四曰君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道，君用天下爱恶者则天下安，用独爱恶则天下危，读是书者，人主安可放其私爱恶乎？五曰臣道，其要朝廷百吏，下阜百姓，上滋主德，读是书者，劝忠贤之臣有所至也。六曰贤道，其要贤止可待不可求，材慎在求不慎无。读是书者，有劝于天子之明乎？七曰训道，谓孝者人道之至德，载舜与文王、闵子骞之事，使读是书者，虽圣贤敢有以慢于父母乎？八曰农道，其要为人上者，虽天子必得躬耕，虽后妃必得亲蚕，读是书者，使人立天下之本，而舍天下之末也。九曰兵道，其说兵者人之威也，人有威性受于天。读是书者，使喜怒不私诸己，公以诸天也。散而分诸篇第，总而名之曰《洞灵真经》。刘公天从者，博鉴古书，家藏之久，一旦公然刊而传诸世，丐予为之序，前所谓此书可以极性命之理，至于天下国家用而为治则无有不治者，予无愧焉。谨序。

【青箱杂记】：亢仓《大唐新语》云：道家有庚桑子者，世无其书。开元末，襄阳处士王源，撰《亢仓子》两卷以补之。源为之序，序云：庄子谓之庚桑，《史记》作亢桑子，《列子》作亢仓子，其实一也。源乃取庄子《庚桑楚》一篇为本，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而成之，亦行于世。又柳子厚《辩亢仓子》云：太史公为《庄周列传》，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，皆空言无事实，今世有《亢桑子》书，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，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。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，其为空言尤也。刘向班固录书无《亢仓子》，而今之为术者，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，不亦惑乎？唐《艺文志》以为王士元。

【高续古子略】《亢桑子》：孔子曰：上有好者，下有甚焉。《亢桑子》之谓欤？开元天宝间，天子方向道家者流之说，尊老氏，表庄列，皇皇乎清虚冲澹之风矣。又以《亢桑子》号，《洞灵真经》，上既不知其人之仙否，又不识其书之可经，一旦表而出之，固未始有此书也。襄阳处士王褒，来献其书，书，褒所作也。按《汉略》《隋志》皆无此书。褒之作也，亦思所以趋世好，迎上意耶？今读此编，往往采诸《列子》《文子》，又采诸《吕氏春秋》《新序》《说苑》，又时采诸《戴氏礼》。源流不一，往往论殊而辞异，可谓杂而不纯，滥而不实者矣。太史公作《庄周列傳》，固尝言其语空而无实，而柳宗元又以为空言之尤，皆足知其人，决其书。然柳氏所见，必是王褒所作者。

【柳宗元集】《辩亢仓子》：唐号《洞灵真经》，潘云： 亢音庚， 庄子作《庚桑楚》，楚名， 庚桑姓也。《史记》作《亢桑子》。《大唐新语》云： 道家有庚桑子者， 世无其书， 开元末处士王源撰《亢仓子》两卷以补之。序云， 庚桑， 亢桑， 亢仓， 一也。唐《艺文志》以为襄阳王士元。太史公为《庄周列传》称其为书畏累童云： 上乌罪切， 或作[山畏]； 下力罪切， 或作垒。《庄子音注》云[山畏]垒， 山名也。或云在鲁， 又云在梁州。亢桑子，皆空言，无事实。今世有《亢桑子》书，其首篇出《庄子》而益以庸言，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，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，其为空言尤也。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，而今

之为术者，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，不亦惑乎？

【文献通考】《亢仓子》二卷：按唐天宝元年，诏号《亢桑子》为《洞灵真经》，然求不获。襄阳处士王士元，谓庄子作《庚桑子》，太史公、列子作《亢仓子》，其实一也。取诸子文义类者，补其亡。宗元不知其故，而遽诋之，可见其锐于讥议也。其书多作古文奇字，其内不足者必假外饰欤？何璨注。《周氏涉笔》曰：《庚桑楚》，固寓言，然所居以忘言化俗，以醇和感天，今所著切切用诛罚政术，盖全未识庚桑子者，其称危代以文章取士，剪巧绮滥益至，正指唐事。又补贼广引俟赦，率是狱案文书。又一乡一县一州，被青紫章服，皆近制。既为唐人短浅者之书，不烦子厚掊击也。惟《农道》一书可读，自合孤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行。　　陈氏曰：首篇所载，一庄子《庚桑楚》同。亢仓者，庚桑声之变也。《崇文总目》凡九篇。

【黄氏日抄】《亢仓子》：亢仓子，名楚，说本《老子》，文类《庄子》，亦有近理者，如曰：“所谓国郁者，主德不下宣，人欲不上达也。”如曰：“ 士有天下人爱之者，有其主独爱之者；用天下人爱者则天下安，用主独爱者则天下危。”如曰：“ 理人者先务 ，人 则扑。· 音农。此其近理者也。亦有背理者，如曰：“ 大乱之本，祖乎尧舜。”如曰：“ 蜕地之谓水，蜕水之谓气，蜕气之谓虚，蜕虚之谓道。如曰：“安知天下之正污洁。”此其背理者也。至其妄自标榜以欺世，则谓灵王使祭公致筐帛，有禳水旱之问，谓熊图拜为亚尹，尝微服而逃，则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。盖其书称自乡而县，县而州，此后世之区画也；称被以青紫章服，此后世之品式也；称吾无谁私兮，羌忽不知其读，此仿后世之楚词；而字多用古文，又欲以自盖共今文而益彰者也，曾谓周灵楚国之世而有此哉！其书有云噫气谷神，以谷为似，与老子所称谷神不同。柳文《辩亢仓子》，谓《亢桑子》取庄周语而益之，其为空言尤也。录书无《亢仓子》。

【胡氏致知编】：亢仓子居羽山，书五卷，相传周庚桑楚所撰，何粲为之注，名《洞灵真经》。

【宋吕南公灌园先生集】《读亢仓子》：治平四年，余见此书于今集贤邓校理家，怪其诣致不伦，不及文、庄、列、老远甚，其辞又最鄙陋，令人懒读，常疑有好事者诡冒为之。然儒之长老不助余疑，每用不怿。后二年，在淮南，始见《唐史新书》，乃知开元时王上源者造此。又四年，于汴京见李肇《国史补》，其说与《新书》同，盖《新书》据肇所记而言之耳。因自愜快，以所疑之不妄致也。益知心之可以师。嗟夫！在我者之有以照彼，发在乎占文按迹，然后进哉？世固有喜以浅托高人，其功用短长，虽不能使智者兼惑，亦其谬意期成，于世耳。闻羌儿与越人斗者，越人乘象，羌儿患其难攀，即刻木为狻猊首而绘之，又效其皮而蒙以前驱，象猝遭而惊也。为之奔败，盖畏狻猊者象也，非越人；而象之所为奔败者，惊于伪而非惊于实者也。彼羌儿何所出威？今夫以浅托高人，何以异此。往时王肃出《孔子家语》，近世丘解《论语》而题以韩退之，两人之见，皆济缪以劳，而通为羌儿之罪人。呜呼！岂以为有益而为之欤！尼士源、肃、，异世而同欲者，予又焉知学士之又无是此者欤？柳先生尝论亢渠不宜传解，而不虑为唐人诈造，其辩盖犹未尽，余方自怜不惑之早，故为之忠，以佐柳于尽焉。

【国朝宋濂文粹】《亢仓子》五卷：凡九篇，相传周庚桑楚撰，予初苦求之不得，及得之，终夜疾读，读毕叹曰：是伪书也。剿老庄、文、列，及诸家言而成之也。其言曰：危代以文章取士，则剪巧绮彡益至，而止雅絮实益藏。夫文章取士，近代之制，战国之时无有也。其中又以人易民，以代易世，世民太宗讳也，伪之者其唐士乎？予犹存疑而未决也。后读他书，果谓天宝初唐号《亢桑子》为《洞灵真经》，求之不获，襄阳处士王士元采诸子文义类者撰而献之，其说颇与予所见合。复取读之，益见其言词不类，因弃去不复省。《农道》一篇虽可读，古农家书具有之，或者谓可孤行，吾亦不知其为何说也。

【元吴莱渊颖集】《亢仓子》：不仁为人害，仁反愁我身，母为小尧舜，有愧猖狂民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文子

【仙传】：姓辛，名[专开]，一名计然，葵丘濮上人，乃晋公子也。师事老子，尝请问于老君曰：何谓道德仁义礼？老君曰：无为无形，内以修身，外以治人，功成事立，与天为邻，道也；畜之养之，遂之长之，兼利无择，与天地合，德也；于大不矜，于小不偷，兼爱无私，久而不衰，仁也；为上即辅弱，为下即守节，达不肆意，穷不易操，一度顺理，不私枉挠，义也；为上恭严，为下卑逊，退谦守柔，为天下雌。立于不敢，设于不能，礼也。故修道则下归服，修德则下从令，修仁则下不争，修义则下平正，修礼则下尊敬。五者皆修，则家国安定，此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。无道则下叛，无德则下怨，无仁则下争，无义则下暴，无礼则下乱。五者不立，而不危亡者，未之有也。文子复问曰：治国之本何如？老君曰：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。夫静以修身，俭以养生，则下不扰而人不怨。是以天覆以道，地载以德，四时不失序，风雨不为虐，日月清明，五星合度矣。故为治之本在于安人，安人之本在于足用，足用之本在于勿夺，勿夺之本在于节用，节用之本在于省事，省事之本在于无为。夫无为者，非谓引之不来，推之不去，迫之不应，感之不动，坚滞而不流，卷握而不散也。谓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枉正术，循理而举事，因时而立功，任下责成，举无过事，名各自命，类各自用，事由自然，莫出于已，故事成而身不伐，功立而名不有。犹水行用舟，山行用撬，因高为田，因下为池，非吾所谓有为也。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养其欲也，圣人之践位者，非逸乐其身也。为天下之人，强掩弱，众暴寡，智欺愚，勇侵怯，怀才不以相教，积财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齐一之，为一人之明不足以遍照海内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。为绝域殊俗不得被其泽，故立诸侯以镇抚之。是以天无不任，时无不应，官不隐材，国无遗利矣。是以先生之法不杀胎，不卵，不涸泽而渔，不焚林而畋，豺未祭兽，罘不得通于野；獭未祭鱼，网罟不得入于水；鹰隼未击，罗罘不得张于谷；草木未落，斧斤不得入于林；昆虫未蛰，不得以火田。孕育不杀，壳卵不探，鱼不尺不得取，大豕不期年不得食，是故万物之发若蒸气，此先王之所以得时修备富国利人之道也。夫水浊则鱼[口金]，政苛则人乱，上多欲则下怀诈，上多永则下交争，智诈萌生，盗贼滋彰，不理其本而求之於末，无异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也。圣人事省而治，求寡而赡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为而怀，保真抱道，而天下从之如影应响。故曰无为也。文子曰：无为之治既闻命矣，敢问不言之教可得闻乎？老君曰：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日月照，星辰朗，非有言也，正其道而物自然。阴阳四时；非生万物也；雨露时降，非养草木也。神明接，阴阳和，而物自生矣。夫道者，藏精於内，栖神於心，静漠恬淡，悦穆胸中，廓然无形，寂然无声，官府若无事，朝廷若无人，无隐士，无逸民，无劳役，无冤刑，天下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指，绝国殊俗，莫不重译而至。非家至而人喻之，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。故赏善罚恶者，政令也；其所以能行者，精诚也。政令虽明，不能独行，必待精诚。精诚形乎内，而外喻於人心，此不言之道也。圣人在上，怀道不言，而泽及万方，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！是以人主之恩，神不驰於胸中，知不出於四域，怀其诚行之心，则甘雨以时，五谷蕃殖，养人以公，威厉不试，法省不扰，囹圄空虚，天下一俗，莫怀奸心。故精诚动於天，景星现，黄龙下，翔凤至，醴泉出，嘉禾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生，河不溢流，海不涌波矣。若逆天暴物，则日月薄蚀，五星失行，四时相乖，昼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，天文变异，国将危亡。天之与人，有以相通。夫神明之事，不可以智巧为也，不可以强力致也。惟圣人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，与鬼神合灵，与四时合信，怀天心，抱天气，执冲舍和，不下堂而行四海，变易习俗，人皆迁善，若生诸已，谓之神化者，盖行不言之教也。文子复再拜而问曰：治国之本，敬闻命矣。治身之本柰何？老君曰：来，吾语汝，太上养神，其次养形，神清意平，不节皆宁，食生之本也。肥肌胃，充腹肠，闭嗜欲，养生之末也。人能养其本，节寝处，适饮食，和喜怒，便动静，在内者已得，邪无由入。夫人受天地变化而生，一月而膏，二月而血，三月而胚，四月而胎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形，八月而动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骸已成，五脏乃官，肝主目，肾主耳，脾主舌，肺主鼻，胆主口，头圆法天，足方象地，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骨节，天有风雨寒暑，人有取与喜怒，人与天地相类而为之主。耳目者，日月也。血气者，风雨也。日月失行，薄蚀无光；风雨非时，毁拆生灵；五星失行，国受其殃。天地之道，至阔以大，尚由节其章光，爱其神明；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？精诚何能驰骋而不乏？是故圣人守内而不守外。夫血气者，人之华也，五脏者，人之精也。血气专乎内而不外越，则胸腹充而嗜欲寡，耳目清而听视聪达，五脏能属於心而无离，则意气胜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气不散，以聪无不闻，以视无不见，以为无不成。是以饰其外者伤其内，快其情者疲其神，见其文者弊其真，须臾不忘自贤者必困其性，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。故羽翼美者伤其骸骨，枝叶茂者害其根亥，是以静漠恬淡所以食生，和愉虚无所以据德。外不乱内即性得其宜，静不干动即德安其位。养生经世，抱德以修年，可谓体道矣。夫道者陶冶万物，修治无形，寂然不动，大通混冥，深阔广大，不可为外；折毫刮芒，不可为内。始於柔弱，终於刚强，治於短寡，成於众长。故十围之木始於把，百仞之台始於下。是以真人体之，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，纯粹素朴，不与物杂，得天地之道，故谓之真人。夫虚无者，道之舍也；平易者，道之素也；清静者，道之鉴也；柔弱者，道之用也；纯粹者，道之干也。嗜欲不载，虚之至也；无所憎爱，平之至也；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；随时为宜，柔之至也；不为物散，纯之至也。是以圣人轻天下即神不累，细万物即神不惑，齐死生则意不慑，同变化则明不眩，静与阴同德，动与阳同波，亦无所疏，亦无所亲，与道为际，与德为邻，倚不机之柱，行不阙之途，禀不竭之府，学不死之师，故无往不遂，无之而不通也。文子再拜受教。周平王问於文子曰：闻子得道於老聃，今贤人虽有道，而遭淫乱之世，以一人之权，而欲化久乱之民，其庸能乎？文子对曰：夫道德匡邪以为正，振乱以为治，化淫败以为朴淳，使德复生，天下安宁，要在一人。故积德成王，积怨成亡。尧舜以是昌，桀纣以是亡。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。文子复从老君，授神丹之方，遂正品仙阶。后南游吴越，范蠡师之，越欲伐吴，蠡谏曰：臣闻之师曰，兵，凶器，战，逆德，争者，事之末也。险谋逆德，好用凶器，试身於所末，不可。勾践不听，败於夫椒。后位以上大夫，弗就，隐吴兴馀英禹山，相传以为登云而升。按《寰宇记》《吴兴志》俱载馀英东南三十里有计筹山，越大夫计然尝登此山，筹度地形，因名焉。今山阳白石顶通玄观，乃故隐处也。其紫云关升元观，即古常清观，宋乾道间改赐今额，山之半有曰“ 登云石”者在，其著曰《文子》， 天宝中封为通玄真人，书曰《通玄真经》。其著书一十二篇，一曰道原，详原字。二曰精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诚，详诚字。三曰九守，详守字。四曰符言，详言字。五曰道德，详德字。六曰上德，详德字。七曰微明，详明字。八曰自然，详然字。九曰下德，详德字。十曰止仁，详仁字。十一曰上义，详义字。十二曰上礼。详礼字。

【汉志】《文子》九篇：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。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。

【隋志】《文子》十二卷：周平王时人，师老子。

【唐志】《文子》十二卷：徐灵府注。

【通志】《文子》十二卷老子弟子。《李暹训法》十二卷，朱弁《注》十二卷，除灵府《注音》一卷，《统略》一卷，《家语要言》一卷。

【玉海】《文子》《汉志》：道家，九篇，老子弟子，与孔子并时，而称“ 周平王问”，似依托者也。《隋志》十二卷。《唐志》同。梁《七录》六卷。柳宗元曰：十二篇，盖驳书也。凡管孟数家，皆见剽窃。默希子注，《道原》至《上礼》。《文选注》范子曰：文子姓辛，葵丘濮上人称曰计南。南游于越，范蠡师事之。本受业于老子，《文子》录其遗言为十二篇。默希子谓姓辛，名研，文子其字也，师老子。今本十二卷，元魏李暹注。唐徐灵府注，即默希子朱玄注。

【事物纪原】《文子》《唐会要》曰：天宝元年三月十九日，李林甫奏文子号“ 通玄真人”。详见号字

【广记】《文学》：默希子注姓辛，名研，字文子，周平王时，癸丘濮上人，其先，晋公子也。尝南游，范蠡得而事之。老子弟子也，著《通玄真经》。

【文子】：徐灵府作《通玄真经序》曰：大道不振，其来已久。微波尚存，出自诸子。莫不祖述道德，弥缝百代。文子者，周平王时人也。平王问文子曰：闻子得道于老子，今贤人虽有道，贤人， 文子也。而遭淫乱之世，以一人之权，而欲化文乱之民，其能庸乎？文子对曰：道德匡邪以为政，振乱以为理，使圣德复生，天下安宁，要在一人，故积德成王，积怨成亡。而尧舜以是昌，桀纣以是亡。平王信其言而用之。时天下治。然安危成败，匪降自天，在乎君王任贤而已。故圣人怵怵，为天下孩其人，同于赤子，欲以兴利去害而安之，非欲有私于已也。其书上述皇王帝霸兴亡之兆，次序道德礼义衰杀之由，莫不上亟玄机，旁通庶品。其旨博而奥，其词文而真。故有国者，虽淫败之俗，可返正朴于太素；有身者，而患累之质，可复至命于自然。大矣哉！君子不可不刳心焉。洎我唐十有一叶，皇帝垂衣布化，均和育物，柔怀庶邦，殊俗一轨，故在显位咸尽其志忠，慕幽居者亦安其业。灵府以元和四载，投迹衡峰之表，考室华盖之前，迨经八稔，夙孰朴素之风，窃味希微之旨。今未能拱默，强为注释。是量天汉之高邈，料沧溟之浅深者，亦以自为，难矣。

【牟[山献]陵阳集】《文子序》：禹受计于会稽，会稽者，会计也。武康计筹山，因计然赏度。地于此而得名。然其义固有所本，范蠡师计然，见于《史记》，颜师古以为与孔子同时，是也。其书曰《文子》者，有与平王问答语，徐灵府遂以为周平王时人，则误甚，刘向著录文子书九篇耳，李暹所注乃十二篇，疑不能无附托其间。或谓乃楚之平王，楚越相强，平王时，楚事日非。子胥既奔吴而计然亦去楚。间道适越邪？不可考矣。南谷杜君辩博而笃实，恬静而疏通，其能可以用世，而其志果于遁世。虽尝领闲台珍馆，亦复舍去，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筑披云之庵于计筹山上，燕处从容，取《文子》书及其事之散见他书者，会粹而刻之。三代古书遗迹，一旦震发于湮没之馀，真山林一大奇事。予观自昔财计之臣，鲜有能自全者。计然之策，范蠡略用之于越，十年生聚，既以报吴，乃飘然远引，竟免于鸟喙之毒手。而图谋相传。计然乃神仙得道之人，又不但全其身而已。盖计然尝受于老子者也。夫善计不用筹策，此岂区区废居操纵从事于鞭算之末乎？不贵难得之货，不舍检且啬，不以不足奉其馀，生财而不有，成功而不居，若是者、盖几乎道，固已超然于利害祸福之外。而世之壅利专利者，往往违天时，竭地力，自谓以心计析秋毫，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。只以自贻殃祸，覆辙相寻，曾莫之悟，可叹也。南谷尝注《老子》，得其宗旨，又粹比书，俾与师说并行，其警世切矣。学者合而观之可也。虽然，书徒糟粕，旷洞遐想，寥虚阔，胸中系累，云扫雾除，岂不快然者哉！又安得从南谷君，登筹峰，望玄墟，求鸱夷子所以泛湖之处。

【文子纘义】：文子于章首多称老子曰者，尊师也，此盖当时记习老子之言，故不敢自有其名。书十有二篇，凡一百八十八章，道坚不揆浅陋，随义析之，增八十一章，别有其旨。题曰纘义，以便观览云。

【马总意林】《文子十二卷》：周平王时人，师老君。　　先唱者穷之路，后动者达之源。齿坚于舌，而齿先弊。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干。立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不布施以求德，不高下以相倾。此古人之德也。河不满溢，海不涌波。景云见，黄龙下，祥风至，醴泉出。此圣人顺天道也。昼冥夜光，山崩川涸。冬雷夏霜，此国之将亡也。水浊则鱼[口金]，政苛则民乱，上多欲，下多诈。冬曰之阴，万物归之而莫使，皋陶喑而大理。天下无虐形，何贵言乎？　　君子犹射，差此毫末，于彼寻丈。神者智之渊，神清则智明；智则心之府，智公则心之平。精神难清而易浊，犹盆水也。清之终日，乃能见眉睫，不过一挠，即不能见方圆也。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节乎己者，贪心不生。山生金，反自刻；木生萤，还自蚀；人生事，还自贼。使信士分财，不如探筹；使廉士守财，不如闭户全封。有心于平，不如无心之不平。善游者必溺，善骑者必堕。上学以神听之，学在骨髓矣；中学以心听之，学在肌肉矣；下学以耳听之，学在皮肤矣。铎以声自毁，膏以明自煎，一渊无两蛟，有必争。得鸟者罗之一目，一目之罗不可得鸟。欲致鱼者先通于谷，欲来鸟者先树于木，水积而鱼聚，木茂而鸟集。此目见百步之外，不能自见其目。水之势胜火，一杓不能救一车之薪；金之势胜木，一刃不能残一林。土之势胜水，一块不能塞一河。饥马在厩，寂然无声。投刍其旁，争心乃生。农夫劳而君子食之，愚者言而智者择之。日月欲明，浮云翳之。河水欲清，沙土秽之。丛兰欲茂，秋风败之。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济溺者以金石，不如尽索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花早者，不须霜而自落。入水憎湍，怀臭求芳，不可得也。乳犬噬虎，伏鸡搏狸。冶不能销木，匠不能冰。金石有声，不叩不鸣；箫管有音，不吹不声。事者难成而易败，名者难立而易废。往古来今谓之宙，四方上下谓之宇。孔子无黔突，墨子无暖席，非其贪禄慕位，欲为天下除害耳。兽穷则触，鸟穷则啄，人穷则诈。人主之有民，犹城之有基，木之有根，根深则本固，基厚则上安。屈寸而申尺，小枉而大直。圣人为之。今人贵不许其大功，而求其小善，失贤也。贵则观其所举，富则观其所欲，贫则观其所爱。霸王之道，扶义而动，尊其秀士，显其贤良，百姓开户而待之，渍米而储之。不义之兵，至于伏尸流血而不伏也。冬日之扇，夏日之裘，无用于己，则生尘垢。

【柳宗元集】《辩文子》：或曰： 姓辛， 名妍， 字文子。号曰： 计然。葵丘濮上人， 范蠡之师。《文子》书十二篇。其传曰：老子弟子。唐有徐灵府注， 又有李暹训注， 或谓其书录老子贵遗言。其辞时有若可取，其指意皆本老子。然考其书。盖驳书也。其浑而类者少，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，凡《孟子》辈数家，皆见剽窃。 然而出其类。童云： 音尧， 山高貌， 或作尧。其意绪文辞，又互相抵而不合。不知人之增益之欤？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？然观其往往有可采者，又颇惜之。悯其为之也劳，今刊去谬恶乱杂者，取其似是者，又颇为发其意，藏于家。为，去声。

【考古质疑】《论文子非周平王时人》： 大庆近观文子一书，凡一十二篇，谓之《通玄真经》。犹庄子所谓《南华真经》，列子所谓《冲虚真经》也。其书大率多载老子之言，或谓之老子弟子是也。而其序乃以为周平王时人，按《史记货殖》注，裴马因曰：计然，葵丘濮上人。姓辛，字文子，其先晋国亡公子也。尝南游于越，范蠡师事之。《文选》曹子建《求通亲亲表》引《文子》曰：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，此所引乃《文子》第二卷《守虚篇》。而李善注云：范子曰，文子者姓辛，葵丘濮上人，称曰计然。范蠡师事之。又《北史》萧大圜云：留侯追踪于松子。陶朱成术于辛文。然则所谓文子，乃春秋末人也。但其书第五卷有平王问于文子曰：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云云，注家谓平王为周平王，故其序遂以为周平王时人。夫春秋起于鲁隐，正周平王之时，是为春秋之始。范蠡事越子句践以灭吴，是乃春秋之末，前后相去二百余年。乃谓文子为平王时人可乎？况其书第一卷，又载孔子问道于老子，老子曰：一汝视，天和将至。是则老子与孔子同时，皆去平王时甚远也。又其书《上仁篇》云：伯乐相之。王良御之。王良与赵简子同时，亦春秋末年也。然则谓为平王时人，岂不误欤？曰孔子与老子答问，其为同时，固也。如上文之所援引，安得平王时有所谓老聃？而曰：吾闻子学道于老聃，似真误矣。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考其所生之岁月，如老聃则莫推其始，止云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尝观迁史《周纪》，幽王时三川皆震，伯阳甫曰：周将亡矣。注云：伯阳父，周柱下史老子也。及幽王立褒后，太史伯阳读史记曰：周亡矣云云。由此而观，则太史伯阳即老子也。固已见于幽王之前，则平王谓吾闻子学道于老聃，又似

一万二百八十六卷

非误。况孔子窃比于老彭，说者谓老聃彭祖，夫彭祖尧臣，绵唐虞，历夏商，则老聃之年，迁史谓其修道以养寿，或者生于幽王之前，而绵历春秋之季，亦未可知也。更俟智者质之。

【席上腐谈】《文子》：有默希子注，愚观《文子》首章云：非有道不可言，不可言即道。与老子道非常道之意，若合符节。

【文献通考】：李暹注《文子》十二卷。晁氏曰：右李暹注，其传曰：姓辛，葵丘濮上人，号曰计然，范蠡师事之，本受业于老子，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。按刘向录《文子》九篇而已，《唐志》录暹注与今篇次同，岂暹析之欤？颜籀以其与孔子并时，而称周平王问，疑依托者，然三代之书，经秦火，幸而存者，其错乱参差类如此。《尔雅》，周公作也。而有张仲孝友，《列子》郑穆公时人，而有子阳馈粟，是也。李暹师事僧般若流支，盖元魏人也。《周氏涉笔》曰：《文子》一书，诚如柳子厚所云，驳书也。然不独其文聚敛而成，亦黄老名法儒墨诸家各以其说入之，气脉皆不相应，其称平王者，往往是楚平王，序者以为周平王时人，非也。陈氏曰：按《志》有《文子》九篇，老子弟子，与孔子同时。而称周平王问，似依托者也。又按《史记货殖传》徐广注；计然，范蠡师，名研。裴马因曰：计然，葵丘濮上人，姓辛，字文子。默希子引以为据。然自班固时已疑其依托，况未必当时本书乎？至以文子为计然之字，尤不可考信。墨希子注《文子》十二卷：晁氏曰：墨希子者，唐徐灵府自号也。灵府谓文子周平王时人。朱玄注《文子》十二卷：晁曰：唐朱玄注，缺《府言》一篇，或取默注补焉。

【高续古子略】《文子》：柳子厚以《文子》徐录府注十二卷，李暹《训注》十二卷，天宝中以文子为《通玄真经》，文子为老子弟子，其辞指皆本之老子，其传曰老子弟子。虽其辞指，柳子厚以为时有若可取，盖驳书也。凡孟子数家皆入剽窃，文词叉牙相抵而不合，人其损益之欤？或聚敛以成其书欤？乃为刊去谬乱，颇发其意。子厚所刊之书，世不可见矣。今观其言曰：神者智之渊，神清则智明。智者心之府，智公则心平。又曰：上学，以神听之；中学，以心听之，下学，以耳听之。又曰：贵则观其所举，富则观其所欲，贫则观其所爱。又曰：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此亦文子之一脔也。

【黄氏日抄】《文子》：文子者，云周平王时辛妍之字，即范蠡之师计然，尝师老子，而作此书。其为之注与序者，唐人默希子。而号其书曰《通玄真经》，然伪书尔。孔子后于周平王几二百年，及见老子，安有生于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耶？范蠡，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父子耶？此伪一也；老子所谈者清虚，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，此伪二也；其书

述皇王帝霸，而伯乃伯字，后世转声为霸耳，平王时未有霸之名，此伪三也；相坐之法、减爵之令，皆秦之事而书以老子之言，此伪四也。伪为之者，殆即所谓默希子，而乃自匿其姓名欤？其序盛称唐明皇垂衣之化，则其崇尚虚无，上行下效，皆失其本心为可知。明皇之不克终，于是乎兆矣。岂独深宫女子能召渔阳革卑鼓之变哉！书之每章必托老子为之辞，然用老子之说者，文衍意重，淡于嚼蜡，否者又散漫无统，自相反覆。谓默希子果有得于老子，吾亦未之信。今略类分其说：如称为惠者生奸，此法家之说；政胜其民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下附其上，此术家之说；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，此兵家之说。而《上德》一篇，又全引诸子譬喻语，凡其散杂类此。既曰：道灭而德兴。又曰：道之中有德，既非仁义矣。又曰：治之本仁义也，既非礼义矣。又曰：不知礼义，法不能正。凡其反覆类此。而其言之偶合理者有二：曰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为法者，与世推移；曰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四体不勤，于事求赡者，未之闻。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：曰任臣者，危亡之道也，尚贤者，痴惑之原也；曰去恩意，舍圣智，外贤能，废仁义，禁奸伪，则齐于道矣。

【国朝宋濂文粹】《文粹》：十二卷，老子弟子所撰，不知氏名。徐广曰：名研；李暹曰：姓辛，葵丘濮上人，号曰计然，范蠡师事之；裴[马因]曰计然，姓辛，字文子。其先晋国公子也；孟康曰：姓计名然，越臣也；蔡谟曰：计然者，范蠡所著书篇名，非人也。谓之计然者，所计而然也；颜师古曰：蔡说谬矣，《古今人表》，计然列在第四等。计然一名计研。《吴越春秋》及《越绝书》并作计倪，倪与研、然，三音皆相近，故讹尔。由是观之，诸说固辨矣。然是书非计然之所著也。予尝考其言一祖老聃，大概《德经道》之义疏尔。所谓体道者不怒不喜，其坐生无虑，寝而不梦，见物而名，事至而应，即载营魄抱一，专气致柔，涤除玄览也；所谓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，先远辱而后求名。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，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，是以祸患无由至，非誉不能尘垢，即知白守黑，知雄守雌，知荣守辱之义也；所谓静则同，虚则通，至德无为，万物皆容，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化也；所谓道可以弱，可以强，可以柔，可以刚，可以阴，可以阳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苞裹天地，可以应待无方，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渊乎似万物之宗也。其他可以类推。盖老子之言宏而博，故是书杂以黄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，毋怪其驳且杂也。计然与范蠡言，皆权谋术数，具载于书，绝与此异，予固知非著是书者也。黄氏屡发其伪，以为唐徐灵府作，亦不然也。其殆文姓之人，祖老聃而托之者欤，抑因裴氏姓牟，字文子说，误指为范子计然十五卷者欤？

【元吴莱渊颖集】《文子》：大道终自然，王家始多难。益人不在贤。卜鼎年已半。

邹子

【汉志】《邹子》：四十九篇。名衍齐人，为燕昭主师。居稷下，号谈天衍。

【隋志】《邹子》：一卷其书多论汉人，恐是闰甫。

【玉海】《汉志》：阴阳家。《邹子》四十九篇，名衍，齐人，为燕昭王师，居稷下，号谈天衍，邹子终始五十六篇。师古曰： 亦邹衍所说。《史记》：邹衍，深观阴阳消息，而作怪迂之变，终始大圣之篇，十余万言，其语宏大不经，作《主运》。刘向《别录》：邹子书有《主运》篇。《封禅书》：邹衍以阴阳主运， 显于诸侯。

【马总意林】《邹子》：一卷欲知其人视其朋友。蒺藜在田，良苗无所措其根。妄邪在朝，忠直无所容其身。寡门不入宿临甑不取尘，避嫌也。

【唐陈拾遗藁】《邹子》：大运沦二代，天人罕有窥，邹子何辽廓曼一作谩说九瀛垂。兴亡已千载，今也则无为。一作推。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永乐大卷之一万二百八十七　　二纸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

子　道家子书六·

冠子

【仙传】：楚人，当春秋战国时，隐居，衣弊履穿，以• 为冠，莫测其名氏。著书言道家事，盖其学出于黄老，然其经营驰骋天下之志，未始一日忘，以足窥其万一。其书篇目曰《博选》，详迭字。曰《著希》，详希字。曰《夜行》，详行字。曰《天则》，详天字。曰《环流》，详流字。曰《道端》，详道字。曰《近迭》，详迭字。曰《度万》，详万字。曰《王钅夫》，详钅夫字。曰《泰鸿》，详鸿字。曰《泰录》，详录字。曰《世兵》，详兵字。曰《备知》，详知字。曰《兵政》，详政字。曰《学问》详问字。

【汉志】《• 冠子》：一篇，楚人，居深山，以• 为冠。师古曰：以• 鸟羽为冠。

【隋志】《• 冠子》：三卷楚之隐人。

【玉海】《• 冠子》《汉志》：道家一篇，楚人，居深山。以• 为冠。　　《隋志》三卷书日同。楚之隐人。韩愈谓其词杂黄老刑名。　　柳宗元以为好事者伪为其书。　　晁氏志著书十五篇，论三才变通，古今治乱之道，三卷。　　今本博选至《学问》分为四卷。

【宋陆佃陶山集】《• 冠子序》：陆子曰：• 冠子楚人也，居于深山，以• 为冠，号曰• 冠子。其道驳，著书初本黄老，而末流迪于刑名。《传》曰：申韩厉名实切事情，其极惨石敦少恩，而原于道德之意，盖学之弊有如此者也。故曰：孔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呜呼，可不慎哉！此书虽杂黄老刑名，而要其宿，时若散乱而无家者。然其奇言奥旨，亦每每而有也。自《博选篇》至《武灵王问》，凡十有九篇，而退之读此，云有六篇者非全书也。今其书虽具在，然文字脱谬，不可考者多矣。语曰：书三写，鱼成鲁，帝成虎，岂虚言哉！余窃闵之，故为释其可知者，而其不可考者辄疑焉，以氵矣博洽君子。

【文献通考】《• 冠子》八卷　　晁氏曰：班固载，• 冠子，楚人，居深山，以• 羽为冠，著书一篇，因以名之。至唐韩愈称爱其《博选》《学问篇》，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贾谊《服鸟赋》非斥之。按《四库书目》《• 冠子》三十六篇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与愈合。已非《汉志》之旧。今书乃八卷，前三卷十三篇，与今所传《墨子》书同。中三卷十九篇，愈所称两卷皆在，宗元非之者，篇名《世兵》亦在，后两卷有十九论，多称引汉以后事，皆后人杂乱附益之。今削去前后五卷，止存十九篇，庶得其真。其词杂黄老刑名，意皆浅鄙，宗元之评盖不诬。《周氏涉笔》曰：韩文《读• 冠子》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。末章一壶千金，盖此外文势阙，自不足录。柳子厚则断然以为非矣。按《王专夫篇》所载全用楚制，又似非贾谊后所为，先王比闾起教，乡遂达才，道广法宽，尊上师下，君师之义然也。今自五长，里有司，扁长，乡　　师、县啬夫，郡大夫，递相传告，以及柱国令尹，然动辄有诛，柱国灭门，今尹斩首，举国上下，相持如束湿，而三事六官，亦皆非所取，通与编氓用三尺法，此何典也？处士山林谈道可也，乃妄论王政，何哉？陈氏曰：陆佃解今书十九篇，韩吏部称十有六篇，故陆谓其非全。韩公颇道其书，而柳以尽鄙浅言，自今考之，柳说为长。《崇文总目》今书十五篇，述二才变通古今治乱之道，唐世尝辩此书后出，非古所谓《• 冠子》者。

【唐韩昌黎集】《读• 冠子》：《•　音曷，　楚人，　居深山，以· 鸟羽为冠，曰· 冠子，班固曰，　道家者流。冠子》十有九篇，其词杂黄老刑名，九，　方作六云。今《· 冠子》自《博选》至武灵王问凡十九篇，　此只云十六篇。未详。　　今按方盖不见或本已作九也，或无杂字非是。其《博选篇》四稽五至之说当矣。使其人遇时，援其道而施于国家，功德岂少哉！至或作室，　遇下或有其字，　功上或有其字。《学问篇》称贱生于无所用，中流失船，　壶《尔雅》：壶，　瓠也。《国语》云：　苦瓠不才，　共济而已。注云：　佩匏可以渡水。千金者，余三读其辞而悲之。文字脱谬，为之正三十有五字，乙者三，灭者二十有二，注十有二字云。壶，　或作瓠，　音义同，　灭方作咸，　注下或有者。

【柳宗元集】《辩• 冠子》：童云：· 音曷，　楚人，　居深山，以· 鸟羽为冠，· 雉。余读贾谊《服鸟赋》，嘉其词，而学者以为尽出《• 冠子》《· 冠子》上九篇，　论三才变通，古今治乱之道。其《世兵篇》头，　与《鹏赋》相乱余往来京师，求《• 冠子》无所见。至长沙，始得其书，读之，尽鄙浅言也，唯谊所引用为美，余无可者，吾意好事伪为其书，反用《鹏赋》以文饰之，非谊有所取之，决也。太史公《伯夷列传》称贾子曰：贪夫殉财，列士殉名，令者死权。不称《• 冠子》。迁号为博极群书，假令当时有其书，迁岂不见耶？假令真有《• 冠子》书，亦必不取《服鸟赋》以充入之者，何以知其然耶？曰：不类。

【高续古子略】《• 冠子》：春秋战国间，人才之伟且多，有不可胜者。不得其时，不得其位，不得其志，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间，无所泄其谋虑智勇，大抵见之论著。然其经营驰骋天下之志，未始一日忘，而其志亦可窥见其万一者矣。是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，利害之机有以荡其虑，而特立独行之操不足以尽洗见闻之陋也。是其为书，不出于黄老，则

杂于刑名，是盖非一《• 冠子》而已也。柳子厚读贾谊《鵩鸟赋》嘉其词，而学者以为尽出《• 冠子》，得其书读之，殊为鄙浅，唯谊所引用者为其美，余无可言者。《列仙传》曰：• 冠子楚人，隐居，衣弊履穿，以• 为冠，莫测其名，著书言道家事，则盖出于黄老矣。其书有曰：小人事其君，务蔽其明，塞其聪，乘其威，以灼热天下。天高而难追，有福不可请，有祸不可违，其言如此。是盖未能忘情于斯世者。至曰：凤鸟阳之精，麒麟阴之精，万民者德之精。呜呼！亦神矣。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【黄氏日抄】《• 冠子》：《• 冠子》言之害理者，如曰：圣人贵夜行；其近理者，如曰：富者观其所予，贵者观其所举，贫者观其所取，贱者观其所与，及不杀降人之类，皆其间见一二耳。余率晦涩，词繁理寡，韩文公顾有取焉，何哉？常考其五至之说，见于首篇，始谓北面事君则伯已者至，讴藉[氵疾]咄则从隶者至，是痛上之人不礼下也。中流失船之说，见于未篇，谓贱生于无用之若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，是伤已之不遇时也，文公岂有感于其言者乎？然文公猎取此一二语之，余十五篇无留良矣。伯已， 言其才之百倍于已。《• 冠子》十六篇，韩子悲其人之不遇，• 似鸡，以死斗，楚俗以饰冠，示武也，至今西班称• 弁云。柳文《辩• 冠子》谓尽鄙浅语也，唯贾谊《[服鸟]赋》所引用为美，意好事者伪为其书，反取《[服鸟]赋》以文饰之，非谊有所取之。太史公《伯夷传》称贾子曰贪夫殉财云云，不称• 冠子，愚按所辩皆当。

【云谷杂记】《• 冠子》《汉艺文志》云：楚人，居深山，以• 为冠，既不知其名，又不知其为何时人，然其书时称燕将剧辛，按辛赵人，周赧王三年，始自赵至燕，则• 冠子当又在其后，不然，则与之同时。书在唐十六篇，贾谊《[服鸟]赋》尝取之。唐初李善注《文选》复多引用，以二书参订，稍稍可读。韩退之云其《博选》篇四稽五至之说，当矣。使其遇其时，援其道而施于国家，功德岂少哉？《学问篇》称贱生于无所用，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者，余三读其辞而悲之，其见称如此，而柳子厚以为言尽鄙浅，唯贾谊《[服鸟]赋》所引用为美，意好事者所为，反取《[服鸟]赋》以文饰之，太史公《伯夷列传》称贾子曰贪夫殉财，列士殉名，夸者死权，不称《• 冠子》，迁号博极群书，假令当时有其书，迁岂不见耶？子厚所见，与退之大不同。予观其《世兵》篇有云：变化无穷，何可胜言，水激则悍，矢激则远，精神回薄，振荡相转，迟速止息，中必参互，同合消散，孰识其时。至人不遗，动与道俱，从驱委命，与时往来，盛衰死生，孰识其期，俨然至湛，孰知其元，祸乎福之所倚，福乎祸之所伏，祸与福如纠缠，浑沌错分其若一。交解形状，孰知其则。芴芒死貌，惟圣人而后能决其意，斡流迁徙，固无休息，终则有始，孰如其极。以上虽多为贾谊所采取，文辞奇古，与《[服鸟]赋》自不同，子厚谓为伪书，若他篇固不得而知，如此篇恐后人笔力未易至此。子厚又以贪夫殉财之语不为太史化所称，按“ 胥士之殉名，贪夫之殉财”，此自《列子》之辞，“独夸者死权”一语，见于《• 冠子》，贾谊实合二书以成文尔。太史公谓为贾子云则可，谓《• 冠子》云则非矣。盖子厚一时亦不审上文非《• 冠子》语，遂致于误。胥士殉名， 贪夫殉时， 谓为《列子》之辞者， 此李善注《文选》所云， 今《列子》中无此语。善不应误， 当是近世本有脱误耳。

【国朝宋濂文粹】《• 冠子》：楚人撰，不知姓名。常居深山，以• 羽为冠，著书四卷，因以名之，其书述三才变通，古今治乱之道，而《王[夸夫]篇》所载楚制为详，立言虽过乎严，要亦有激而云也。周氏讥其以处士妄论王政，固不可哉！第其书晦涩，而后人又杂以鄙浅言，读者往往厌之，不复详究其义。所谓天用四时，地用五行，天子执一，以守中央，此亦黄老家之至言。使其人遇时，其成功必如韩愈所云。黄氏又谓韩愈猎取二语之外，余无

留良者，亦非知言也，士之好妄论人也如是哉！陆佃解本十九篇，与晁氏削去五卷者合，予家所藏，但十五篇云。

【密斋笔记】《老子》曰：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《• 冠子》与贾谊《服鸟赋》同作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赋者必蹈袭。而柳河东云：《• 冠子》用《鹏赋》，未知孰是？韩退却取其文。

【沈明远寓简】：韩退之《读• 冠子》，为是正讹谬数十字，云十有六篇。今其书乃十有八篇，不可考。• 冠子者，楚人，居山中，其著书本黄老，近刑名家，好论兵，词旨剞劂而切[石敢]，使其得志为政于一国，成功当不下公孙鞅，为祸亦恐未让也。而愈谓使援其道施之国家，功德岂少云者，吾弗信之矣，抑韩子好奇之过也。庞师事《• 冠子》，而不传其姓名，班固云为燕将。师古音许远切。

【豫章续志】：南唐李建勋罢相，出镇豫章，一日游西山，田舍有老叟教数村童，公觞于其庐，连食数梨，宾僚有曰，梨号“ 五藏刀斧” ，不宜多食。叟笑曰：《• 冠子》云，五藏刀斧，乃离别之离，非梨也。盖离别戕、伐胸怀，有如刀斧。遂就架取小册以呈建勋，乃《• 冠子》也。见僧文莹《湘山野录》

广成子【仙传】：在黄帝时，居于崆峒之山，黄帝即位二十九年，忧天下之不治，乃往见广成子于崆峒而问曰：“ 闻子达于至道，吾欲取天地之精，以佐五谷，以食民人，又欲观阴阳以遂其群生，为之奈何？”广成子曰：“ 而所问者，物之质也，所欲官者，物之残也。自汝治天下，云气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黄而落，日月之光亦以荒矣。而佞人之剪剪者又奚足以语至道？”黄帝退捐天下，筑特室，席白茅，顺下风，膝行而进，再拜稽首问曰：“闻吾子达于至道，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？”广成子蹙然而起曰：“善哉问乎！来，余将语汝，夫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，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，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，必清必静，毋劳汝形，毋摇汝精，少思寡欲，乃可长生。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。慎汝内，闭汝外，多知为败，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，至彼至阳之原也，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。至彼至阴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阴阳有藏，谨守汝身，物将自壮，我守其一，以处其和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，吾形未尝衰也。黄帝再拜稽首曰：广成子之谓天矣。广成子又谓黄帝曰：来，余语汝，彼其物无穷，而民皆以为终；彼其物无测，而人皆以为极。得吾道者，上为皇，下为王；失吾道者，上见光，而下为土。今夫百昌皆生于土，而反于土，故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，以游无极之野。吾与日月参光，吾与天地为常。乃授帝《阴符经》。久之，又命西王母授帝元始天尊玉像。帝置于高观以敬奉之，常有彩云覆其上，故号为道观。道观之号，自此始也。又命帝陟王屋山，开石函，发玉笈，得九鼎神丹，飞雪炉火之道，帝遂铸鼎荆山，练丹成，服之，有云龙来迎。帝乘龙上升，时群臣侍女，同得升天者七十有二人，其馀小臣不及上，争持龙髯，攀堕黄帝弓与鼎，皆抱之号泣，世谓之乌号之弓。臣民无所追慕，遂取其遗物，于巴山造坟以藏之，号巴陵。又于桥山葬其衣冠，号黄帝陵。鼎所堕处谓鼎湖焉。

【隋志】《广成子》十三卷，商洛公撰，张太衡注，疑近人作。

【唐志】《广成子》十二卷，商洛公撰，张太衡注。

【郑樵通志】《广成子》十三卷，商洛撰，张太衡注，何璨注三卷。

【玉海】《广成子》：《隋志》道家，十三卷。《唐志》十二卷，商洛公撰，张太衡注，疑近人作。《晁氏志》《广成子解》一卷，苏轼取《庄子》黄帝问道一章为解。

【文献通考】：东坡《广成子解》一卷。晁氏曰：皇朝苏轼撰，取《庄子》中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一章，为之解，景迂尝难之。其序略曰：某晚玷先生荐贤中，安敢与先生异论？然先生许我不苟同，翰墨具在。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【淮南鸿烈解】《诠言训》：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，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，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，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，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，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。故广成子曰：慎乎而能内，周闭而外。注：广成子，黄帝时人也。多知为败，毋视毋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。不得之己。而能知彼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林和靖言行录】：广成子说，我守其一以处其和，而千二百岁，其形未尝衰。今人便望他千二百岁也。

【抱扑子】《地真篇》：广成子黄帝过洞庭，从广成子受自成之经。

【宋刘后村诗】《广成子》：不能战涿尘，聊复隐崆峒。挥手谢轩帝，毋烦顺下风。

士成子

【仙传】：周隐君子也。自楚来见老君，曰：吾闻子大圣人也，吾故不辞远道而来愿见，百舍踵趼而不敢息。今吾观子，非圣人也。鼠壤有馀蔬而弃妹，不仁也。生熟不尽于前，而积敛无涯。老君漠然不应。士成子退，明日复见曰：昔者吾有刺于子，今吾言信而心屈，直吾形而立矣。吾心正却何故耶？老君曰：夫巧智神圣之吾自以为脱矣。昔者子呼我为牛，而我为之牛，呼，我为马，而我为之马。苟有其实，人与之名而弗受，则受其殃。吾服常服者，吾非以服有服也。于是士成子雁行避影，履行遂进，而问修身奈何？老子曰：尔容崖然，而目冲然，而颡并页然，而口阚然，而状义然，以系马而止也。动而持，发也若机。察而审，智巧而睹于泰，凡以为不信，近境有人焉，其名为窃。成子惭而退。

田子

【玉海】《田子》《汉志》：道家，二十五篇。名骈，齐人，游稷下，号天口骈。《吕氏

春秋》作陈骈

【汉志】《田子》：二十五篇，名骈，齐人，游稷下，号天口骈。师古曰：骈音步田反。

老成子

【汉志】《老成子》：十八篇。

【胡氏致知编】：老成子，未知其姓氏，著书一十八篇。

长卢子

【汉志】《长卢子》：九篇，楚人。

王狄子

【汉志】《王狄子》：一篇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宫孙子

【汉志】《宫孙子》二篇：师古曰：宫孙姓也，不知名。

【胡氏致知编】：宫孙子，姓宫孙，无名，著书二篇。

抱朴子

【仙传】：姓葛，名洪，字稚川，丹阳句容人，祖系吴大鸿胪。父悌，吴平入晋，为邵陵太守。洪少好学，家贫，躬自伐薪以贸纸墨，夜辄写书诵习，遂以儒学知名。《仙公别傅》云：仙公谓从弟吏部郎奚曰：“吾门子弟，通才博学，驰誉朝廷，克昌门祚者，固有之，第未有好道学仙者耳。但笃修文义，亦不失为君子也。吾升举之后，当生睿哲雅素通玄之子，振起仙裔。”后果生稚川焉。性寡欲，不好荣利，闭门却扫，未尝交游，究览典籍，尤好神仙导养之法。从祖玄，吴时学道得仙，号曰葛仙公。以其练丹秘术，授弟子郑隐，洪就隐学，悉得其法焉。后师事南海太守鲍靓。亦内学，逆占将来，见洪，深重之，以女妻洪。洪传靓业，兼综练医术。凡所著撰，皆精是非，而才章富赡。大安中，石冰作乱，吴兴太守顾秘，为义军都督，与周玘等起兵讨之。秘檄洪为将兵都尉，攻冰别率，破之，迁伏波将军。冰平，洪不论功赏，径至洛阳，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。洪见天下已乱，欲避地南土，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，及含遇害，遂停南土多年，征镇檄命，一无所就。后还乡里，礼辟皆不赴。元帝为丞相，辟为掾，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。咸和初，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，转司徒掾，迁咨议参军，于宝深相亲友，荐洪才堪国史，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，洪固辞不就，以年老，欲练丹以祈遐寿。闻交趾出丹砂，求为勾漏令，帝以洪资高不许。洪曰：“非欲为荣，以有丹耳。”帝从之，洪遂将子侄俱行，至广州，刺史邓岳留，不听去。洪乃止罗浮山炼丹，岳表，补东宫太守，又辞不就。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。在山积年，优游闲养，著述不辍。撰碑诔诗赋百卷，移檄章表三十卷，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。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，方伎杂事三百一十卷，金匮药方一百卷，肘后要急方四卷。洪博闻深洽，江左绝伦，著述篇章，富于班马。又精辩玄奥，祈理深微。后忽与岳疏云：当远行寻师，期便发。岳得疏往别，而洪坐至日中，儿然若睡而卒。岳至，遂不及见。时年八十一，视其颜色如生，体亦柔软，举尸入棺，甚轻如空衣，世以为尸解得仙云。其所著书二十卷，号《抱朴子内篇》篇目曰《畅玄》，详玄字。《论仙》，详仙字。《俗》，详俗字。《金丹》，详丹字。《至理》，详理字。《微旨》，详旨字。《塞难》，详难字。《释滞》，详滞字。《道意》，详意字。《明本》，详本字。《仙药》，

详药字。《辩问》详问字。《极言》，详言字。《勤求》， 详求字。《杂应》，详应字。《仙药》，详药字。《辩问》，详问字。《极言》，详言字。《勤求》，详求字。《杂应》，详应字。《黄白》，详白字。《登涉》，详涉字。《第真》，详真字。《遐览》，详览字。《驱惑》，详惑字。抱朴子外篇目录口：《嘉遁》，详遁字。《逸民》，详民字。《勖学》，详学字。《崇教》，详教字。《君道》，详君字。《臣节》，详臣字。《良规》，详规字。《时难》，详时字。《官理》，详官字。《务正》，详正字。《贵贤》，详贤字。《任能》，详能字。《钦士》，详士字。《用刑》，详刑字。《审举》，详举字。《交际》，详交字。《备阙》，详阙字。《擢才》，详才字。《任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命》，详命字。《名实》，详明字。《清鉴》，详鉴字。《行品》，详行字。《弭讼》，详讼字。《酒诫》，详酒字。《疾谬》，详谬字。《讥惑》，详惑字。《刻骄》，详骄字。《百里》，详里字。《接疏》，详疏字。《钧世》，详世字。《省烦》，详烦字。《尚博》，详博字。《汉过》，详过字。《吴失》，详吴字。《守》，详春字。《安贫》，详贫字。《仁明》，详仁字。《博喻》，详喻字。《广譬》，详譬字。《辞义》，详辞字。《循本》，详本字。《应嘲》，详嘲字。《喻蔽》，详蔽字。《百家》，详家字。《文行》，详文字。《正郭》，详郭字。《弹祢》，详祢字。《诘鲍》，详鲍字。《知止》，详止字。《自叙》，详叙字。

【隋志】《抱朴子》：葛洪撰。外内篇共五十一卷。

【郑樵通志】《抱朴子》：葛洪撰《内篇》二十卷，《外篇》三十卷。

【玉海】《抱朴子》，《隋志》：道家《抱朴子内篇》二十一卷，音一卷。葛洪撰。《唐志》十卷。杂家《外篇》三十卷，梁有五十一卷，《唐志》二十卷晋葛洪传，《内篇》玄黄白，《外篇》驳杂，通释内外一百六十一篇，号《抱朴子》。　　《书目》《内篇》二十卷，《外篇》五十卷，合内外篇，今存共七十卷。

【抱朴子内篇序】：葛洪稚川作。洪体乏超逸之才，偶好无为之业，假令奋翅则能凌厉玄霄，聘足则能追风蹑景。犹故欲戢劲翮于鹪鹩之群，藏逸迹于跛驴之伍。岂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，造化假我于至驽之蹇足，以自卜者审不能者止。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，策跛龟而追飞兔之轨，饰嫫母之陋丑，求媒扬之美谈，堆沙砾之贱质，索千金于和肆哉？夫以僬侥之步，而企及跨父之踪，近才所以踬闵也。以要离之羸，而强赴扛鼎之契，或作势秦人所以断筋也。是以望绝于荣华之徒，而志安乎穷否之域，藜藿有八珍之甘，而蓬荜有藻• 之乐也。故权贵之家，虽咫尺弗从也；知道之士，虽艰远必造也。考览奇书，既不少矣。率多隐语，难可卒解。自非至精，不能寻究；自非笃勤，不能悉见也。道士渊博洽闻者寡，而意断妄说者众。至于时有好事者，欲有所修为，仓卒不知所从，而意之所疑，又无可咨问。今为此书，粗举长生之理，其至妙者，不得宣之于翰墨，盖粗言较略，以示一隅，冀悱愤之徒，省之可以思过半矣。岂为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？聊论其所先举耳。世儒徒知伏膺周孔，桎梏皆死，莫信神仙之事，谓为妖妄之说，见余此书，不特大笑之，又将谤毁真正，故不以合于世。余所著子书之数，而则为此一部，名曰《内篇》，凡二十卷，与《外篇》各起次第也。虽不足以藏名山石室，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，其不可与言者，

不令见也。贵使来世好长生者，有以释其惑岂求信于不信者乎？谨序。

【马总意林】《抱朴子》四十卷：《外篇》二十卷，《内篇》二十卷。葛洪， 字稚川。　　清醪芳醴，乱性者也。红叶素知，伐命者也。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针，欧冶不能铸铅锡作干将。《汉中起居注》云：李少君欲去，武帝梦与同登高山，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，从云中来，云，太一请少君。帝曰：少君将舍我去矣。数日而少君死，久之发看，唯衣冠在焉。以蚁鼻之缺，损无价之淳；钧分寸之瑕，弃盈尺之夜光。朱公所以郁邑，薛灼所以永叹，犹人不学仙也，道术乃令变形易貌，吞刀吐火，坐在立亡，兴云起雾，召致蛇虫，聚合鱼鳖，入涧不溺，蹴刃不伤。陈仲弓《异闻记》云：同郡人张广遭乱，有女四岁不能行，弃冢中，以数月粮与之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后三年乃还，欲收葬之，女犹坐家中。问其故，女曰：粮尽以后，见冢角有一物，申颈吞气，乃效之，转不复饥。寻看，乃大龟也。女还食饮，初小腹痛，久乃习之。汤师蜘蛛而结网，金天据九雁以正时，唐尧见冥荚而知月。道能登虚蹑影，饮玉醴，食翠芝。彭祖云：天上多尊官，新仙者位卑，奉事非一也。农夫得彤弓，驱乌南城；得衮衣以负薪，犹世人得仙丹而不贵也。元君，老君师也。世人唯竞飞苍走黄，依荣逐利。上士得道成天官；中士得道，楼集昆仑；下士得道，长生世间。朱草茎如珊瑚，刻之汁流如血，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，久即成水。以金投之曰金奖，以玉投之曰玉醴，服之长生。石先生丹法，取乌未生毛者，以真丹和牛肉饴之，长毛羽赤色，煞阴乾服之，寿五百岁。素颜红肤惑其目，清商流徵乱其听，此真理之德也。龙渊以靡豁常新，斧斤以口用速弊。寸鲔泛滥迹水之中，则谓天下无四海之广；芒蝎宛转果核之内，则谓天下无八极之大。漏脯救饥，酒，非不皙饱，死亦及之。贵明珠而贱渊潭，爱和璧而恶荆山，不知渊潭是明珠所出，荆山是和璧所生。方今士有待次之滞，官无暂旷之职，景风起则袭炉息，世道夷则奇士退。肉芝是万岁蟾蜍，头上有丹书八字，五月五日中时取之，以足画地则水流带，之左手则辟兵。行山中，见小儿乘车马，长七八寸者，肉芝也，服之得仙也。千岁蝙蝠白如雪，住则倒悬，脑重故也。　　千岁燕巢门向北。　　云英云珠云液云母云沙，服之用玉水。成帝于终南山，见一人无衣，身生黑毛，合围取之，绝坑逾岸，有如飞鸟，及得，是妇人，自云秦时宫人，阙东贼至，秦王出降，惊走入山，垂当饥死，有老翁令食松实，遂不复饥。乃是秦王子婴宫人，至成帝，二百许岁。人将还，以谷食之，毛稍脱落，转老而死。欲长生，服山精。山精，术也。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，读书不忘。得圣人是黄老，世圣是周孔二人。善围棋者，谓之棋圣故严子卿，马绥明，有“ 棋圣人”之名。彭祖自喾佐尧，历夏至殷，殷王遣宫女受房中之术，有验，乃欲杀之以绝其法。彭祖知，乃逃七十年，有人见于流沙。欲得长生，腹中清；欲得不死，腹无屎。里语云：人在世间，日失一日，如牵牛羊诣屠所，每进一步，去死转近。老君姓李名聃，字伯阳，长九尺，黄色鸟啄，隆鼻眉五寸，住金楼玉堂。鸡舌香黄连乳汁治目中百病。　　谚曰：无肥仙人富道士，虽能作金银，皆自贫。” 谚曰：“ 书三写鱼成鲁，帝成虎，亦如神符。今用少验。白石似玉，奸佞，似贤，鸾不挂网，麟不堕。寸胶不能治黄河之浊，尺水不能却萧丘之热，穿舟以息漏，猛爨以止沸，不可得也。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若使素士行耕以糊口，夜薪火以修业，则游夏不足多矣。大厦既烧，取水于沧海，洪潦凌空，伐舟于长川，则不及矣。臣犹手足，履冰执热，不得辞焉。高岩将陨，非细缕所缀；龙门沸腾，非掬壤所遏。剑戟不长于缝缉，可以专刂割牛马；锥钻不可专刂割牛马，而长于缝缉。才有大小，不可弃也。六军如林，未必皆勇。仁者政之脂粉，刑者世之辔策，当杀不杀，大贼乃发。钻端之火，口水可灭；鹄卵未乳，指掌可縻。及其乘衡飙，燎巨野，奋六

翮，凌朝霞，虽智勇不能制也。委辔策而乘奔马于险途，舍柁橹而泛轻舟于江海，岂不险哉？金舟不能凌阳侯之波，玉马不任聘千里之迹，或输白售之宝，或卖耍人之书，或父兄贵显望门而辟命，或低头屈膝积习而见收。语曰：举秀才，不知书，察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蝇。谚曰：古人欲达勤读经，今世图官免治生。余谓朋友之交，不宜浮杂，面而不心，杨雄所讥，明镜举则倾冠见，义和照则曲影觉。周勃社稷之臣，不能答钱谷之数。识珍者必拾浊水之明珠，赏气者必将秽薮之芳蕙，自非悬鉴，谁能披泥抽沦玉，澄川掇沈珠。智人者盘桓以山峙，器小者蓬飞而萍浮，直绳枉木之所憎，清公奸慝之所雠。文王之接吕望，桑阴未移而知其可师矣；玄德之见孔明，晷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。貌望丰伟者不必贤，形气•[illegible]者不必愚。伯喈识绝音之器于烟烬之馀，平子别逸响之竹于未用之前。威仪如龙虎，盘族成规矩，酒后体轻耳热，冠脱带解，迟重者逢转而波偃，整萧者鹿勇而鱼跃。口讷者皆摇掌以谱声，不竞者皆裨胆而高发。以九折同蚁封，以吕梁同牛迹，禁之弥极，不可向也。君苦畏酒如畏疾，憎醉如憎大病，则无荒沈之咎矣。民者有穴地而酿酒，囊怀酒者，法轻利重，安能令绝乎？管辂顿仰三斗而清辩绮粲，杨雄酒不离口而太玄乃就。慕恶者如宵虫之赴明烛，学恶者如轻埃之应飚风。有斧无柯，无如之何？以倾倚屈申者妍媚，以风格端严者田舍，岂不惑也？穷巷诸生，吟诵而向枯简，匍匐而守黄巷，低眉屈滕，趋事豪贵，毛成翼长，蝉蜕泉壤，自乃轩昂，此卑碎之徒也。昔西施以心痛卧于道侧，兰麝芳芳，人皆美之。邻女嚣焉，人皆憎之。犹世人效戴叔鸾、阮嗣宗也。逢世所贵，则蹇驴蒙龙骏之价。狐白不可以当暑，龙艘不可以乘陆。夫良将刚则法天，可望而不可干；柔则象渊，可观而不可入；去如收电，可见而不可追；住如丘山，可观而不可动。春以长矛在前，夏以大戟在前，秋以弓弩在前，冬以刀在前，此军四时应天法也。太公云：从孤击虚万人无馀，一女子当百丈夫。风鸣叶者，贼在十里；鸣条者百里；摇枝者四百里；金器自鸣及焦器鸣者，军疲也；气如惊鹿，败军气也。雨露沾衣裳者谓润兵，不沾衣掌者谓泣军。军兵太一玉帐之中，不可攻也。兵地生蟹者宜速移。余尝闻嵇生曰：左太冲，张茂先，可谓通人乎？君道答曰：通人者，圣人之次也，其间无所复容。余闻班史云：吕氏望云而知高祖所在，天岂独开吕氏之目，而掩众人之目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耶？阉官无情不得谓贞，倡独不饮不可谓廉。文王食子羹，佯不知，非甘也。董仲舒学见深而天才钝，以蜉蜂是龙神者，非但不识神龙，亦不识蜉蜂。王仲任抚班固背曰：此儿必为天下知名。五岭无冬殒之木，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。老君《玉策》云：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，茯苓千年作琥珀，琥珀千年作石胆，石胆千年作威喜。炙鼓使鸣，绞弦令悲，实使鼓速穿，弦早绝磨刀杀马，立可验也。蜉蜂窠作腊，水沫作浮石。落星土冈谓吴时星落。

《汲冢书》云：黄帝仙去，其臣有夫彻者，削木作黄帝之像，帅诸候奉之。食鹄胎，令人能夜书。河伯，华阴人，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。天帝署作河伯饿鬼。吴景帝有疾，召巫觋，帝试之，乃杀鹅埋于苑中，架小屋，施床帐，以妇人履著其前。巫云：但见一白鹅，不见妇人也。帝乃重之。猕猴鬼。余友人胶永叔，尝养一大狲猴，以铁专巢专巢之于床间，犬啮杀。经百日许，鬼见者云：承尘上有猕猴被疮流血。余从祖得道，能分形，座上有一葛公与一谈话，又一葛公迎来送去。余见二陆之文百卷许，似未尽也。方之他人，若江汉与黄河也。嵇生云每读二陆之文，未尝不废卷而叹，恐其卷尽也。《陆子》十篇，诚谓快书，其辞富者，虽精思不可损也；其理约者，虽鸿笔不可益也。观此二人，岂徒儒雅之士，文章之人也！抱朴子曰：秦时不觉无鼻之丑，杨翟憎无瘿之人。陆君深识，文章放荡，不作虚诞之言，非不能也。陆君之文，犹玄圃玉，无非夜光。却后数百年，若有干迹如二陆，犹比肩也，不谓疏矣。孔郑之门，耳听口受者，皆已灭绝，唯托竹素者，可谓世宝。羁鞍仁义，缨专巢礼乐。余友人玄伯先生，以儒墨作城池，以机神作干戈。上世之人，坚永结而不寒，资量饱而不饥。獭多则鱼扰，鹰众则鸟乱。盈丈之尾，必非咫尺之躯；寻仞之牙，必非肤寸之口。祢衡常云孔融荀强可与语，馀人酒瓮饭囊。洪字稚川，丹阳句容人，其先葛天氏。洪累遭火，典籍尽，乃负笈徒步，借书抄写，卖薪买纸，燃火披览，所写皆反覆有字，人少能读之。性质容易，冠缨垢弊，或广覆大带，或促身修袖，或长裾曳地，或短不蔽膝，时人咸称抱朴之士，因以著书名焉。洪贫无仆童，篱落不修，常披榛出门，排草入室。洪性不干犯官长，不烦扰亲族。嵇君道作广州刺史，表洪参军，乃非所乐，利得避身于南地也。洪不围棋樗蒲，见人博奕了不观之。洪年十五，大作诗赋，自谓可行于代，至弱冠寻览，殊不称意，一时毁之。《抱朴子外篇》《自叙》抱朴子者，姓葛，名洪，字稚川，丹阳句容人也。其先葛天氏，盖古之有天下者也。后降为列国，因以为姓焉，洪曩祖为荆州刺史。王莽之篡，君耻事国贼，弃官而归，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，将以诛莽，为莽所败，遇赦免，遂称疾自绝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于世。莽以君宗强，虑终有变，乃徙君于琅。君之子蒲庐，起兵以佐光武，有大功，光武践祚，以庐为车骑，又迁骠骑大将军，封下郅僮县侯，食邑五千户开国。初，侯之弟文，随侯征讨，屡有大捷，侯比上书，文为讼功。而官以文私从兄行，无军名，遂不论。侯曰：弟与我同冒矢石，疮痍周身，伤失右眼，不得尺寸之报，吾乃重金累紫，何心以安？乃自表，乞转封于弟，书至上，请报，汉朝欲成君高义，故特听焉，文辞，不获已，受爵，即第为骠骑营，立宅舍于博望里，于今基兆石础存焉。又分割租秩，以供奉吏士，给如二君焉。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。骠骑曰：此更烦役国人，何以为让？乃托他行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，子弟躬耕，以典籍自娱。文累使奉迎骠骑，骠骑终不还。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，以冀骠骑之反，至于累世无居之者，洪祖父学无不涉，究测精微，文艺之高，一时莫伦。有经国史才，仕吴，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，入为吏部侍郎，御史中丞，庐陵太守，吏部尚书，太子少傅，中书大鸿胪侍中，光禄勋，辅吴将军，封吴寿县侯。洪父以孝友闻，行为士表，方册所载，罔不穷览，仕吴五官郎中，正建城南昌二县令，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，拜会稽太守，未辞。而晋军顺流，西境不守，博简秉文经武之才，朝野之论，佥然推君。于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，给亲兵五千，总统征军戍遏疆场。天之所坏，人不能支，故主钦若，九有同宾，君以故官，赴除郎中，稍迁至太中大夫，历位大中月乞乡令，县户二万，举州最治，德化尤异，恩洽刑清，野有颂，声，路无奸迹，不佃公田，越界如市。秋毫之赠，不入于门，纸笔之用，皆出私财。刑厝而禁止，不言而化行。以疾去官，发诏见用为吴工郎中令，正色弼违，进可替不，举善弹枉，军国肃雍。迁邵令、太守，卒于官。洪者，君之第三子也。生晚，为二亲所娇饶，不早见督以书史。年十有三，而慈父见背，夙失庭训，饥寒困瘁，躬执耕穑，承星覆草，密勿畴袭，又累遭兵火，先人典籍荡尽，农隙之暇无所读，乃负笈徒步行借。又卒于一家，少得全部之书，益破功日伐薪卖之，以给纸笔，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，坐此之故，不得早涉艺文，常乏纸，每所写反覆有字，人甚少能读也。年十六，始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诗》《易》，贫乏无以远寻师友，孤陋寡闻，明浅思短，大义多所不通，但贪广览于众书，乃无不暗诵。持曾所披涉，自止经诸史百家之言，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。既性门音善忘，又少文，意志不专，所识者甚簿，亦

不免惑，而著述时，犹得有所引用，竟不成纯儒，不中为传授之师。其河雒图纬，一视便

止，不得留意也。不喜星书及算术，九宫三棋，太一飞符之属，了不从焉。由其苦人而少

气味也。晚学风角望气，三元遁甲，六壬太一之法，粗知其上，又不研精。亦计比辈，

率

是为人用之事，同出身情无急。以此自劳役，不如省子书之有益，遂又废焉。案别录《 艺

文志》众有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。而魏代已来，群文滋长，倍于往者，乃自知所未见之多

也。江表书籍，通同不具，昔故诣京师索奇异，而正值大乱，半道而还。每具叹恨。今齿

近不惑，素志衰颓，但损之又损，为乎无为，偶耕薮泽，苟存性命耳。博涉之业，于是日

沮矣。洪之为人也而 野，性钝口讷，形貌丑陋，而终不辨自矜饰也。冠履垢弊，衣或马矣 乡监

缕，而或不耻焉。俗之服用，俄而屡改，或忽广领而大带，或身促而修袖，或长裾曳地，

或短不蔽脚。洪其于守常，不随世变。言则率实，杜绝嘲戏，不得其人，终日默然。故邦

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。是以洪著书，因以自号焉，洪禀性• 羸，兼之多疾，贫无车马，不

堪徒行，行亦性所不好，又患弊俗，舍本逐末，交游过差，故遂抚笔闲居，守静荜门，而

无趋所之从。至于权豪之徒，虽在密迹，而莫或相识焉。衣不辞寒，室不免漏，食不充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雨虚，名不出户，不能忧也。贫无僮仆，篱落顿决，荆棘丛于庭宇，蓬莠塞乎阶留。披榛出门，排草入室，论者以为意远忽近，而不怒其乏役也。不哓谒，以故初不修见官长，至于吊大丧，省困疾，乃心欲自勉强，令无不必至，而居疾少健，恒复不周，每见讥责于论者，洪引咎而不恤也。意苟无余，而病使心违，顾不愧巳而已。亦何理于人之不见亮乎？唯明鉴之士，乃恕其信抱朴，非以养高也。世人多募豫亲之好，推门音至之密，洪以为知人甚未易，上圣之所难，浮杂之交，口合神疟，无益有损。虽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绝之，且必须清澄详悉，乃处意焉。又为此见憎者甚众，而不改也。驰逐苟达，侧立势门者，又共疾洪之异于已，而见疵毁，谓洪为傲物轻俗。而洪之为人，信心而行，毁誉皆之于不闻，至患近人，或恃其所长，而轻人所短。洪忝为儒者之末，每与人言，常度其所知而论之，不强引之以造彼所不闻也。及与学士有所辨识，每举纲领，若值惜短杂解心家，但粗说意之与向，使足以发寤而已，不致苦理，使彼率不得自还也。彼静心者，存详而思之，则多自觉而得之者焉，度不与言者，虽或有问，常辞以不知，以免辞费之过也。洪性深不好干烦官长，自少及长，曾救知己之抑者数人，不得有言于在位者，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。不忍见其陷于非理，密自营之耳。其余虽亲至者在事秉势，与洪无惜者，终不以片言半字少屡之也。至于粮用穷匮，急合汤药，则换求朋类，或见济，亦不让也。受人之施，必皆久久渐有以报之，不令觉也。非类则不妄受其馈致焉。洪所食有旬日之储，则分以济人之乏。若殊自不足，亦不割已也。不为皎皎之细，今不治之通之小廉村里，凡人之谓良守善者，用时或赍酒肴候洪，虽非俦匹，亦不拒也。后有以答之，亦不登时也。洪尝谓史云不食于昆弟，华生治洁于昵客，盖邀名之伪行，非廊庙之远量也。洪尤疾无义之人，不勤农桑之本业，而慕非义之奸利，捉乡论者则卖选举以取谢，有威势者则解符疏以索财。或有罪人之赂，或枉有理之家，或为逋逃之薮而飨亡命之人，或挟使民丁，妨以公役，或强收钱物，以求贵价，或占锢市肆，夺百姓之利，或割人田地，劫孤弱之业，†总恫官府之间，以窥掊之益。内以夸妻妾，外以吊名位，其如此者，不与交焉。由是俗人憎洪疾已。自然疏绝。故巷无车马之迹，堂无异志之宾，庭可设雀罗，而机筵积尘焉。洪自有识，逮以将老，口不及人之非，不说人之私，乃自然也。虽仆竖有其所短所羞之事，不以戏之也。未尝论评人物之优劣，不喜诃谴人交之好恶，或为尊长所逼问，辞不获已。其论人也，则独举彼体中之胜事而已，其论文也，则撮其所得之佳者，而不指摘其病累。故无毁誉之怨。贵人时或问官吏民甲乙何如？其清高闲能者，洪指说其快事，其贪暴门音塞者，对以偶不识悉。洪由此颇见讥责以顾护太多，不能明辩臧否，使皂白区分，而洪终不敢改也。每见世人有好论人物者，比方伦匹，未必当允，而褒贬与夺，或失准格。见誉者自谓已分，未必信德也。见侵者则恨之入骨，剧于血仇，洪益已为戒，遂不复言及士人矣。虽门宗子弟，其称两皆以付邦族，不为轻乎其价数也。或以讥洪，洪答曰：我身在我者也，法当易知。设令有人问我，使自比古人及同时，令我自求辈，则我实不能自知可与谁为匹也。况非我，安可为取评定之耶？汉末俗弊，朋党分部，许子将之徒，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，门宗成仇，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，而有月旦之评，魏武帝深亦疾之，欲取其首，尔乃奔波亡走，殆至屠灭。前鉴不远，可以得师矣。且人之未易知也，虽父兄不比尽子弟也。同乎我者遽是乎？异于我者遽非乎？或有始无卒，唐尧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，无以近人信其喽喽管见，荧烛之明，而轻人评物，是皆卖彼上圣大贤乎？昔大安中石冰作乱，六州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之地，柯镇业靡，违正党逆，义军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累见敦迫，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，古人有急疾之义。又畏军法，不敢任志，遂募合数百人与诸军旅进，曾攻贼之别将，破之日，钱帛山积，珍玩蔽也，诸军莫不放兵收拾财物，继毂连担。洪独约令所领，不得妄离行阵。士有摭得众者，洪即斩之以徇，于是无敢委杖，而果有伏贼数百，出荡诸军，诸军悉发，无部队，皆人马负重，无复战心，遂致惊乱，死伤狼籍，殆欲不振，独洪军整齐张，无所损伤，以救诸军之大崩，洪有力焉。后别战斩贼小帅，多获甲首，而献捷幕府，于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将军，例给布百匹，诸将多封闭之，或送还家，而洪分赐将士，及施知故之贫者，余之十匹，又径以市肉沽酒以飨将吏，于时窃擅一日之美谈焉。事平，洪投戈释甲，径诣洛阳，欲广寻异书，了不论战功，窃慕鲁连不受聊城之金，包胥不纳存楚之赏，成功不处之义焉。正遇上国大乱，北道不通，而陈敏又反于江东，归途隔塞。会有故人谯国嵇居道，见用为广州刺史，乃表请洪为参军，虽非所乐，然利可避地于南，故黾勉就焉。见遣先行催兵，而居道于后遇害，遂停广州，频为节将见邀，用皆不就，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，其间屑屑亦足以劳人，且荣位势利，譬如寄客，既非常物，又其去不可得留也。隆隆者绝，赫赫者灭。有若春华，须臾凋落，得之不喜，失之安悲，悔吝百端，忧惧兢战，不可胜言，不足为也。且自度性笃懒而才至短，以笃懒而御短才，虽翕肩屈膝，趋走风尘，犹必不办大致名位而免患累，况不能乎？未若修松乔之道，在我而已，不由于人焉。将登名山，服食养性，非有废也。事不兼济，自不绝弃世务，则曷缘修习玄静哉！且知之诚难，亦不得惜问而与人议也。是以车马之迹，不经贵世之城，片字之书，不交在位之家。又士林之中，虽不可出。而见造之宾，意不能拒，妨人所作，不得专一，乃叹曰：山林之中无道也。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，诚欲以违远灌哗，使心不乱也。令将遂本志，委桑梓，适嵩岳，以寻方平梁公之轨。先所作子书内外篇，幸已用功夫，聊复撰次，以示将来云尔。洪年十五六时，所作诗赋杂文，当时自谓可行，至于弱冠，更详省之，殊多不称意，天才未必为增也。直所览差广，而觉妍媸之别，于是大有所制弃，十不存一。令除所作子书，但杂尚余百所卷，犹未尽损益之理，而多惨愤，不遑复料护之。他人文成，手便快意。余才钝思迟，实不能示。作文章，每一更字，辄自转胜，但患懒，又所作多不能数省之耳。洪年二十余，乃计作细碎小文，妨弃功日，未若立一家之言，乃草创子书。会遇兵乱，流离播越，有所亡失，连在道路，不复投笔十余年，至建武中乃定，凡著内篇二十卷，外篇五十卷，碑颂诗赋百卷，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。又撰俗所不列者为《神仙传》十卷，又撰高上不仕者为《隐逸传》十卷，又抄五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，别有目录。其内篇言神仙方药、鬼怪变化、养生延年、禳邪却祸之事，属道家。其外篇言人间得失，世事藏否，属儒家。洪见魏文帝典目，自叙未及弹棋击剑之事，有意于略说所知，而实不数，少所便能，不可虚自称扬。今将具言，所不闲焉。洪体钝性驽，寡所玩好，自总发垂髫，又掷瓦手搏，不及儿童之群，未曾斗鸡鹜，走狗马，见人博戏，了不目盼。或强牵引观之，殊不入神，有若昼睡，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几道、樗蒲齿名，亦念此辈末伎，乱意思而妨日月，在位有损政事，儒者则废讲诵，凡民则忘稼穑，商人则失贝财，至于胜负未分，交争都市，心热于中，颜愁于外，名之为乐，而实煎悴，丧庶耻之操，兴争竞之端，相取重货，密结怨隙。昔宋闵公吴太子致碎首之祸，生叛乱之变，覆灭七国，几倾天朝，作戒百代，其鉴明矣。每观戏者，惭恚交集，手足相及，丑詈相加，绝交坏友，往往有焉。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，多召悔 ，不足为也。仲尼虽有昼寝之戒，以洪较之，洪实未许。其贤于昼寝何者？昼寝但无益，而未有怨恨之忧，斗讼之变。圣者犹韦编三绝，以勤经业，凡才近人，安得兼修。惟诸戏，尽不如示一尺之书，故因本不喜而不为，盖比俗人所亲焉。少尝学射，但力少，不能挽强若颜高之弓耳。意为射既在《六艺》，又可以御寇辟劫及取鸟兽，是以习之，昔在军旅曾手射追骑，应弦而倒，杀二贼一马，遂以得免死。又曾受刀，及单刀双戟，皆有口诀要术，以待取人，乃有秘法。其巧入神，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封，便可以当全独胜，所向无前矣。晚又学七尺杖术，可以入白刃，取大戟，然亦是不急之末学，知之譬如麟角凤距，何必用之？此已往未之或知。洪少有定志，决不出身，每览巢许子州北人石户二姜两袁法真子龙之传，尝废书前席，慕其为人，念精治五经，著一部子书，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。后州郡及车骑大将军辟，皆不就，荐名琅王丞相府。昔起义兵，贼平之后，了不修名。诣府论功主者，永无赏报之冀，晋王应天顺人，拨乱反正，结皇纲于垂绝，修宗庙之废祀，念先朝之滞赏，并无报以劝来。洪随例就彼，庚寅，诏书赐爵关中侯，食句容之邑二百户。窃诏讨贼，以救桑梓，劳不足录，金紫之命，非其始愿，本欲远慕鲁连，近引田畴，上书固辞，以遂微志。逼有大例，同不见许。昔仲由让应受之赐，而沮为善，丑虏未夷，天下多事，国家方欲明赏必罚，以彰宪典，小子岂敢苟洁区区之懦志，而距弦通之大制，故遂息意而恭承诏命焉。洪既著《自叙》之篇，或人难曰：昔王允年在耳顺，道穷望绝，惧身名之偕灭，故自纪终篇。先生以始立之盛，值乎有道之运，方将解申公之束帛，登枚生之蒲轮，耀藻九五，绝声昆吾，何憾芬芳之不扬，而务老生之彼务？洪答曰：夫二仪弥邈，而人居若寓，以朝茵之耀秀，不移晷而殄瘁；类春花之暂荣，未改旬而凋坠。虽飞飙之经霄，激电之乍照，未必速也。夫期颐犹奔星之胜炯，黄发如激箭之过隙，况或未明而殒箨，逆秋而零瘁者哉！故项子有含穗之叹，扬乌有夙折之哀。历览远古，逸伦之士，或以文艺而龙跃，或以武功而虎踞。高勋著于盟府，德音被乎管弦，形器虽沈铄于渊壤，美谈飘摇而日载，故虽千百代犹穆如也。余以庸陋，沉抑婆娑，用不合时，行舛于世，发音则响与俗乖，抗足则迹与众迕。内无金张之援，外乏弹冠之友。循途虽坦而足无骐马，六虚虽旷而翼非大鹏。上不能鹰扬匡国，下无显亲垂名。名不寄于良史，声不附乎钟鼎。故因著述之余，而为自叙之篇，虽无补于穷达，亦赖将来之有述焉。

【黄氏日抄】《抱朴子》：《抱朴子》，其伪书哉！不然，葛稚川何独误天下后世之愚不

肖者耶？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，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，道者大路之称，即其所易见，形其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所难见，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，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。故谓理为道，而凡粲然天地间，人之所常行者，皆道矣。奈何世衰道微，横议者作，创以恍惚窈冥为道，若以道为别有一物，超出天地之外，使人谢绝生理，离形去智，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。吁！可怪也。道固无所不在，而人，则未必尽能合于道。时则有备道之圣人，作为君师，而人道以立。自羲黄尧舜以至于今，第第相承，以维持人道于不坏不泯，皆圣人力矣。奈何世衰道微，横议者作，创为真人至人之目，反以圣人为未尝闻道，不知彼所谓真人至人者，所生何时？所行何事？其姓名声迹，所载何书？是特一时故为寓言，而人犹或想像歆慕，信以为真有其人焉。吁！可怪也。然虽可怪，要其所误者，不过世所指为过高之人，心之妄想，虽喜谈虚无之道；身之实用，终不能自外吾圣人之道。其间槁馘山林，确守不移者，万不能一二，亦不过生养休息于吾道覆露之内。彼愚不肖者，犹未为其所误也。误天下后世之愚不肖者，非《抱朴子》之书而谁耶？《抱朴子》之言曰：人皆可以不死。世无不死之人，则以龟鹤为证。呜呼！龟鹤亦何尝不死也？天生万类，各得其得。人之生也，自昼作而夜息；龟鹤之生也，自阳动而阴蛰。人之生也，自以百岁为寿；龟鹤之生也。自以千岁为寿。奈何人而欲强同龟鹤耶？人之所以贵于天地间者，以其能辅相天地，宰制万物耳。如必与万物铢较长短，飞风已不若蜉蝣之微，游水已不若鱼虾之细，岂但寿不龟鹤之若而独羡之耶？人物之有死生，即一气之消息，惟其有生而有死，所以生生而不穷，此亦何足异而必思长生以免之？此既决无之理矣。而考其所以长生之术，乃尤无理，始之以导引，中之以房中术，终之以金丹大药。导引之说，欲如胎息。夫人生在胎，以母之息为息，胎亦何息之有？及其既生，则以天地之气为息，何能使之不息？复如在胎时，就使坚忍不息，亦徒自苦，寒暑推移，时至亦终于死耳；房中之术，则谓必待口传。夫男女之欲，阴阳之常，顺其阴阳之常，而节其情欲之过，所可言者，不过如此。必待口传，则鄙俚难形纸笔为可知，是又使人纵于情欲，以速其死耳；金丹大药，则谓炼他物为金，金成先以祀神，否者必被殃咎，祀神之数，天二十斤，河伯十二斤，北斗太一各八斤，日月井灶社五斤，夫谓祀神则成仙，将天神地祇可与之分赃乎？不祀则受咎，将天神地祇视苞苴之有无为祸福乎？河伯之赂，多于北斗太乙，天神不若地祇乎？日月之赂，仅与井灶等，日月下同井灶乎？狂谬无稽，一至于此。甚至谓煮白石而食之，亦足延年。吁！果金银玉石而可服也，是尤速其死耳。凡其长生之术，无非速死之具，而顾乃力主其说，哓哓几十万言。孔子万世帝王之师也，以其不言长生，则力排孔子；庄子正其所主虚无之师也，以其尝言齐死生，则并排庄子；甚至天地，万物之父母也，以其为能制死生，则又并排天地，谓天地非万物父母，而寿夭之事不在天地。呜呼！抱朴亦何必如是之费辞哉！抱朴自谓此术，“左元放传之吾从祖仙翁，仙翁传之郑君，而郑君又传之抱朴。”使元放不死，仙翁不死，郑君又不死，抱朴自能与其徒又皆不死，则圣贤自然成空言，天地自然成长物；今元放死，仙翁死，郑君死，抱朴亦身将老且死，举四海之众，历百世之久，皆未尝见一长生者。而徒一则曰：长生，二则曰长生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？而徒使天下后世之愚不肖者，用其导引之术，以欹偃道傍，流落乞丐；用其房中之术，以游荡不检，纵欲伤生；用其金丹黄白之术，以烧锻假伪，终无一成。徒罄卖其祖父之田庐，以至贫窦。愚故曰：《抱朴子》其伪书哉！不然

葛稚川何独误天下后世之愚不肖者耶！昔有古强自言已四千岁，识尧舜孔子秦皇汉高。有扬州稽使君信之，尝赠玉卮古强昏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耄易忘，一日谓稽使君曰：此得之安期先生。其谬遂败。寻客死寿春黄整家。又五原有蔡诞者，求仙不验，无以自解，自诡成仙，逃入异界源山中，卖薪易衣食，困剧自还，绐其家云：为老君牧龙昆仑山，龙失得谪而逃，历言所见昆仑仙家富贵，人亦多信者。又河东蒲坂有项曼都者，学仙十年而归，绐其家云：谒天帝失仪，而见斥河东，遂号曼都为斥仙人。洛中有道士，忽自称为古之仙人白和，寿已七千八百岁，人竞趋之，后忽不见。未几，河北又有称白和者，洛之弟子趋往见之，乃别一人，其一人遂亡走。凡皆《抱朴子》所载，谓彼之言仙者皆妄，唯我之言仙者为真。虽同浴讥裸，退不自思，然亦足为世戎矣。故并录之。

【韩涧泉日记】《抱朴子》：第一畅玄，第二论仙，第三对俗，第四金丹，则稚川之意著矣。昧者止以为方伎之书，是未知稚川者也。大抵言近上则听寡，近下则易传。古之著书者多虑此，只得放下说，圣贤经书亦然。葛稚川《抱朴子》，避世之书也。陶洪景《真诰》亦此意，司马子微则全身隐为道士矣，所以与贺知章为友，千秋道士初入丽正书院者，张季膺陶渊明，又不必藉此矣。莼鲈果足嗜乎？五斗折腰，是殆类褊心之士，奇哉！葛稚川《抱朴子》泛滥极难看，其间言养生炼气处，极不多，皆要妙至切，可举而行。如言行气当于生气之时，极有理。盖子时以后为生气，午时以后为死气。如张平叔只道老子阴符为至紧急切当之书，阴符之书，未见有能以内事注之者，如老子只河上公一二段，犹能言玄牝是鼻口。若其他言道理处，不及王辅嗣及御注之属。

【高续古子略】《抱朴子》：自《阴符》一凿而天地之义尽泄，《玄经》一吐而阴阳之妙益空。所谓道者非他，只天地之奥，阴阳之神而已。神而明之，可以赞化育，经范围，可以治国平天下，可以修身养性而致长年，可以清净轻虚而与之俱化。予自少惑于方外之说，凡丹经卦义、秘笈幽篇、以至吐纳之香、餐炼之粹、沉潜启策，几数百家，靡不竭其精而颐其隐，破其铤而造乎中，犹未以为得也，于是弃去。日攻《易》，日读《系辞》，所谓天地之几，阴阳之妙，相与橐之，甄治之，而吾之道尽在是矣。所谓吾之道者，非他道也，吾自得之道矣。及间观稚川、弘景诸人所录，及内外篇，则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。今辄书此以断内外篇，则吾之道亦几于凿且吐矣。后之悟者，必有会于吾言。

【国朝宋濂文粹】《抱朴子》：晋葛洪撰。洪字稚川，著《内篇》二十卷，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。外篇十卷，驳难通释。洪深溺方技家言，谓神仙决可学，学之无难，合丹砂黄金为药而服之，即令人寿与天地相毕，乘云驾龙，上下太清，其他杂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，皆诞亵不可训。昔汉魏伯阳约《周易》作《参同契》上中下篇，其言修炼之术甚具。洪乃时与之戾，不识何也？洪尝自言马迹山中，受《九鼎》《金液》二经于郑君，郑君名隐，又得之葛仙公玄。玄，洪从祖也。其后郑君知江南将乱，负笈持药，东投

霍山莫知所在，亦不识其仙欤否也。洪博闻深洽，江左绝伦，为文辞虽不近古，纡徐蔚茂，旁引而曲证，必达已意乃已。要之洪亦奇士，使舍是而学《六艺》，夫孰御之哉？惜也。

【胡氏致知编】：抱朴子，姓葛，名洪，字稚川，丹阳句容人，好神仙导养术，晋咸和中，王导选为散骑常侍，固辞，乃乞为交趾勾漏令。三年，尽营丹砂，自罗浮，归番易之东，炼丹功成，著《内经》二十卷，《外篇》十卷，一百十五篇，自号《抱朴子》，今鄱之

一万二百八十七卷

银峰，乃修炼处，丹井在焉。或观其《玄论篇》有曰：玄者，自然之始祖，而万殊之大宗，金石不能比其刚，湛露不能等其柔，方而不矩，圆而不规，来焉莫见，往焉莫追。乾之以高，坤之以卑；云之以行，雨之以施；增之不益，挹之不匮；与之不荣，夺之不瘁。故玄之所在，其乐无穷；玄之所去，嚣弊神逝。复观其《学道篇》有曰：凡学道当阶浅而涉深，由难以及易，志诚坚果，无往不济。夫根亥不动地而求柯条干云，沫源不泓渺而求汤流千里者，未之有也。此盖举其言之概也，即知其人矣。

【文献通考】《抱朴子外篇》十卷：晁氏曰：晋葛稚川撰，自号《抱朴子》，博闻深洽，江左绝伦，著书甚富，言黄白之事，名曰《内篇》。其余《外篇》。《晋书》：内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，今世所传者四十篇而已。《外篇》颇言君臣理国用刑之道。故附于杂家云。《抱朴子· 内篇》二十卷：晁氏曰：晋葛洪撰。洪字稚川，丹阳句容人。元帝时，累召不起，止罗浮山炼丹，著书推明飞升之道、导养之理、黄白之事。三十卷，二十卷名曰《内篇》，十卷名曰《外篇》。自号“ 抱朴子”，因以命书。　　陈氏曰：洪所著书，《内篇》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，《外篇》驳杂通释。此二十卷者，《内篇》也。《馆阁书目》有《外篇》五十卷，未见。

【晋史挥尘麈】《葛洪传》：世儒徒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书，不但大笑之，又将谤毁真正，故余所著子言黄白之事，名曰《内篇》；其余驳杂通释，名曰《外篇》。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，虽不足藏诸名山，且欲缄之金匮，以示识者。自号抱朴子，因以名书。其所著《金匮药方》一百卷，《肘后要急方》四卷。

【惠州府志】：晋葛稚川，丹阳句容人，以儒知名，惟寡欲，无爱玩，好神仙导养之法，后止罗浮山，炼丹积年，养闲著书，号抱朴子。

【宋苏东坡大全集】《和陶渊明读山海经并引》：渊明《读山海经》十三首，其七首皆仙语，予读《抱朴子》有所感，用其韵赋之。　　今日天始霜，众木敛以疏。幽人掩关卧，明景翻空庐。开心无良友，寓眼得奇书。建德有遗民，道远我无车。无粮食自足，岂谓谷与蔬。愧比稚川翁，千载与我俱。尽我与渊明。可作三士图。学道虽恨晚，赋诗岂不如。稚川虽独善，爱物均孔颜。欲使蟪蛄流，知有龟鹤年。辛勤破封执，苦语剧移山。博哉无穷利，千载食此言。　　渊明虽中寿，雅志杂仍丹丘。远矣无怀氏，超然邈无俦。奇文出纩息，岂复生死流。我欲作九原，异世为三游。　　子政信奇逸，妙算穷阴阳。淮仙枕中诀，养练岁月长。岂伊臭浊中，争此顷刻光。安知青藜火，丈人非中黄。乱离弃弱女，破

冢割恩邻。宁知效龟息，三岁号穷山。长生定可学，当信仲弓言。支床竟不死，抱一无穷年。　　三山在咫尺，灵药非草木。玄芝生太元，黄精出长谷，仙都浩如海，岂不供一浴？何当从山火，束• 分寸烛。蜀士李八百，穴居吴山阴。默坐但形语，从者纷如林。其后有李宽，鸡鹄非同音。口耳固多伪，识真要在心。　　黄华育甘谷，灵根固深长，廖井窖丹砂，红泉涌寻常。玉女戏口鼻，松膏以为粮。闻此不能寐，起坐夜未央。　　谈道鄙俗儒，远自太史走。仲尼实不死，于圣亦何负。紫文出吴宫，丹雀本无有。辽然广桑君，独显三季后。　　金丹不可成，安期渺云海。谁为黄门妻，至道乃近在。支解竟不传，化去空余悔。丹成亦安用，御气本无待。　　郑君固多方，玄翁所亲指。奇文二百字，了未出生死。素书在黄石，岂敢辞跪履。万法等成坏，金丹差可恃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古强木妄庸，蔡诞亦夸士。曼都斥仙人，谒帝轻举止。学道未有得，自欺谁不尔。稚川亦隘人，疏录此庸子。　　东坡信畸人，涉世真散才。仇池有归路，罗浮岂徒来。践蛇及茹蛊，心空了无猜。携手葛与陶，归哉复归哉！

阮子

【子抄】：阮子四卷。

【通志】：　《阮子政论》五卷。魏清河太守阮武撰。

【马总意林】：　《阮子》四卷。渔人张网于渊，以制吞舟之鱼；明主张法于天下，以制强梁之人。立法以民，自姓不能干；立防以水，江河不能犯。防而可犯，则江河成灾；法而可干，则百姓成害。不树者死无棺，不蚕者身无帛。不绩者凶无纟襄。君子暇豫则思义，小人暇豫则思邪。高鸟相木而集，智士女择土而翔。一盗不诛，害在穿窬。修誉不诛，害在词主。

幽求子

【晋书】《杜夷传》：夷所著《幽求子》二十篇，行于世。

【通志】《幽求子》二十卷：杜英撰。

【胡氏致知编】《幽求子》：杜夷，字行楷，庐江人。晋元帝时，为国子祭酒，著书十卷号《幽求子》。

【玉海】《幽求子》。晋《儒林传》：杜夷著《幽求子》一十篇。

【隋志】：道家，杜氏《幽求新书》二十卷。

【宾佑濡须志】《幽求子》：晋杜夷，字行齐、潜人，操尚正素，博览经籍，王敦举为方正，遁于寿阳。年四十余，始还乡里，教授生徒。寻以胡寇又移渡江，著《幽求子》二十篇。

黔娄子

【汉志】《黔娄子》四篇：齐隐士，守道不屈，威王下之。师古曰：黔，音其炎反，下音，胡稼反。

【马明叟实宾录】：黔娄先生修身清节，不求进于诸侯，著书四篇，言道家之务，号曰《黔娄子》《高士传》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百九　　二纸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

死

总　　叙

【尔雅】：崩，薨，无禄，卒，殂落，殪，死也。邢《疏释》曰：此皆死之别称也。《曲礼》云：天子死曰崩，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，庶人曰死。《郑注》云：异死名者，为人亵，云无知，若犹不同然也。自上颠坏，曰崩。薨，颠坏之声。卒，终也。不禄，不终其禄，死之言，澌也，精神澌尽也。又曰：寿考曰卒，短折曰不禄。《郑注》云：禄，谓有德行任为大夫士，而不为者，老而死，从大夫之称，少而死，从士之称，此云无禄者，即彼之不禄也。殂落者，李巡曰：殂落，尧死之称。郭云：古者死亡，尊卑同称耳。故《尚书》尧曰：殂落。舜曰：陟方。乃死者，皆《虞书》、《舜典》文也。谓之殂落者，盖殂为往也。言人命尽而往落者，若草木叶落也。殪者，卑隐九年《左传》云，衷戎师前后击之，尽殪。柱注云：殪，死也。

【礼记】《曲礼·上》曰：天子曰崩，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，庶人曰死。《郑玄注》曰：山巅坏曰崩，薨，崩之声也。卒，终也。不禄，不充其禄也，死之言，澌也，精神澌尽也。死寇曰兵，异于凡人，当飨禄其后也。寿考曰卒，短折曰不禄，老而死，从大大之称；少而死，从士之称也。

【春秋说题辞】：天子曰崩，崩之为言殒也。诸侯称薨，薨之为言奄然而亡。大夫曰卒，精辉终卒，卒之为言绝，绝于邦也。士曰不禄，失其忠也，不禄之言削名章也。庶人曰死，

魂魄去心，死之为言，精爽穷也。

【五经通义】：曰崩薨从何王以来乎？曰：从周。何以言之？《尚书》曰：放勋乃殂落。舜曰：陟方乃死。武王既王，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称崩薨也。至成王太平，乃制崩薨之著。《尚书》曰：翌日乙丑成王崩。《释名》曰：汉以来谓死为物故，言其诸物皆就朽也。

【论语】《子罕篇》：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，病间曰：以矣哉！由之行诈也，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纵不得大葬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予死于道路乎！季路曰：敢问死？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

【刘向说苑】：子贡问夫子，人死有知，将无知也。孔子曰：吾欲言死人有知也，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；吾欲言死人无知也，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。赐欲知人死，有时将无知也。死徐自知之，犹未晚也。又曰：庄子之楚，见穷髑髅，骨羌然有形，檄以马捶，因而问之曰：夫子贪生失理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亡国之事，夸夫钺之诛，而为此乎？于是语卒，援髑髅枕而卧。夜半髑髅见梦曰：子之谈者，似辩士。诸子所言，皆生人之累也，死则无此矣。子欲闻死之说乎？庄子曰：然。髑髅曰：死无君于上，无臣于下，亦无四时之事，纵然以天地为春秋，虽南面王乐，不能过也。

【无能子】《无忧篇》：夫人大恶者死也，形骸不摇而偃者也。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虚而灵，则非生之具也。故不待不摇而偃，则曰死。方摇而趋，本死矣。所以摇而趋者，凭于本不死者耳。非能自摇而趋者，形骸本死，则非合死。非合死，无死矣。死者，人之大恶也。无死可恶，则形骸之外，何足汨吾之至和哉！

【史记】：曰：范睢说秦昭王曰，夫以乌获仁鄙之力，荆成孟贲许慎曰： 荆成， 勇士也。孟贲， 卫人。庆忌夏育之勇焉，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。

【程氏遗书】：死者不可谓有知，不可谓无知。

【上蔡语录】：余问死生之说，谢子曰：人死时气尽也。曰：有鬼神否？谢子曰：余当时亦曾问明道先生，明道曰，待向你道无来，你怎生信得，及待向你道有来，你但去寻讨看。谢曰：此便是答底语。又曰：横渠说得来别，这个便是天地间妙用，须是将来做个题目入思议始得，讲说不济事。曰：沉魂滞魄影响底事如何？曰：须是自家看得破始得，张亢郡君化去，尝来附语，亢所知事，皆能言之。亢一日方与道士围棋，又自外来，亢欲接之，道士封一棋子，令将去问之，张不知数，便道不得。乃曰：许多时共你做夫妇，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说，我今后更不来。又如紫姑神，不识字底把着写不得，不信底把着写不得，推此可以见矣。曰：先王祭享鬼神则甚，曰：是他意思别。三日斋，五日戒，求诸阴阳四方上下，盖是要集自家精神，所以格有庙，必于萃与涣。言之；如武王伐商，所过名山大川致祷，山川何知？武王祷之者以此。虽然，如是以为有，亦不可。以为无，亦不可。这里

有妙理，于若有若无之间，须断置得去始得。曰：如此却是鹘突也。谢子曰：不是鹘突，自家要有便有，自家要无便无始得。鬼神在虚空中辟塞满，触目皆是，为他是天地间妙用，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。知命虽浅近，也要信得及。将来做田地，就上面下工夫。余初及第，年岁前梦入内庭，不见神宗，而太子涕泣。及释褐时，神宗晏驾，哲庙嗣位，如此事直不把来草草看，却万事真实有命，人力计较不得。吾平生未尝干人，在书局亦不谒执政。或劝之，吾对曰：他安能陶铁我，自有命在。若信不及，风吹草动，便生恐惧忧喜，枉做却闲工夫，枉用却闲心力。信得命及，便养得气不折挫。

【朱子语录】：刘用之云：人之祷天地山川，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。子孙之祭祖先，以我之有感他之无。文公曰：神祇之气，常伸而不已；人鬼之气，则消散而无余矣。其消散亦有久速之异，人有不伏其死者，所以既死，而此气不散，为妖为怪，如人之凶死，及僧道之人，既死而不散。僧道务养精神， 所以凝聚不散。若圣贤则安于死，岂有不散而为神怪者乎？如黄帝，尧，舜，不闻其既死而为灵怪者也。尝见辅汉卿说，某人死，其气温温然薰蒸满室，数日不散，是他气盛，所以死时如此。刘元城死时，风雷轰于正寝，云雾晦

一万三百九卷

冥，少顷辨色，而公已端坐薨矣。他是甚么样气魄。或曰：莫是元城之忠，感动天地之气否？文公曰：只是元城之气自散耳。他养得此气刚大，所以散时如此。祭义云：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，熏蒿凄怆，此百物之精也。此数句说尽了，人死时，其魂气发扬于上昭明，是人死时自有一般光景，熏蒿即前云温温之气也。凄怆是一般萧然之气，令人凄怆。如汉武帝时，神君来则风肃然者是也。此皆万物之精，既死而散也。

【晦庵续录】：问有人死而气不散者，何也，曰：他是不伏死，如自刑自害者，皆是未伏死。又更聚得这精神，安于死者，便自无，何曾见尧舜做鬼来。曾见人说，有人死，其室中皆温暖，便是气之散，《礼记》云：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，熏蒿凄怆，此百物之精也。昭明，是精光。熏蒿是暖气，凄怆是惨忄栗者，如《汉书· 李少君招魂》云：其气肃然。死而气散，泯然无迹者，是其常道埋。属地有托生者，是偶然聚得气不散，又怎生去凑著那生气便再生，然非其常也。伊川云：《左傅》：伯有为厉，又别是一理。

自古有死

【识遗】：世俗惑佛老者，期不死复生。然孔子曰：自古皆有死。老子曰：人生大期，以百二十年为节度。释氏经云：天地及日月，时至皆归尽，况天裂星陨，郡陷谷迁，沙漠遗沧海之踪，岩冗著螺蚌之窟，乾坤且有毁时，人欲久不死，理乎？后世方士言黄帝老聃例不死，余考《易·大传》言神农黄帝尧舜氏没，而黄帝葬桥山。庄子述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而　县柳县，各有老子墓。故近时刘潜夫诗云：无药可延黄帝寿，有人曾哭老聃来。则黄帝鼎湖攀龙之事，老子青鹿上升之说，何往非幻。又释迦云：我今背痛，将入涅。经云，佛于桑树下右肋侧卧而化。《老子化胡经》云，周匡王五年，佛七十九岁，死于拘尸那城，双林木下，葬于回鹿山。他如彭祖七百，亻余千岁，例以岁纪，亦同归于尽而已。况其事不经见，皆寓言稗说之录乎？《礼外传》曰：寿者百二十，过此不死，为失期，为妖怪。然则秦皇汉武，殆未知失归之怪色也。唐牛僧孺曰：人以得其死为寿。兵为力死，刑为狱死，不耕织为馁死寒死，老无依，病无托为孤死。舍是皆可言寿，老子亦曰：死而不亡者寿，则必可传，虽死犹生也。

人谁无死

【古今事通】：韩玉温甫，燕人，擢第为凤翔判官。北兵围燕，夏人陷边州，玉募兵屯华亭，败夏人，因移檄关中，略云：人谁无死，有臣子之当为。事至于今，忍君亲之弗顾，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。只于今日目前，何颜以居人世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富贵功名，当自致耳。或诬玉有异志，收死狱中。士大愤惜之。

物老则死

【老君中经】：曰：人之年寿，终竟自死矣。何以言之？以其不坚守神故也。譬犹万物之生，非欲求死，但自然枯槁死耳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安　　死

【吕氏春秋】：曰：古之人非无宝也，其所宝者异也。孙叔敖疾将死，戒其子曰：王数封我矣，吾不受也。孙叔敖，楚大夫为艹贾之子，庄王之令尹也。为我死，王则封汝，必无受利地。人所贪利之地。楚越之间，有寝之丘者，此其地不利，人不利之而名甚恶，恶谓名丘也，　荆人畏鬼，而越人信。言荆人畏鬼神，越人信吉凶之礻几祥。此地名丘，畏恶之名终不利也。可长有者，其唯此也。唯，独也。孙叔敖死，王果以美地封其子，而子辞，请寝之丘，故至今不失。孙叔敖之知，知不以利为利矣，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，此有道者，之所以异乎俗也。众人利利，孙叔敖病利，故曰：所以异于俗也。五员亡，荆急求之，登太行而望郑曰：盖是国也，地险而民多知。登，升也。太行，山名。处则未多知，将问所以自窜也。其主，俗主也，不足与举。举犹谋也。俗主，不肖儿君。去郑而之许，见许公而问所之，许公不应，东南向而唾。欲令之吴也。五员载拜受赐曰：知所之矣。因如吴，过于荆，至江上欲涉，涉，渡。见一丈人，丈人，长老称也。刺小船方将渔，从而请焉。丈人度之绝江，绝，过。问其名族，族，姓。则不肯告。丈人不肯告解其剑以予，一作献丈人曰：此千金之刃也，愿献之，献，上也。丈人。丈人不肯受，曰：荆国之法，得五员者，爵执圭，禄万儋，金千镒，昔者子胥过吾犹一作尚不取，执圭，《周礼》侯执信圭，言爵之为侯也。万儋，万石也。金千镒，二十两为一镒。不取子胥以受赏也。故曰：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剑？今我何一作曷，以子之千金剑为乎？五员过于吴，过，犹至也。使人求之江上，则不能得也。每食必祭之，祝曰：江上之丈人，天地至大矣，至众矣，将奚不有为也，而无以为为矣。何不有为，言无不为也。江上丈人，无以为矣。无以为，乃大有于五员也。故曰：而无以为也。而无以为之，名不可得而闻，闻，知也。身不可得而见，求之江上，不能得也。其惟江上之丈人乎？宋之野人，耕而得玉，献之司城子罕，子罕不受。司城，官名。野人请曰：此野人之宝也，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。子罕曰：子以玉为宝，我以不受为宝。故宋国之长者曰：子罕非无宝也，所宝者异也。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，儿子，小儿。儿子必取抟黍矣。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，鄙人必取百金矣。以和氏之璧，道德之至言，以示贤者，贤者必取至言矣。其知弥精，其所取弥精。其知弥粗，其所取弥粗，精，微妙也。粗，粗疏也。

知　　死

【乐庵语录】：先生自幻讲明道学，中年以后，绝欲清修，于昆山南，架屋数间，号乐庵。时往来其间，焚香酌茗，与诸子及门弟谈道德性命之学。淳熙戊戌夏，微觉不喜食，即往乐庵，诸子侍旁。时女兄亦求问疾，先生曰；某将老死，姊无庸忧。人之死生如昼夜，生

处便是死处，死处便是生处。若恁地理会得，又那得生死。语竟，即取纸数十幅为手简遍别亲旧，作《遗训六事》以示诸子，云皆吾治命，不得违戾，吾平生性命道德之

一万三百九卷

学，治乱安危之策，不独载诸空言，亦粗见之行事，今既永诀，岂容缄默。戏说偈曰：竿木随身得自由，应缘已毕复何求？然来往等孤雁，影落寒潭迹不留。书讫，且语诸子曰：吾本欲便往，为天气不爽，姑少留以俟月上。及夜，沐浴，遂冠栉起坐，精神自若，了无欠伸意，至二鼓而逝。是夕风月清美，如阳春高秋，天宇湛然，万籁沉寂，不类人境。识者知先生之逝，决非与万物同尽者，先是尝语监征王琛曰：吾可漏子已有顿放处矣。岂非先知者耶？先生平日剧谈道学，每语诸公，看我腊月三十日，好好做个散场。闻者怃然，至是乃相与叹服。

知人死

【庄子】《应帝王篇》：列子与神巫季咸见壶子，出而谓列子曰：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以旬数矣。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列子入泣涕沾襟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？不震不正，是殆见吾杜德机。

梦奠知死

【礼记】《檀弓》孔子早作，负手曳杖，消摇于门，歌曰：泰山其颓乎？梁木其坏乎？哲人其萎乎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；则尤在阼也。殷人殡于两楹之间，则与宾主夹之也。周人殡于西阶之上，则尤宾之也。而丘也，殷人也。予畴昔之夜，梦坐奠于两楹之间。夫明王不兴，而天下其孰能宗予，予殆将死也。寝疾，七日而殁矣。

遗书知死

【汉书】：司马相如既病免，居茂陵。天子曰：相如病甚，可往悉取其书。使者往而相如死。妻曰：长卿未死时，有一卷书，曰有使者求书奏之。乃遗札言封禅事。

诵经期死

【酉阳杂俎】：荆州百姓何轸妻阿刘，事何轸鬻贩为业，妻刘氏少断酒肉，常持《金刚经》。先焚香象前。愿年止四十五。临终心不乱，先知死口至。大和四年冬。四十五矣，悉舍资装供僧，欲入岁假，遍别亲故。何轸以为病魅，不信。至岁除日，请僧受八关沐浴，易衣，独处一室，跌坐高声念经，及辨色悄然，儿女排室入中看之。已卒，顶热灼手。何轸以僧礼葬，塔在荆北郭。

梦诗知死

【宋江少虞类苑】：陕郊魏处士野，蒲中李昭君渎，乃中表也。俱有高节，以吟咏相善。野于东郊凿室方丈，荫以修竹泉流，其前白乐天洞。渎结茅中条之阴，曰浮云堂。皆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有潇洒之趣，每乘兴相过，赋诗饮酒，累日乃去。一日渎过野曰：前夕恍惚如梦中。床下有人曰：行到水穷处，未知天尽时。即正误曰：盍云坐看云起时。对曰：此浮云安能起耶？渎水命，此必死期，故来访别。还家未几，卒。　　蜀人任　温如晚寓宁州府宅，一夕梦一山叟贻诗曰：故园路远归去来。　和之曰。春风天远望不尽。既觉自笑曰：吾其死乎？数日不疾而逝。

射猿知死

【三国蜀志】：郑芝为大将军，见猿抱子在树上，引弩射之，中猿毋。其子为拔箭，以木叶塞创，芝乃叹息，拔弩水中，以伤物性，自知当死。遂卒。

诊脉知死

【宋通鉴长编】：万适，苑丘人，以翰林学士韩丕举赴京师。及命为梁县主簿，始受命。太医赵自化怪其色变，为诊脉曰；君将死矣。适犹勉赴朝谢，举止山野，人皆笑之，后数日果卒。

心痛知父死

【南郡新书】：裴敬彝父为陈王典所杀。敬彝时在城，忽自觉流涕不食，谓人曰：我大人凡有痛处，吾即不安。今日心痛，手足皆废，事在不测。遂归觐，父果已死。

先知死期

【事文类聚】：后汉博士郭凤，好图谶，先自知死期，令弟子市棺之具，至其日而终。

预知死期

【梦溪笔谈】：张忠定，少时谒华山陈图南，遂欲隐居华山。图南曰：佗人即不可知，如公者吾当分半以相奉。然公方有官职，未可议此。其势如失火家待君救火，岂可不赴也。乃赠以一诗曰：自吴入蜀是寻常，歌舞筵中救火忙。乞得金陵养闲散，亦须多谢鬓边疮。始皆不谕其言，后忠定更镇杭益，晚年有疮发于项，后治不差，遂自请得金陵，皆如此诗言。忠定在蜀日，与一僧善。及归，谓僧曰：君当送我至鹿头，有事奉托、僧依其言，至鹿头关，忠定出一书封角，付僧曰：谨收此，后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，当请于官司，对众发之，慎不可私发，若不待其日及私发者，必有大祸。僧得其书，至大中祥符七年岁乙卯，时凌侍郎策帅蜀，僧乃持其书诣府，具陈忠定之言。其僧亦有道者，凌信其言，集从官共开之，乃忠定真容也。其上有手题曰。咏当血食于此。后数日得京师报，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馆。凌乃为之筑庙于成都。蜀人自唐以来严祀韦南康，自此乃改

一万三百九卷

祠忠定至今。

知道者，苟未至脱然，随其所得浅深，皆有效验，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，过梁下，与一佛者谈，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，其人曰，此犹有所系，不若进退两忘。师鲁顿若有所得，自为文以记其说。后移郑州。是时范文正守南阳，少日师鲁忽手书与文正别，仍嘱以后事。文正极讶之。时方馔客，掌书记朱炎在坐。炎，老人好佛学，文正以师鲁书示炎曰：师鲁迁谪失意，遂至乖理，殊可怪也。宜往见之，为致意开譬之，无使成疾，炎即诣尹，而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，见炎来道文正意，乃笑曰：何希文犹以生人见待，洙死矣。与炎谈论顷时，遂隐几而卒。炎急使人驰报文正，文正至，哭之甚哀。师鲁忽举头曰：早已与公别，安用复来？文正惊问所以，师鲁笑曰：死生常理也。希文岂不达此？又问其后事，尹曰：此在公耳。乃揖希文复逝。俄顷，又举头顾希文曰：亦无鬼神，亦无恐怖，言讫，遂长往。师鲁所养至此，可谓有力矣。尚未能脱有无之见，何也？得非进退两忘犹存胸中欤？吴人郑夷甫，少年登科第，有美才。嘉• 中，监高邮军税务。尝遇一术士能推人死期，无不验者。令推其命，不过三十五岁，忧伤感叹，殆不可堪。人有劝其读老庄以自广，久之，润州金山一僧端坐，与人谈笑间，遂化去。夷甫闻之。喟然叹曰：既不得寿，得如此僧，复何憾哉！乃从佛者授《首楞严经》，往还吴中，岁余忽有所见，曰：生死之理，我知之矣。遂释然放怀，无复芥蒂。后调封州判官，预知死日，先期旬日，作书与交游亲戚叙诀，及次叙家事备尽。至期，沐浴更衣，公舍外有小园面溪，一亭洁饰。夷甫至其间，亲督人洒扫，及焚香挥手指画之间，屹然立化，家人奔出呼之，已立僵矣。亭亭如植木，一手犹作指画之状。郡守而下，少时皆至，民观者如墙。明月乃就敛，高邮崔伯易为墓志，略叙其事。余与夷甫远亲，知之甚详。士人中，盖未曾有此事。

【事文类聚】：宋张乖崖，少与逸人傅霖同学。公既显达，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。作忆霖诗云，寄语巢由莫相笑，此生中不羡轻肥。晚年守宛丘，有被褐骑驴，扣门大呼曰：语尚书，青州傅霖。阍吏走白，公曰：傅先生天下士，汝何入敢呼姓名。霖笑曰：别子一世，尚尔童心，是岂知世间有我哉？公问昔何隐而今出？霖曰：子将去矣，来报子尔。公曰：咏亦自知之。霖曰：知复何言？后一月，公薨。熙宁十年夏，康节感微疾，气日益耗，神日益明，笑谓司马温公曰：雍欲观化一巡如何？温公曰：先生未应至此。康节笑曰：死生亦常事耳。张横渠先生喜论命，来问疾，因曰：先生论命否？当推之。康节曰：若天命则已知之矣，世俗所谓命，则不知也。横渠曰：先生知天命矣，载尚何言？程伊川曰：先生至此，他人无以为力，愿自主张。康节曰：平生学道，岂不知此，然亦无可主张。时康节居正寝，诸公议后事于外，有欲葬近洛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城者。康节已知，呼伯温入，曰：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，当从伊川先茔耳。七月初四大书诗一章，曰：生丁太平世，长丁太平世，死丁太平世。客问年几何？六十有七岁。俯仰天地间，浩然独无愧。以是夜五更捐馆。

预营死事

【猗觉寮杂记】：杜预自表营首阳之南，为将来兆域，取制于邢山郑祭仲之墓。陶渊明自作挽词，自祭文。杜牧之，白乐天，辛礼必，李栖筠，王绩，严挺之，柳子厚，皆自撰墓志。卢照邻，李适，司空图，自作墓，卫大经自凿墓，自为志。颜鲁公在蔡州，度必死，乃作遗表墓志祭文。谓之达亦可，谓之近名亦可。处死若鲁公可也。

知死后佳甚

【避嚣录】：叶衡罢相归金华，一日忽忽不乐，问安，曰：某且死无所恨，未知死后佳否耳？一士在下座，作而对曰：佳甚。问何以知，曰：使死而不佳，皆逃归矣。一死不反，是以知其佳也。皆笑。明年叶毙。

陟方乃死

【书】《舜典》：五十载陟方乃死。

【瓮牖闲评】《书》曰：五十载陟方乃死。陟方犹言升遐耳。既曰陟方，又曰乃死，何也？故传书者，以乃死二字为注，误写为正文。殂落，亦死也。《尧典》曰：舜乃殂落。而《扬子法言》又云：黄帝，尧，舜，殂落而死，则是不可晓矣。

终化而死

【罗泌路史发挥】：易之名篇，终化而死，神之易也。

八百而死

【类说】：艾子见老姥衣衰粗之服，哭甚哀。艾子曰：妪夫谁也？曰：彭祖。艾子曰：彭祖寿八百而死固不为短，可以无恨。妪曰：吾夫寿八百诚无恨，然又有寿九百而不死者，岂不恨耶？

后天而死

【太平广记】：周昭王梦羽人与以药，名曰：续脉明丸补血精散。王请以此药贮以玉缶，缄以金绳，以之涂足，则飞天地之外，从于寻常有得服之，后天而死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不腊而死

【唐柳宗元文集】《司马凌君志》：凌准告刺史崔君曰：余尝学黄帝书，切脉视病。今余肝伏以[illegible]，肾浮以代，将不腊而死审矣。后如其言。

掩面而死

【左傅】：哀公十六年，楚白胜在吴，子西欲召之，叶公曰：吾闻胜也诈而乱，无乃害乎？子西曰：吾闻胜也信而勇，不为不利。舍诸边境，使卫藩焉。叶公曰：周仁之谓信，率义之谓勇，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，殆有私乎？复言，非信也。期死，非勇也。子必悔之。弗从，召之，使处吴境为白公。后与石乞作乱，杀子西子期于朝，而劫惠王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。惭于叶公。

闭口而死

【左傅】：哀公，晋荀瑶帅师围郑入郛，魁垒赂之，以知政，闭其口而死。

吞舌而死

【燕丹子】：田光谓荆轲曰：盖闻士不为人所疑，太子送光之时，言此国事愿勿泄。此疑光也。是疑而生于世，光所羞也。向轲吞舌而死。

接踵而死

【史记】《仲尼原子传》：勾践谓子贡曰：孤不料力与吴战，困于会稽，日夜焦唇干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。

倒立而死

【唐书】《隐峰传》：峰于五台金刚窟倒立而死，亭亭然如植，屹定如山，并力不动。峰妹为尼，咄之曰：老兄昔为不循法律，死且荧惑于人，乃以手轻攘，僨然而仆。峰遗一颂曰：独弦琴子为君弹，松柏长青不怯寒。金矿相和性自别，任向君前试取看。

【温州府志】：尼玄机，温之瑞安人，宿觉女弟。唐咸通间筑庵大日山，参雪峰禅师，言下契悟，后住净居寺，倒立而化。宿觉喝之曰：汝生也颠倒，死也颠倒，乃仆。后一夕，大雷电龛不见，寻之则在大日岩窦。有《圆明歌》传于世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朝闻夕死

【论语】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

【宏斋弊帚藁】《朝闻夕死说》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何谓也？谓道重于死乎？非也。死乃道也。离道而论死者，非惟不知死，真不知道。夫道也者，圆神而无方也，通活而无固也，运行而无留也，周回而无倚也，屡迁而无居也，变化而无常也，混浩流转于宇宙间，而不可穷者也。为动静，则动必有静，而静复为动；为往来，则来必有往，而往复为来；为进退，则进必有退，而退复为进；为阖辟，则辟必有阖，而阖复为辟；为盈虚，则盈必有虚，而虚复为盈；为屈伸，则伸必有屈，而屈复为伸；为消长，则长必有消，而消复为长；为出入，则出必有入，而入复为出。此一机也。其混浩流转，岂有穷哉？然则生必有死，而死复有生，岂有他哉？即此道在宇宙间，所以动静，往来，进退，阖辟，盈虚，屈伸，消长，出入者，之为也。易之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者，正此之谓乎？夫不曰生死，而曰死生，以死复有生，无停息也。不曰要终，而曰反终，以终还为始，非断绝也。故原其始之生，则必有终之死，而知死之说矣。反其终之死，则复为始之生，而知生之说矣。此死生者，所以非为人小己之私，乃为道大化之公也。生非人之生，道实生之；死非人之死，道实死之。生者道而死亦道，则生死何与我？而我何私为之好恶哉？生固所可好也，若必恶死，是恶道也，而可乎？故生于道，而朝有闻焉。即亦死于道，而夕即可焉。生亦犹朝也，死亦犹夕也。一日之运，有朝必有夕；百年之运，有生必有死，道如是故也。故死生者，昼夜之道。知昼夜之道，即知朝夕之道矣。彼二氏者，岂知此哉？夫寂必有感，死必有生者道也，释氏乃欲寂灭而无生，曾不知乐于寂灭，则道绝矣。无生，犹有夜而无昼也。静必有动，生必有死者，道也。老氏乃欲清静而长生，则道胶矣。长生，犹有昼而无夜也。有是道乎？夫死生终始，实人道大化之运，如环无端者也；使生而无死，死不复生，始而无终，终不复始，则道为有穷而非道矣。所谓生生之易者，正以其生生不已也。未知生，焉知死者？生犹死也。事死如事生者，死犹生也。易之反覆上下而变通不穷者，此道而已。不然，乾坤毁，则无以见易；易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二氏者，盖皆以生死为一身之私，而不知此道之公耳。生我死我，一听于道，何不可之有。要必洞然于中，而无秋毫之疑。庶乎时至而能死也夫。

易簀而死

【礼记】《檀弓》：曾子寝疾病，乐正子春坐于床下。鲁元，鲁申，坐于足。童子隅坐而

执烛，童子曰：华而皖，大夫之箦与？子春曰：止。曾子闻之，瞿然曰：然。斯季孙之赐也，我未之闻能易也，元起易箦。鲁元曰：夫子之病革矣。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，请敬易之，曾子曰：尔之爱我也不如彼，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，吾何求哉！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。举扶而易之，反席未安而殁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结缨而死

【春秋左氏传】：哀公十五年，孔子在鲁，子路为卫孔悝家臣，庄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，迫孔悝强盟之，遂劫以登台。栾宁将饮酒，炙未熟，闻乱，使告子路，召获驾弃车行爵食炙，奉出公以奔鲁。子路将入，遇子羔将出，曰：门已闭矣。子路曰：吾姑至马，子羔曰：弗及，不践其难。子路曰：食马不避其难。遂出，子路入及门，公孙敬问马曰：无入为也。子路曰：是公孙也求利马而逃其难，由不然。利其禄，必救其患。有使者出，乃入，曰：太子马用孔悝，虽杀之，必或继之。且曰：太子无勇。若燔台半，必舍孔叔。太子闻之，下石乞于　敌子路，以戈击之，断缨。子路曰：君子死，冠不免，结缨而死。孔子闻卫乱，曰：柴也来，由也死矣。《象山语录》问子路死之非。只合责当时不合事。辄曰：此是去册子上看得来底，乱道之书成屋，今都滞在其间。后云：子路死，是甚次第。

不说弁而死

【左傅】：襄公二十五年，崔子弑齐庄公，祝鱼它父祭于高唐，至复命，不说弁而死于崔氏。

举鼎而死

【史记】：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鼎，绝膑而死。徐广曰：　膑，　或作脉矣。

听琴声而死

【燕丹子】：秦王曰：今日之计事，以子计耳，乞听琴声而死，召姬人鼓琴，琴声曰：罗单衣，可掣而绝。八尺屏风，可超而越。鹿卢之剑，可负而拔。轲不晓音，秦王从言掣之，绝，超屏风负剑而走。轲拔匕首摘之决秦王，刃入铜柱，火出。

物固有死

【战国策】：苏代曰：“ 尧舜之贤而死，禹汤之智而死，孟贲之勇而死，乌获之力而死，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？”

心未尝死

【庄子】《德充符篇》：夫保始之徵，不惧之实，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，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，而况宫天地府万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目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尝死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禄尽则死

【杨龟山语录】：丰尚书稷，尝言少时见雪窦教人惜福云：人无寿夭，禄尽则死。

国不待死

【经子法语】《荀子》：国不待死，天下不待亡。注： 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， 速之甚也。

民报以死

【文子】：主遇之以礼，民报之以死。

义重于死

【宋吴泳鹤林集】《赐黄伯固辞依旧兵侍知隆兴抚安使不允诏》：情生于文，岂不念天伦之爱，义重于死，而容辞王事之劳。

罪不至死

【旧唐书】《杨纂传》：纂，贞观初，长安令，赐爵长安县男，有妇人袁氏妖逆，为人所告，纂究问之，不得其状，袁氏后又事发，伏诛。太宗以纂为不忠，将杀之。中书令温彦

博以纂过误，罪不至死，固谏，乃赦之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和不如死

【南史】《侯景传》：城中日蹙，简文乃请武帝曰：侯景围逼，既无勤王之师，今欲许和，更思后计。帝大怒，曰：和不如死。

败不如死

【左传】：哀公六年，楚子在城父将救陈，卜战不吉，卜退不吉。王曰：然则死也。再败楚师，不如死。弃盟逊仇，亦不如死。死一也，其死仇乎？

皆乐其死

【五代史】《后唐伶官传》：庄宗时，魏王继岌已破蜀，刘皇后听宦者谗言，遣继岌贼杀郭崇韬，崇韬素疾伶人，由此皆乐其死。

尤讳言死

【清波杂志】：士大夫欲永保富贵，动有禁忌，尤讳言死，独溺于声色，一切无所顾避。闻人家姬侍有惠丽者，伺其主翁属纩之际，已设计贿牙侩，俟其放出以售之。虽俗有热孝之嫌，不恤也。又佩玉以尸沁为贵，酬价增数倍，墟墓之物，反为生人宝玩，是不可以理语。

胡不遄死

【诗】《相鼠篇》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，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。

有识之死

【增广字训】：浮图谓有识之死，受生循环。言人死神识不散，复寓形而受生。

小人曰死

【礼记】《檀弓》：子张召申祥而语之曰：君子曰终，小人曰死，吾今日其庶几乎？

杀人者死

【西汉书】：高祖初入关中，与父老约法三章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，余悉除去秦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苛法。

【新唐书】《王彦威传》：彦威其先出太原，擢明经甲科，累擢司封郎中，弘文馆学士，谏议大夫。兴平民上官兴杀人，亡命，吏囚其父，兴闻自首请罪，京兆尹杜　，御史中丞宇文鼎，以其自归死，免父之囚，可劝风俗，议减死。彦威上言杀人者死，百王共守，原不杀，是教杀人。有诏贷死，彦威诣宰相据法争论，下迁河南少尹。

始祸者死

【左传】：定公十三年，荀跞言于晋侯曰：君命人臣，始祸者死。载书在河，今三臣始祸，而独逐鞅，刑已不均矣。请皆逐之。

人传已死

【宋苏东坡集】《谢量移汝州表》：疾病连年，人皆相传于已死。饥寒并日，臣亦自厌其余生。

偷心已死

【禅林僧宝传】：黄龙青禅师曰：古之学者言下脱生死，效在什么处，在偷心已死。

一死

【书】：修五礼，五玉，三帛，二生，一死挚。孔疏曰：一死，谓雉，上所执也。不可生，故曰：一死。王氏曰交有时，别有伦，守死而不犯分，然后可以为上，故上执雉也。

但少一死

【续后汉书】《宗预传》：时都护诸葛瞻初统朝事，廖化过预，欲与预共诣瞻许，预曰：吾等年逾七十，所窃已过，但少一死尔，何求于年少　而屑屑造门邪？遂不往。

所欠一死

【冷斋夜话】：东坡作《赠举子诗》曰：平生万事足，所欠惟一死。事见《梁僧史》曰：世祖宴东府，王公毕集，诏跋陀罗至，跋陀罗皤然清癯，世祖望见，谓谢庄曰：摩诃衍有机辩，当戏之。跋陀趋外陛，世祖曰：摩诃衍不负远来，惟有一死在。即应声曰：贫道客食陛下三十载，恩德厚矣，无所欠，所欠者唯一死耳。

【宋吴坰五总志】：洪觉范虽以诗名，而荒唐不学，世无其比，未易一二举也。三国宗预云：吾年逾七十，所窃已过，所欠唯一死耳。故东坡曰：年来万事足，所欠唯一死。乃

一万三百九卷

引梁僧跋陀罗为证。又四更自宝公塔还合妙齐，疲卧松下石上，其诗云：露眠不管牛羊践，我是钟山无事僧，初不知牛羊下来为底时节，而用于四更事中。以吾法议之，当断不应而从重。

独欠一死

【宋史】《李诚之传》：诚之移知蕲州，蕲自南渡以来，未尝被兵，诚之曰：备御无素，金人长驱而来，将若之何？相视城壁而增益之。嘉定十四年二月，金人犯淮南，时诚之已逾满，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妇。闻难作而止。喟然谓其僚，曰：吾以书生再任边垒，行年七十，抑又何求？独欠一死尔。当与同僚戮力以守，不济则以死继之。

所[扌弃]一死

【北盟录】：宋钦宗，靖康中，粘罕军前交割三镇地界，冯枢密问杀使人否？对曰：自古戎狄无道何尝杀使人？李徽猷云：某所拼一死，无足计较者。

分甘一死

【北盟录】：宋钦宗时，霍安国令仲熊与金人战败被擒，见敌楼上张紫伞一柄，监军骨舍郎君坐其下，令人传译云：何故不晓逆顺抗拒王师？仲熊曰：仲熊是赵皇臣子，奉安抚使指挥来将兵，才微兵薄，分甘一死。后骨舍郎君乃贷其命。

甘分一死

【金史】《毕资伦传》：宋龟山说制时青乘隙袭破泗州西城。资伦失计，坠南城求死，为宋军所执，以见时青，青说之曰：毕宣差，我知尔好男子，亦宜相时达变，金国势已衰弱，尔肯降我宋，亦不负尔；若不从，见刘大师即死矣。资伦极口骂曰：时青逆贼听我言，我出身至贫贱，结柳器为生，自征南始得一官，今职居三品，不幸失国家城池，甘分一死，尚不能报，肯从汝反贼求生耶！

不过一死

【金史】《杨达夫传》：达夫字晋卿，耀州三原人，泰和三年进士，有才干，所至可纪。会有诏徙民东入关，达夫与众行及韶，避兵于州北之横岭，为游骑所执，将褫衣害之，达夫挺然直立马首，略无所惧。稍侵辱之，即大言曰：我金国臣子，既为汝所执，不过一死，忍裸袒以黩天日耶，遂见杀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即有一死

【呓集】：张太傅世杰本信安，归宋擢承宣使。丙子正月，宋秀王与择奉二王出宫航海，时独松告急，世杰力议出师，为陈宜中沮之，世杰曰：吾尽吾职分，延得一日，也是赵家一日之天下。如不可为，亦即有一死，庶几可见赵皇于地下，世杰忠宋之心，已见于此时矣。

人有三死

【数类】：哀公问于孔子曰：智者寿乎？仁者寿乎？孔子曰：然，人有三死，而非其命也，行己自取也。夫被寝不时，饮食不节，逸劳过度者，疾共杀之；居下位而上干其君，嗜欲无厌，求索不止者，刑共杀之；以少犯众，以弱侮强，忿怒不类，动不量力，兵共杀之。此三者死，非其命也，入自取之。若夫智士仁人，持身有节，动静有仪，喜怒以时，无害其性，虽得寿焉，不亦宜乎？

横死有三

【法句譬喻经】：有病不治，为一横死。治而不慎，为二横死。[†乔]恣自用，不达逆顺，为三横死。

八谷四死

【吴越春秋】《句践阴谋传》：计砚曰：春种八谷，夏长而养，秋成而聚，冬畜而藏，夫天时有生而不救种，是一死也。夏长无苗，二死也；秋成无聚，三死也；冬藏无畜，四死也。虽有尧舜之德，无如之何？

民有五死

【刘向说苑】：民有五死，圣人能去其三，不能除其二。饥渴死者，可去也；冻寒死者，可去也；惧五兵死者，可去也。寿命死者，不可去也。癖疽死者，不可去也。饥渴死者，中不充也；冻寒死者，外胜中也。惧五兵死者，德不忠也；寿命死者，岁数终也；癖疽死者，血气穷也。故曰：中不正者，外逍遥者，多怨怪，多怨怪者，疾病生。故清净无为，血气乃平。

七死

【西汉书】《鲍宣传》：哀帝时，宣上书陈曰：凡民有七亡，又有七死，酷吏欧，一死

一万三百九卷

也，欧， 击也，冶狱深刻，二死也，冤陷亡辜，三死也。盗赋横发，四死也，怨仇相残，五死也，岁恶饥饿，六死也，时气疾疫，七死也。

九死

【离骚】：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恕以十死

【隋书】《郑译传》：宣帝时，译内史事，初高祖与译有同学之旧，译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，倾心相结，至是高祖为宣帝所忌，情不自安。常在永巷，私于译曰：久顾出藩，公所悉也，敢布心腹，少留意焉。译曰，以公德望，天下归心，欲求多福，岂敢忘也，谨即言之。时将遣南征，译请元帅，遂请高祖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，帝从之。明日高祖为丞相，拜译柱国相府长史，治内史上大夫事。及高祖为大蒙宰，总百拨，以译兼领天官都府司全总六府事，出入卧内，言无不从，赏赐玉帛。不可胜计，每出入以甲士从，拜其子元王寿为仪同，时尉迥王谦司马消难等作乱，高祖逾加亲礼，俄而进位上柱国，恕以十死。

龙逢谏死

【太平御览】：符子曰：桀观炮烙于瑶台，谓龙逢曰：乐乎？龙逢曰：乐。桀曰：观刑何无恻恒之心？龙逢曰：天下苦之，而君以为乐，臣君之股肱，何不悦乎？桀曰：听子谏，谏得我改之，谏不得我刑之，龙逢曰：臣观君冠，危石也；臣观君履，春冰也；未有冠石而不压，蹈春冰而不陷。桀笑曰：是曰亡则与具亡，子知我之亡，而不自知乎亡？子就炮烙之刑，吾观子。龙逢歌趋曰：造物劳我以生，息我以炮烙，故涉斯我乐。人不知，赴火而死。

战　死

【西汉书】《李陵传》：成安侯者，颍川人。父韩千秋，故济南相，奋击南越，战死，武帝封其子延年为侯，以校尉随陵，单于使骑并攻汉军，疾呼曰：李陵韩延年趣降。遂遮道急攻。陵夜半时击鼓起，士鼓不鸣，陵与韩延年俱上马，壮士从者十余人，虏骑数千追之，韩延年战死。《应天府志》：临海松阳人柳荣，从张悌至杨州，荣病死船中二日。时军已上岸，无有埋之者，忽然大呼言：人缚军师，人缚军师，声激扬，遂活。人问之。荣曰：上天北斗门下，卒见人缚张悌，意中大愕，不觉大呼言：何以缚张军师？门下人怒荣，叱逐使去。荣便去。怖惧曰：余声发扬耳。其日悌战死。《元史》《忠义传》：任志死国，王闵之，令其子存袭。庚寅岁，金将武仙攻潞州，存战死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当战死

【北史】《安同传》：宜城王奚斤自长安追赫连昌至安定，同子颉为监军侍御史，斤以马多疫死，士众乏粮，乃筑垒自固。昌遂骄矜，日来侵掠，颉曰：等死，当战死，宁可坐囚乎？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马，昌来攻垒，颉出应之，昌马蹶而坠，颉擒昌送京师。

尚战死

【新唐书】《骠骑传》：昆明蛮尚战死，恶病亡，胜兵数万。

父子战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唐高宗龙朔二年，二月戊寅，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，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，军败，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。

与贼战死

【续通鉴长编】：宋神宗元丰五年，初费万为蛮所袭，经略司数移文责知宣州工奇，奇不能堪，后数日贼万余人攻普义砦，与官军战，奇出遂败，尚有亲兵数百，或劝奇乘骑逃去。奇辄骂曰：大丈夫当尽节以报国。遂死之。

兵出战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昭宗景福二年，时溥求救于朱瑾，朱仝忠遣其将霍存将骑兵三千军曹州以备之，瑾将兵二万救徐州，存引兵赴之。与朱友裕合击徐兖兵于石佛山下，大破之。石佛山近彭城， 《薛史》曰： 石佛山在彭门南。《述征记》：彭城南有石佛山， 顶方二丈二尺。瑾遁归兖州，辛卯徐兵复出，存战死。霍存恃胜而不虞， 徐兵之复出， 故战败而死。复， 扶又翻。

城陷战死

【宋史】《韩浩传》：浩丞相琦孙，守潍州。建炎二年，金人攻城，浩率众死守。城陷，力战死之，特赠三官，官其家三人云。

上岸战死

【隋书】《麦铁杖传》：铁杖骁勇有膂力，辽东之役，请为前锋，顾谓医者吴景贤曰：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，岂能艾炷炙[安页]，瓜带[贲欠]鼻，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手？将度辽，

一万三百九卷

谓其三子曰：阿奴当备浅色黄衫，吾荷国恩，今是死日，我既被杀，尔当富贵，唯诚与孝，尔其勉之。及济桥木成，去东岸尚数丈，赋大至，铁杖跳上岸，与贼战死。

下马战死

【有官龟鉴】：张须陀以功迁齐郡通守。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，寻将兵拒东都郡赋翟让，前后二十余战，每破走之，转荥阳通守。时李密说让取洛口仓，让惮须陀。不敢进。密劝之，让遂与密率兵逼荥阳，须陀拒之。让惧而退，须陀乘之，逐北十余里，时李密邀击须陀，军遂败。密与让合军围之，须陀溃围辄出，左右不能尽出，须陀跃马入救之，往来数四，众皆败散，乃仰天曰：兵败如此，何面目见天子乎？乃下马战死。

舍马战死

【宋史】《忠义传》：牛皓与金将遇，所部步不满二百，乃下与战，谓其从曰：吾所以舍马者，欲与若等同死也。金人欲招之，皓力战死。

犒军死战

【新唐书】《李希烈传》：高彦昭击家牛犒军士，死战，斩首三千级。

饮血力战死

【元史】《石天应传》：天应曰：先时人谏我南迁，吾违众而来此，事急弃去，是不武也，

汝等勉之。少顷，敌兵四合，天应饮血力战，至日午死之，木华黎闻而痛惜马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男儿当战死

【元史】《石天应传》：吾年垂六十，老耄将至，一旦卧病床第，闻后生辈立功名，死不瞑目矣。男儿要当死战阵以报国，是吾志也。

为君父死

【宋史】《忠义传》：李成大知金坛县，北兵至，战不胜，为吏民挟降，乃谋复金坛，事泄系狱。榜掠不屈，遂杀其二子以惧之，终不屈。笑曰：子为父死，臣为君死，卒杀之。

【张南轩语录】：先生曰：某顷侍先公在淮上，忽报虏骑至，先公以城中兵少为忧，问某曰：将何以应之？某曰：惟当率城中军民戮力一战，不得已，则父为君死，子为父死而已。

但为主死

《忠义传》：张弘范兵至崖山，得张世杰甥韩，命以官，使三至招之。世杰历数古忠臣曰：吾知降生且富贵，但为主死不移耳。

为国家死

【宋史】《赵师旦传》：师旦知康州，侬智高破邕州，顺流东下，贼已薄城下，师旦止有兵三百，开门迎战，杀数十人，会暮贼稍却，师旦语其妻取州印佩之，使负其子以匿，曰：明日贼必大至，吾知不敌，然不可以去，尔留死无益也。遂与监押马贵部士卒固守州城，

迟明，贼攻城愈急，左右请少避，师旦曰：战死与戮死何如？众皆曰：愿为国家死。至城破，无一人逃者，矢尽，还据堂而坐，智高麾兵鼓噪争入胁师旦，大骂曰：饿獠，朝廷负若何事，乃敢反邪？天子发一校兵，汝无遗类矣。智高怒，贫贵杀之。贼去，州人立庙，事平，赠光禄少卿云

为国致死

【左传】：昭公元年，赵孟曰：临患不忘国，忠也；思难不越官，信也；图国忘死，贞也；谋主三者；义也。

【宋史】《刘汲传》：时金人复渡河，谍知邓州为行在所，命其将银朱急攻京西，汲遣副总管侯成林守南阳，金人奄至杀成林。汲集将吏谓曰：吾受国恩，恨未得死所，金人来必死，汝有能与吾俱死者乎？皆流涕曰：惟命。乃下命募敢死士四百人。及南阳陷，命将戚鼎将兵三千逆战，及命靳义与赵宗印分西南门掎之，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，望见宗印从

一万三百九卷

间道遁，即自至鼎军中，麾其众阵以待敌至，皆死斗。敌却，俄而义败，金人攻之益急，矢下如雨，军中请汲去，汲不许。曰：使敌知安抚使在此，为国致死。敌大至，汲死之。事闻，赠太中大夫，谥忠介。

为社稷死

【北盟录】：靖康二年，金人出榜阙下求立异姓，云军前南官亦当举。唯何桌。李若水预此议。及军前，取其家属兄若虚到南薰门亲见，番官数人共叹其忠，且言我大辽死难者二十馀人，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。后自京师奔大元帅府，上书者数十人，皆言为社稷死者，唯李若水一人。

为民而死

【元史】《杨朵儿只传》：子不花，文宗入继大统，除通政院判。将行，值陕西诸军拒诏，郡邑守事率民逃之，不花独率众出御，呼西人谕之曰：民者祖宗所致，国家大事，何与于民？汝等既昧逆顺，又欲残此无辜，吾有为民死尔，不汝从也。阵溃，遂见杀。

为忠义死

【名臣言行录】：孙昭远为都总管，尝与诸子书曰：今日御甚难，若假一岁，度几可保，吾四男二女，今不复念，要为忠主死耳。

尽忠得死

【史记】《郑世家》：解扬将死，顾谓楚军曰：为人臣毋忘尽忠得死者，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，于是赦解扬。

守正而死

【新唐书】《列女传》：殷保晦妻封，保晦历校书郎，黄巢入长安，共匿兰陵里。保晦逃，贼悦封色，欲取之，固拒。贼怒，勃然曰：从则生，不然正膏我敛。封骂曰：我公卿子，守正而死，犹生也。终不辱逆贼手。遂遇害。保晦归，左右曰：夫人死矣。保晦号而绝。

抱义而死

【马令南唐书】《潘丞• 传》：王延政镇建州，辟丞• 为度支判官，延政与福州构隙，丞• 极谏，不纳。会晋安使至，延政大阅以夸示之，辞气益悖，丞• 长跪固谏，其言甚

切，延政大怒，谓军士曰：汝可为我食判官肉。丞• 曰：与其不义而生，孰若抱义而死！事势如此，蚤死为幸。久之乃解。

竭力效死

【金史】《马庆祥传》：大将蒙古不花将攻凤翔行省，檄庆祥分道清野，行遇先锋于浍水，战不利，且行且战。将及城，会大兵邀其归路，度不能脱，令其骑曰：吾属荷国厚恩，竭力效死，乃其职也。

臣愿效死

【名臣言行录】：金人再犯京师，议割雨河，须大臣偕行。聂昌耿南仲皆以事辞，陈过庭曰：主忧臣辱，臣愿效死。

见难能死

【程氏外书】：匹夫悍卒，见难而能死者有之矣。惟情欲之牵，妻孥之爱，断而不惑者鲜矣。

握节以死

【宋史】《崔纵传》：纵登政和五年进士第，累迁承议郎，干辨审计司。二帝北行，高宗将遣使通问，廷臣以前使者相继受击莫肯往，纵毅然请行，乃授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，试

工部尚书以行。比至，首以大义责金人，请还二帝，又三遣之书。金人怒，徙之穷荒，纵不少屈。久之，金人许南使自阵，而听其还，纵以王事未毕，不忍言。又以官爵诱之，纵恚恨成疾，竟握节以死。洪浩、张邵还，遂归纵之骨，诏以兄子延年为后。

守城而死

【倦游杂录】：侬贼破邕州，偶江涨，遂乘桴沿流入番禺。时赞善大夫赵师旦知康州，到任始一月，贼既迫境，谕官属吏民使避贼。谓曰：吾固知斯城不可守，然守城而死，乃监兵洎吾之职也。若曹无预祸。贼既至，率弱卒不满百御之半日。城陷，赵与监兵者皆死之，士卒得免者无一二。先是一日，赵方出其妻藏于山谷，道中生一子，弃草中。贼去凡三日归，视之尚生，人谓忠义之感，又有曹观者，以太子中舍知封州，贼既至，乃易服遁去，未十余里，为贼所擒。贼犹谓曰：汝乃好骂我南人作蛮者也，今日犹不拜耶？曹竟不屈，至晚积薪燔死于江。时本路主漕连者与曹有旧，乃移师旦事于观，仍诗之于石，朝廷赠观太常少卿，子孙弟侄洎女子授官赏命服者数人。赵赠卫尉少卿，一子得殿直。赵史君之事，岭外人率皆知之。康州人为之立祠堂，至今祭享不绝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冒阵而死

【续后汉书】《诸葛瞻传》：魏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入，瞻督诸军拒之，至涪而艾已长驱而前，破瞻前锋。瞻退住绵竹，艾遣书诱瞻曰：若降者，必表为琅琊王。瞻怒，斩艾使，遂战，大败，临阵死，时年三十七。瞻长子尚叹曰：父子荷国重恩，不早斩黄皓，使败国殄民，何用生焉？策马冒阵而死。

叱贼而死

【北史】：郦道元，字善长，除御史中尉。时雍州刺史萧宝寅友状稍露。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，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，遣其行台，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，道元• 目叱贼，厉声而死。

骂贼而死

【金史】《李宝信妻王氏》：张觉以平州叛，王氏陷贼中，贼欲逼室之。王氏骂贼，贼怒，遂支解之。

【元史】《忠义传》：萧景茂家贫力农。至元四年，南胜县民李智甫作乱，掠龙溪，景茂与兄佑集卿丁拒之。众败，景茂被执，贼胁使从己，景茂骂曰：狗盗，我生为大元民，死作隔洲鬼，岂从汝为逆耶？贼怒，缚景茂于树，脔其内，景茂益愤骂。贼以刀决其舌，景茂骂不绝声而死。

遇贼而死

【元史】《忠义传》：合剌普花以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，交趾属护饷道，北至东莞博罗界中，遇剧贼欧钟等，横绝石湾，其锋锐甚，合剌普花身先士卒，且战且行，矢竭马创，徒步格对，以众寡不敌，为所执。贼欲奉之为主，不屈，遂遇害。

平贼甘死

【新唐书】《封常清传》：常清平贼，败书闻，帝削常清官使白衣录高仙芝军效力。仙芝使衣黑、衣监左右部军。及边令诚以诏书至示之，常清曰：吾所以不死者，恐国家节，受戮贼手，今死乃甘心。

遇兵赴死

【元史】《列女传》：赵彬妻朱氏天历初，西兵掠河南，朱氏遇兵被执，逼与乱，朱氏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拒不能脱，给以井傍瘗金，得近井，即赴井中死。又王氏女安哥从父避兵印山，兵搜得之，欲污之，安哥不从，投涧死。有司言状，表其庐。

杀马示必死

【宋史】《曹友闻传》：北兵入兴元，至大安，友闻分遣诸将夹击，亲帅精兵入龙尾头，弟万闻之，五鼓出隘口与之会，内外两军皆殊死战，血流二十里，黎明大兵益增，乃以铁骑四面围绕，友闻叹曰：此殆天乎！吾有死而已。于是极口诟骂，杀所乘马，以示必死。血战愈厉，与弟万俱死。军尽殁，北兵遂长驱入蜀矣。事闻，特赠龙图阁学士太中大夫，赐庙褒忠，谥曰节。万特赠武翼大夫。

令死即死

【扬内翰谈苑】：太祖善御豪杰，得人之死力。居常多幸诸武池，临流观习水战，因谓左右曰：人皆言忘身为国，然死者人这所难，言之易。尔时禁卫将帅军厢主皆侍侧，有天武厢主李进卿前对曰：如臣者令死即死耳。遂跃入池中。太祖急令水工数十人救之，得免，几于委顿。

扼吭而死

【契丹志】：太宗会同十年，十二月，辽伐晋，杜威等降。初威之降也，皇甫遇初不与谋，辽帝欲遣遇先入大梁，遇辞退，谓所亲曰：吾位为将相，败不能死，何面目复南行？至平棘，遂扼吭而死。太宗会同十年十二月，辽帝既破晋，遣兵趣河阳，捕景延广。延广见帝于封丘，帝责之曰：两主失权，皆汝所为也。十万横磨剑安在？召乔荣使相辨证，荣出衣襟所藏书，乃以十事责延广，每服一事，授一牙筹，授至八筹，帝叱锁之。后命押送归本国，宿陈桥，夜分扼吭而死。

拜日而死

【元史】《石抹也先传》：祖库烈儿誓不食金禄，率部落远徙，年九十，夜得疾，命家人候日出以报。及旦，沐浴拜日而死。

东向而死

【晋书】《刘聪纪》：赵染与索[彡林]占於城西，鲁徽谏止，染不听，败绩而归。染悔曰：吾不用鲁徽之言，以至于此，何面目见之？於是斩徽，徽临刑谓染曰：将军愎谏违谋，戆而取败，而复忌前害胜，诛戮忠良，以逞愚忿，亦何颜面瞬息世间哉？袁绍为之于前，将

一万三百九卷

军踵之於后，覆亡败丧，亦当相寻，所恨不得一见大司马而死。死者无知则已，若其有知，下见田丰为徒，要当诉将军于黄泉，使将军不得服床枕而死。叱刑者曰：令吾面东向，大司马曜闻之曰：蹄涔不容尺鲤，染之谓也。

南乡拜而死

【宋史】《文天祥传》：天祥临刑，殊从容谓吏卒曰：吾事毕矣。南乡拜而死。数日，其妻欧阳氏收其死面如生，年四十七。

不可无名而死

【金史】《完颜素兰妻传》：参政完颜素兰妻亡其姓氏，当崔立之变，谓所亲曰：吾夫有天下重名，吾岂肯随众陷身，以辱吾夫乎？今日一死固当，但不可无名而死，亦不可离吾家而死。即自缢于室。

以人从死

【通鉴】《周外纪》： 王四年，是岁秦武公薨，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，子白不立，封平阳，立其第德公。

良臣从死

【史记】《秦本纪》：三十九年，缪公卒，葬雍，从死者百七十七人。秦之良臣子与舆氏

三人，名曰奄息、仲行、针虎，亦在从死之中，君子曰：秦缪公不为诸侯盟主，亦宜哉！死而弃民，收其良臣而从死，且先王崩，尚有遗德垂法，况夺之善人良臣，百姓所哀者乎？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。

室人从死

【子思子】：公父文伯死，室人有从死者，其母怒而不哭。相室谏之，其母曰：孔子天下之贤人也，不用于鲁，退而去，是子素宗之，而不能随。今死而内从死者二人焉，若此，其于长者薄，于妇人厚也。

臣请从死

【史记】《李斯传》：公子高欲奔，恐收族，乃上书：先帝无恙时，臣入则赐食，出则乘舆。御府之衣，臣得赐之；中厩之宝马，臣得赐之，臣当从死而不能，为人子不孝，为人臣不忠。不忠者无名以立志于世，臣请从死，愿葬郦山之足，惟上幸哀怜之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士多从死

【西汉书】《匡衡传》：元帝时，匡衡上疏云：秦穆贵信，而士多从死。注： 应邵曰： 秦穆公与群臣饮酒， 酒酣， 公曰： 生共此乐， 死共此哀， 于是奄息仲行[奄息]虎诈诺， 及公薨， 皆从死。黄鸟诗所为作也。

止从死

【史记】《秦本纪》：献公元年，止从死。

东女王死

【新唐书】《西域东女传》：东女王死，国人以金钱数万纳王族，求淑女二立之，次为小王，王死因以为嗣，或姑死妇继，无篡夺，贵人死剥其皮，内骨瓮中，糅金屑瘗之，王之葬殉死者数十人。

人愿随死

【岭外代答】： 婆国，国王及官豪有死者，左右承奉人皆愿随死。焚则跃入火中，弃骨于水，亦踣水溺死不悔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毒死

【新唐书】《李希烈传》：贞元二年，李希烈遣杜文朝寇襄州，为樊泽所破，获文朝会嗣曹王皋、张建封、曲环，及李澄，四略其他，势日蹙。希烈缩气不敢摇，啖牛肉而病，亲将陈仙奇阴令医毒之，以死。

饮药而死

【东汉书】《蔡伦传》：伦初受窦后讽旨，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。及太后崩，安帝始亲万机，敕使自致廷尉，伦耻受辱，乃沐浴整衣冠，饮药而死。

【新唐书】《列女传》：杨庆妻，王世充兄之女。庆以河间王子为郇王守荥阳，陷于世充，故世充妻之，用为管州刺史。太宗攻洛阳，庆谋与王曰归唐。谢曰：郑以我奉箕者，缀公之心。今负恩背义，自为身谋，可若何？至长安，则公家婢耳。愿送我还东都。庆不听。王谓左右曰：唐胜则郑灭，郑安则吾夫死，若是，生何益？乃饮药死。庆入朝，官宜州刺史。

竟以药死

【事文类聚】《韩退之为李干墓志》：叙当世名贵，服金石药，欲生而死者数辈，著之石，藏之地下，岂为一世戒耶！而竟以药死，故白传云：“退之服琉黄，一病竟不痊”也。

服丹致死

【王明清挥尘余话】：王称定观者，元符殿帅恩之子，有才学，好与元• 故家游。范元实温潜溪诗眼中亦称其能诗。政和未，为殿中监，年二十八矣。东眷悬渥，少年贵以酒色自娱，一日忽宣召入禁中，上云：朕近得一异人能制丹砂，服之可以长生久视，炼治经岁而成，色如紫金，卿为试之。定观忻跃拜命，即取服之，才下咽，觉胸间烦燥之甚，俄顷烟从口中出，急扶归，已不救。既殓之后，但闻棺中剥啄之声，莫测所以，已而火出其内，顷刻之间，遂成烈焰，室庐尽焚。开封府尹亟来救之，延烧数百家方止。但得其枯骨于余烬中，亦可怪也。

服丹疽死

【王明清挥尘余话】：丁广任保州教授，会有道人过郡，自言能炼大丹，服之可以无疾，然后飞升度世。郡之守贰馆之选日创窀，依其法炼之四十九日而成。广闻之，裁书以献，乞取刀圭，以养病身。仅得半粒，广忻然服之，不数日郡将通判皆疽发于背，相继而死。广腰间亦生疖甚恐，亟饮地浆解之。明年疾作，因澡身入水疮口中，遂不能起。金石

之毒，有如是者，并收于此，以为世诫云。

引椒而死

【北史】《高允传》：高遵子元荣诣洛讼冤，犹恃道登，不时还赴。道登知事决方乃遣之，遵恨其妻不与诀，别处沐浴，引椒而死。

食马肝死

【西汉书】《郊祀志》：武帝既诛文成，后悔其方不尽。及见栾大，大说，大为人长美言，师古曰： 善为甘美之言也。多方略，而敢为大言，处之不疑。大言曰：臣常往来海中，见安期羡门之属，顾以臣为贱，不信臣，师古曰： 顾念也。又以为康王诸侯耳。不足与方，臣数以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，臣之师曰：黄金可成，而河决可塞，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。然臣恐效文成，则方士皆掩口，恶敢言方戴！上曰：文成食马肝死耳。注： 索隐曰，气勃而毒盛， 故食走马肝杀人。《儒林传》曰， 食肉无食马肝是也。子诚能修其方，我何爱乎？

刮金饮之而死

【续后汉书】《孙坚传》：先荆州刺史王睿与坚共击零桂贼，以坚武官，言颇轻之。及武陵大守曹寅诈徼移坚收睿，坚即勒兵袭睿，睿穷迫，刮金饮之而死。

刮金印服之而死

【吴志】：诸葛融为奋威将军，摄兵驻公安，兄恪既诛，乃取融。兵到围城，饮药而死。《江表传》曰：先是公安有灵鼍鸣，童谣曰：白鼍鸣，龟昔平。南郡城中可长生，守死不去义无成。及恪诛，融果刮金龟印服之而死。

自经而死

【高氏小史】：文帝元嘉三年，以徐羡之、傅亮，谢晦杀废帝及庐陵王诛之。尔曰：召羡之行至西门外，谢晦弟嚼为黄门郎上直，报亮云殿内有异处分，亮驰报羡之，回还西州，乘内人问讯，车出郭，步走至新林入陶灶中，自经而死，年六十三。时为司徒南平公。有官龟鉴赵昂发守池州。城将陷，发遂置酒与妻作别，云：我世受国恩，今力竭城陷，惟有死而已，妻曰：君死，妾又如何独生？乃相与自经而死。

【金史】《胡天作传》：天作守平阳凡四年，屡有功，诏录其子定哥为奉职。元光元年，十月，青龙堡危急，诏遣古里、中石伦会张开、郭文振兵救之，次弹平寨东三十里不得进，知府事木虎忽失来总领提控王和，各以兵归顺。临城索共妻子，氏兵皆溃。执天作，天作已归顺，诏诛忽失来子之南康者，命天作子定哥承应如故。天作已受大元官爵，佩虎

一万三百九卷

符招抚怀孟之民，定哥闻之，乃自经死。赠昭武将军。

夫殁自经死

【元史】《列女传》：赵美妻王氏，至治元年，美溺死。舅姑念其年少无子，欲使更适，以族侄继婚，王氏知不免，即自经死。李冬儿，丁从信妻也。年二十二，从信殁，服阕。父母问之曰：吾为汝再择婿，冬儿不从，还从信家自经死。李氏，惠高儿妻也。高儿殁，父母欲嫁之，李氏自缢死。

家亡自经死

【元史】《列女传》：贵哥，罗五十三妻也。天历初，五十三得罪。贬海南，籍其家，诏以贵哥赐近侍卯罕，卯罕亲迎之，贵哥度不免，如厩自经死。

董安于缢死

【左传】：定公十四年，梁婴父恶董安于，谓知文子曰：不杀安于，使终为政于赵氏，赵氏必得晋国。盍以其先发难也。讨于赵氏。文子使告于赵孟曰：范中行氏虽信为乱，安于则发之，是安于与谋乱也。晋国有命，始祸者死。二子既伏其罪矣，敢以告，赵孟患之，安于曰：我死而晋国宁，赵氏定，将焉用生，人谁不死。吾死莫矣。乃自缢而死，赵孟尸诸市，而告于知氏曰：主命戮罪人，安于既伏其罪矣。敢以告，知伯从赵孟盟，而后赵氏定，祀安于庙。

逼令缢死

【旧唐书】《长孙无忌传》：许敬宗诬奏无忌谋反，高宗竟不问所由，惟听诬构之说，遂去官爵，流黔州。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，遣大理正袁公瑜，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状，公瑜逼令自缢而死，籍没其家。无忌既有大功，而死非其罪，天下至今哀之。

遭妒绞死

【训女蒙求】《九州春秋》：司录冯方女，国色也，袁术悦而纳之。诸妇害其宠，语之曰：将军贵人有志节，当时时涕泣忧愁，必长见饮重。从之。后诸妇因共绞系之梁，术诚以为不志而死，厚加殡敛。

马缰绞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高宗咸亨二年，贺兰敏之敕流雷州，，复其本姓，至韶州，以马缰绞死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自刭而死

【西汉书】《尹翁归传》：翁归为右扶风，缓于小弱，急于豪强，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，使斫，责以负程，不得取代。不中程辄笞督，极者至以铁自刭而死。京师畏其威严，师古曰：论罪，决罪也，扶风畜收所在，有苑师之属。故曰：掌畜官也。畜， 许救反。，斩，音千卧反斧， 斫忍也。

自刎而死

【东汉书】《隗嚣传》：嚣奔西城，从杨广月馀，杨广死，嚣穷困。其大将王捷别在戎丘，登城呼汉军曰：隗王城守者，皆必死无二心，愿诸军亟罢，请自杀以明之。遂自刎而死。《有官龟鉴》李芾德• 乙亥守谭州，竭力备御，吴继明夜半密使人出城议降，公不知之，将纳此，迫书状。公曰：我不晓如何书？遂入东向再拜曰：臣力竭矣，无以谢陛下，即命郐子沈忠先坏一家老幼，次及公，然后纵火焚之。沈忠叹曰：侍郎且拼得命，吾敢爱死。既纵火，亦自刎而死。

伏剑而死

【晋书】《车济传》：济果毅，有大量，张重华以为金城令，为石季龙将麻秋所陷，济不为秋屈，秋必欲降之，乃临之以兵。剂辞色不挠，曰：吾虽才非庞德，而受任同之，身可杀，志不可移。乃伏剑而死。秋叹其忠节，以礼葬之，后重华迎致其丧，亲临恸哭，赠宣和都尉。

【通鉴】《周外纪》：齐田恒与国人盟，曰：不盟者死及家。石佗人曰：不盟，是杀吾亲也，从人而盟，是背吾君也。呜呼！生于乱世，不得正行；劫于暴人，不能全义。乃进盟以免父母，退伏剑而死。

手剑格死

【西汉书】《鲍宣传》：山阳曹竟、子期皆儒生。去官不仕丁莽。莽死，汉更始征曹竟以为丞相封侯，竟不受侯爵。会赤眉入长安，欲降竟，竟手剑格死。

刎[月豆]而死

【谷梁傳】：僖公十年，晋杀其大夫里克，称国以杀，罪累上也。里克弑其二君与一大夫，其以累上之辞言之，何也？其杀这不以其罪也。其杀之不以其罪奈何？里克所为弑者，为重耳也。夷吾曰：是又将杀我乎。故杀之不以其罪也。其为重耳弑奈何？晋献公伐

一万三百九卷

虢得丽姬，献公私之有二子，长曰奚齐、稚曰卓子。丽姬欲为乱，敌谓君曰：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，曰：吾苦畏，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！公曰：孰可使？曰：臣莫尊于世子，则世子可。故君谓世子曰：丽姬梦夫人趋而来曰：吾苦畏，女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？世子曰：敬诺。筑宫。宫成，丽姬又曰：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：吾苦饥！世子之宫已成，则何为不使祠乎？故献公谓世子曰：其祠，世子祠已。祠致福于君，君田而不在。丽姬以为酒，药脯以毒，献公田来，丽姬曰：世子已祠，故致福于君。君将食，丽姬跪曰：食自外来者，不可不试也。覆酒于地而地贲。以脯与犬犬死。丽姬下堂而啼呼曰：天乎！国子之国也，子何迟于为君？君喟然叹曰：吾与女示有过切，是何与我之深也。使人谓世子曰：尔其图之。世子之傅里克谓世子曰：自入自明则可以生；不入自明则不可以生。世子曰：吾君已老矣，已昏矣。吾若此而入自明，则丽姬必死，丽姬死，则吾君不安。所以使吾君不安者，吾不若自死。吾宁自杀以安吾君，以重耳为寄矣。刎而死。故里克所为弑者，为重耳也。夷吾曰：是又将杀我也。

绝[月豆]而死

【金史】《聂孝女传》：孝女字舜英。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天骥之长女也。年二十三，适进士张伯豪，伯豪卒。归父母家。天骥留汴，崔立劫杀宰相，天骥被创甚，日夜悲泣，恨不即死。舜英谒医救疗百方，至[主刂]其股，杂他肉以进，而天骥竟死。时京城围久食尽，舜英颇读书知义理，自以年尚少艾，夫既亡，父又死非命，比为兵所，何若从吾父于地下乎？葬其父之明日，绝而死。一时士女贤之。

溃腹死

【有官龟鉴】：李玄通历定州总管，为刘黑闼所破，爱其才欲以为将，不听，囚之。故吏有饷食馈者，玄通曰：诸君见哀，吾能一醉，遂纵饮。谓守者曰：吾能舞剑，可借刀。守士与之，曲终仰天太息曰：大丈夫抚方面不能保所守，尚何视息邪？乃溃复死。

以[木弋]抉伤而死

【左传】：襄公十七年。齐人获藏坚，齐侯使夙沙卫唁之，且曰：无死。坚稽首曰：拜命之辱，抑君赐不终，姑又使其刑臣礼于上，以木弋抉其伤而死。注：木弋， 小木橡也。藏坚义受辱， 乃以木弋自抉其所伤而死。

焚死

【抱补子】《内篇论仙卷》：噎死者不可讥神农之播谷，烧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钻火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登楼焚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昭宗景福二年，汴军攻徐州，累月不克，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。通事官张涛以书白朱全忠云：进军时日非良，故无功。全忠以为然。敬翔曰：今攻城累月，所费甚多，徐人已困，旦夕且下，使将士闻此言，则懈于攻取矣。全忠乃焚其书，癸未，全忠自将如徐州。戊子，庞师古拔彭城，时溥举族登燕子楼自焚死。僖宗中和元年， 时溥据徐州， 至是而亡， 张建封建之镇徐也。有爱妓曰盼盼。建封既汶， 张氏旧第有小楼名燕子， 盼盼念旧爱而不嫁， 居是楼十余年， 幽独怅然。出《白乐天集》。《考异》曰：五月， 汴州奏拔徐州， 《旧纪》四月， 汴将王重师、牛存节陷徐州，《旧传》溥求援于兖州， 朱瑾出出兵救之。值大雪， 粮尽而还， 汴将主重师、牛存节夜乘梯而入， 溥与妻子登楼自焚而卒。景福二年也。《新纪》四月戊子， 朱全忠陷除州， 时溥死之， 薛居正《五代史·梁纪》丁亥， 师古下彭门， 枭溥首以献。《唐太祖纪年录》：四月， 泽州李罕之上言：怀孟降人报汴将庞师占于今月八日攻陷徐州，时溥举族皆没。温既下徐，方诈请朝廷命师， 昭宗乃以兵部尚书孙储为徐师。既而温以他词斥击， 自以其将镇之。四月八日盖河东传闻之谈， 今从《编遗录》、《新纪》。

侮神焚死

【夷坚志】：亳盖老君乡里，故立太清宫崇事之，尝有道人卖药者，敝衣贫窭，而意气扬扬甚倨，携药炉诣殿下烧药，大言自尊，指圣像曰：此吾之弟子也。吾为老君师，聚观渐众，须曳火自炉出，灼其衣，焰发满身，惊而走，左右以水沃之，不灭，狂走廷中，火所经他物不焚，独焚厥身，已而北面像前，若首状者，遂死，视其躯干，皆灼烂矣。

遇贼焚死

【艺集】：邓中甫，名光荐，庐陵人。宋乙亥冬，携家避地于闽。次年，景炎阃帅赵总卿以书币辟干官，冬香山警，挈家入山遇土贼，一妻、四儿、四女、三妾十二口皆焚死。

百口焚死

【悦生随抄】：虏每欲南寇，宇文虚中则屡以策止之。至有江南荒僻，得之不足以富之语，王伦朱弁相继得归，皆能言其状，上大嘉奖。虚中亦附奏言虏中虚实。时家在闽中，上命其子师瑗添差本路转运判官，桧虑虚中，沮和议，反遣其家至虏，以牵制之。绍兴十五年九月，金主• 祀天于郊，虚中先是尝与其翰林学士高士谭等谋，以是日劫杀之。前期以蜡书来告，乞为外应，桧拒不纳。会虏亦觉，虚中与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。天为之画晦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纵火烧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隋炀帝大业九年，杜伏威转掠淮南，自称将军。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讨之。帝置鹰扬府郎将、副郎将， 每府置越骑校尉 二人掌骑士； 步兵校尉 二人掌部兵。守，式又翻。校，户教翻。伏威与战，阳为不胜，引颢众入葭苇中，因从上风纵火，颢众皆烧死。

纵火而死

【宋北盟录】：太原陷，金人入城，守臣通判王逸誓不屈贼，登阁抱太宗御容，令人纵火而死。

投火而死

【宋北盟录】：内侍黄经臣投火而死。靖康小雅曰：公讳经臣，为保德军承宣使。金人既集城下，上命公督视东壁。城陷之夕，金人自陈门入，循城而东，纵火通津门下，时在城上，将士奔溃，独不肯去，望阙号恸，赴火而死。

骂敌炙死

【元史】《忠义传》：李伯温第守忠知平阳府事。丁亥夏四月，金纥石烈真袭击权国王按察儿于洪洞，守忠出援之，师溃入城，副帅夹谷常德潜献东门以纳金兵，城遂陷。金人执守忠使降，守忠骂之语恶。金人怒，置守忠铁笼中，火炙死。

水　　死

【礼记】：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。注： 冥， 契六世孙也。其官玄冥， 水官也。

溺　　死

【文苑英华】《溺死判》：甲与乙同舟，既而甲惧水自投因溺死，其家讼乙故杀。县断以疑。《孙钦望对》：灵长演氵瓜，资润下以流谦；习坎疏源，含内虚而济物。故桂林望断，汉臣嗟其水源，航苇无因，卫女叹其河广。由是剡木为楫，利涉存焉。造舟为梁，有自来矣。惟甲与乙，俱因行迈，驾言出游，大川为阻，家非溱氵簿，不可褰裳。地若沧流，爰凭鼓棹，既而甫辞岸浦。喜二子之同舟，方驾波心，嗟一夫之坠魄。寻添园之奥旨，未昧藏舟，考司寇之微言，旋惊逝水。至若沃焦不易，吕梁难词，一类上龙之笑，几渐渔父之勇。家人告称故杀，县司断以疑条，乙则有词，未云甘伏。向若平生宿憾殒命，犹或推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科，如其邂逅相逢自死，如何结罪？诚可捍一作悍竿而求水府，岂得陈牒而讼官曹。不悟生也有涯，将等死而无吊，欲使江岸上，式族孝女之碑，箜篌曲中，永作狂夫之曲。窃稽状迹不伏为宜。《同前》：语称有用自远，《易》曰：朋从尔思，同气相求，同舟共济。吕安之怀叔夜或泛黄河之水，王子之寻戴逵亦冒山阴之雪。何以仰止，钦贤是慕。想彼甲乙，道契筌蹄，涨海之云，若见一作望蓬莱之树，掉倚砂之日，方追河洛之仙。既而智之谋身，情垂拯物。覆舟之慎想，伯夷而载亏。惊涛之游，叹伯昏而遂远。三命有极，百龄俄谢。祸亏难倚，宁收转壑之魂，比之匪人，忽睹盈庭之讼，寻端指状于甲，诚亦可矜，据理详刑在乙宁宜实罪。何者礼称不吊？溺者已绝，律通人情。乙惟一作为无咎，庶从平典，用叶大伦。《同前》：鸿炉赋象，人寿几何？生荣死哀，物类同致。画夜不舍，宣尼兴其叹息。吉凶共同，贾谊发其词赋。眷言甲乙俱涉大川，悬流波而得朋，埋征棹而云迈。乙则同舟而济，宛若神仙，甲乃惧水而投，遽嗟沉溺。波心乍没，还疑观影之人。泉路不归，更似怀沙之客。然则渡河奏曲，曾不尔思。逝水没魄，自招其咎。家人有讼，虚陈故杀之端。乙既无雠，难实帷轻之典。薄诉不伏，理合哀矜。悬断以疑，殊华部一作剖察。以愚管见，释为宜。

成[氵内]溺死

【太平广记】：唐天• 中，淮师围武昌，杜洪中令乞师于梁王。梁与荆方睦，乃讽成令师兵救之，欲亲征，乃力造巨舰一艘，三年而成，号曰和州战舰。舟次破军山下，为吴师纵燎而焚之，竟溺死。先是改名曰， 字，水内也。水内之死，岂前兆乎？

丁丞相溺死

【浩然齐雅谈】：丁大全丞相谪岭外，至藤州溺死。三山林桂龙以诗嘲之曰：一舵中流欠把持，偏轻偏重失便宜。孤舟不是无人渡，身作风波问阿谁？移溪实壑误明君，惊动沿江十万军。幸是不沉湘水死，有何面目见灵均！稚子如何济急流？一蒿才错便难收。当初把作寻常看，岂料中流解覆舟。

投河而死

【续后汉书】《董卓传》：少帝即位，大将军何进等谋诛宦官，乃召卓将兵入朝。既而中常侍张让等反诛进，虎贲中郎将袁术烧南宫青锁门，与袁绍共诛宦官，让等劫帝及陈留王走北宫。夜至小平津，尚书卢植等追及，手剑斩数人，让等投河而死，遂扶少帝及陈留王至[名佳]上。

一万三百九卷

投溪而死

【宋北盟录】：金人攻太原，筑长城围其外，而援兵不至，军兵多饿死。王禀知太原不可守，乃走入统平殿，取檀香御像，以疋练系于其背，缒城投溪而死。

蹈河以死

【元史】《忠义传》：刘天孚以毋忧起知河中府。视事两月，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为乱，举兵至河中。天孚日夜治战守具，选丁壮分守要害，阿思罕列栅河西，缚筏河上，纵火欲屠城。阿思罕兵入城，欲胁使附已。方坐府治，号令诸军，天孚佩刀直前，不得进。退谓幕僚王从善等曰：吾家本微贱，荷朝命至此，今不幸遭大变，吾何忍从之而负上恩哉？吾宁蹈河以死。遂拂衣出。时天寒河冰方坚，天孚拔刀斫冰开，北望为国语若祝谢者，再拜已脱衣帽岸浒，乃投水中。

投水而死

【古今事通】：长沙赵淮漕江东金陵破，走溧水民砦，砦破见执不屈，械过杨州，令呼降，而友其词。怒械还金陵杀之。当出金陵，止一妾从，为一万户所得。曰：妾愿事公终身，第赵运使无人埋骨，可令人与我往殡，殡毕即归。如其言，尸在江滨。妾命人推之入水。尸犹滞浅处，妾取蒿自椎之入深水中，仰天大哭，亦投水死。又安福北津，欧阳木匠女，十七八，为北军所掠。临河桥断，军留心欲就欢，女曰：当天无礼，恐秽神明，可去人家取门扇来，渡江去房子内成亲也。军如言往，女投中流去。旬日军退，尸方浮。众皆叹异，私谥这曰贞洁。

跃入水死

【杭州府志】：夏仁寿妻徐氏，钱唐人。仁寿坐事被谪，以室行，夜泊横裹，有寇至，仁寿迎击被伤，徐氏不受，遂跃入水死。

负御容赴水死

【夷坚志】：宋靖康元年，王禀为宣抚司统制，守太原。太原守御禀功为多，及至城陷，禀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门，无何西门插板索断，不能出。军已入城，仓皇之间，士卒劝禀降，禀叹曰：城陷士无斗志，又且门阻，天亡禀也。禀岂惜死，违天命而负朝廷哉！遂负原庙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。转运韩总以下死者三十六人，围城凡二百六十日。城中军民饿死者十之八九。固守不下，至是始破。后粘罕得其尸，令张孝纯验之既实，向尸大骂，卒诸酉执兵同践之，而暴于野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秀夫赴水死

【文丞相行状】：崖山败后，祥兴乘黑云中与数舟漂去。宰执陆秀才赴水死，公有炯炯一心在天水相与永之诗。

赴井而死

【古今事通】：周驰，字仲才，济南人。大定住《大学》，以论策魁天下。家饶财，所得束修，皆散诸生之贫者，贞• ，济南陷、携二孙赴井死。乡人葬之宅后寿乐堂。

覆舟而死

【寿昌乘】：武昌郡西有芦洲，《舆地》云、伍子胥叛楚出关于江上，见渔父求渡。时旁多人，渔父口：灼灼兮侵已，私与子期亏芦之漪。子胥既渡，解剑与之，不受。子胥口：掩子桨，勿令其露。渔父知意，遂覆舟而死。

投崖而死

【宋史】《忠义传》：巩信与北兵战于方石岭，中数矢伤重不能战，自投崖石而死。土人葬之，颜色如生。

【辽史】《太祖纪》：七年，上以夷离革涅里衮附诸弟为叛，不忍显戮，命自投崖而死。

投壕而死

【金史】《宝符李氏传》：天兴元年，北兵攻城，矢石之际，忽见一女子呼于城下。曰：我娼女张凤奴也，许州破被俘至此，彼军不日去矣，诸君努力为国坚守，无为所欺也。言竟，投壕而死。朝廷遣使驰祭于西门。

触树而死

【史记】《晋世家》：晋灵公不道，赵盾数谏之，灵公患之，使[专且]刺赵盾。盾闺门开，居处节，[专且]退叹曰：杀忠臣，弃君命，罪一也。遂触树而死。

毁坏压死

【文苑英华】《毁坏压死判》：乙有所毁坏而误杀人，科其备虑不谨，诉合所由为罪。韩极对：立物有恒，竖树在始，缮而不固，坏则难支。既动作而必虞，将纪律而斯约，罚

一万三百九卷

之惟五，先明宥，一作有过之丈。死则有三，终伤不吊之者，若故误而先定，乃平刑而是察。乙则何者率尔薄言，已闻灭鼻止灾。胡乃反唇推过，且宇之必葺诚备虑而则安。墙或不终，将阝巢坏而谁咎？罪有所在，焉可逃夫。崔殷对：九川既涤，是资筑护，庶役斯起，于以孱工，俾湍悍不生，而安居作乂，彼已之乙，谓为何人率作而毁，岂增修而藏事坏乃致害。仍推过于所由，言则饬文，虑实无备，虽压溺不吊，酌戴礼而何伤，而杀人者死，在萧章而难忘。论以故伤，斗则是减。称乎误杀，科其不应，尔徒有词，吾从丕弊。田季羔对：乙惟贱工，执用为事，撤彼墙屋，尝闻作向之诗，误此杀人，载犯谟虞之律，虽因缘毁坏宜申重典，而过失杀伤，非尤彝宪毁垣之下。人盍违而去之，坏宅之间，乙恐非其罪也。且凡所隳圮，尤资审慎，泉台构落非梓匠之宏规，广厦榱崩，必郑侨之见压，备虑欲绳其不谨，悬危可恐乎无情。既殊故犯之名，请抵从轻之议，许其收赎，窃谓平反。

梁乘对：爰有建立，洎乎崩毁，必慎伤人，无至害物，何哉？主者曾不任能，顾彼匠人，岂因和巧？既无备虑，且乏周防，遂昧立身，果贻误杀。事殊阝巢坏，物果榱崩，将压有契于。国侨不吊，遂符于《戴礼》。况造作之与毁坏，匠人之与主司，并著皋繇之书，合以所由为罪。且人谁无死，痛其不终，宜用明刑，以慰幽怀。